

大後方的民主運動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一月六年四九一

大後方的民主運動

編輯者：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華北新華書店

總店 山西黎城

分店 河南焦作涉縣繁陽

河北邢台山西長治

定價 四十元

一九四六·三·

大後方的民主運動

目錄

一、爭取言論自由

蓉渝新聞、文化界的拒檢運動

拒檢運動繼續擴大

爭取出版徹底自由

反對摧殘文化

國民黨壟斷新聞事業

國民黨殺戮言論自由

新華日報橫遭壓迫

檢奸運動

外報的呼籲

新聞界的責任（重慶新華日報社論）

重慶文化界要求民主、自由

二、反對內戰

渝著名人士集會反內戰

大後方的民主運動

中國人民公意的表現（解放日報時評）

抨擊內戰文章摘錄

成都文化界對時局呼籲

老舍陳望道繼責發動內戰者

反對美軍干涉中國內政

籲請美國人民督促改革對華政策

兩杜威博士（陶行知）

大後方反對內戰歌

上海人（景宋）

三、昆明慘案

昆明市學生告全國同胞書

昆明慘案真象

昆明慘案（解放日報社論）

爲「一二·一」慘案作（茅盾）

聞昆明學生因反內戰而流血有感（陶行知）

交通工具使用法（胡風）

重慶各界公祭昆明被難師生

成都追悼昆明被屠殺師生

上海六千民追悼于再

昆明慘案發生以後

附錄：回憶「一二九」寄語大後方青年（楊秀峯）

延安各界青年致全國青年電

四、要求停止經濟內戰

大後方工業界的請願運動

要求停止經濟內戰

五、反對消滅雜牌

新編第十一旅全體官兵通電

曹又參將軍談話

六、爭取民主

昆明慘案後的流血悲劇

重慶萬餘學生大遊行

各黨派主張必須成立聯合政府

馬敘倫要求全面停止內戰

要求釋放政治犯

政協協進會成立

籌組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

大後方的民主運動

重慶文化界座談和平民主

學生愛國會邀請周恩來講演

七、校場口血案

郭沫若等六十人受傷

重慶各界要求嚴懲主犯

人權保障委員會要求懲兇

各界抗議、慰問

中外各報評論

校場口暴行（重慶新華日報）

各地新聞界呼籲保障人權忠實報導

八、要求和平解決東北問題

民丰日報建議和平解決東北問題

解決東北問題的途徑（重慶新華日報）

呼籲停止廣東軍事衝突

反對親日派陳匪主台

附錄：

中國民主同盟簡述

中國海三黨對時局宣言

一、爭取言論自由

蓉渝新聞文化界的拒檢運動

重慶、成都新聞界、文化界自九月初起發動的爭取新聞言論自由的「拒檢運動」，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得到廣大的響應。

九月初，重慶的東方雜誌、新中華月刊、民憲半月刊、憲政月刊、民主世界、國訊半月刊、中學生月刊、現代婦女等八大雜誌，發行了聯合增刊，聲明自九月份起，拒絕將原稿轉送審查。這個消息傳到成都，立即得到該地中國日報、華西晚報、華西日報、成都快報、自強通訊社、國論社、國明少年、現代週刊、大學月刊、天風月刊、大義週刊……等十七家新聞雜誌團體的響應。這些團體的代表們，在九月八日交換意見後，一致決定：自即日起（指報紙通訊社），即期（指雜誌）起自動撤銷檢查制度。隨後，在成都出版的成都週刊、星期快報、大國民週報、新世界週報等四大週報，也自十日起聲明「拒檢」。成都劇作者協會分會，乃至於基督教會的「福利報月刊」及文學期刊社，

大後方的民主運動

也接着響應。至中旬，重慶的「拒檢運動」更爲擴大，除上述八大雜誌外，又再加上中華論壇、中山文化季刊、文匯週報、民主與科學、再生、國論、戰時教育、學生雜誌等八家，共十六大雜誌，聯合致函國民黨中宣部、國民參政會駐委會及憲政實施協進會等三機關，聲明自九月份起自動停止送審，以符「實現民主」之旨。接着，還有抗戰文藝、文哨、文藝雜誌、中國學生導報、羣衆週刊等起而響應。至九月十八日止，在重慶加入「拒檢運動」的雜誌，已達二十一家。成都燕京大學十一個壁報社也加入了運動。他們聯合聲明，自即日起，撕毀統制思想的壁報檢查制度，並號召全國同學一致行動，打破思想統制，消滅任何一切的檢查制度。這一運動的參加者，包括了代表各黨派（國民黨民主派在內）、各階層的極其廣大的新聞界與文化界，特別是成都方面，現在繼續送審的，只有中央日報與黃埔日報（即前黨軍日報）兩個官方報紙了。

成都十七個新聞文化團體，爲響應「拒檢」，致重慶八大雜誌的信裏說：「我們爲了保衛人民的言論自由，有理由自動宣佈檢查制度的死亡；戰爭結束以後，同盟國乃至法西斯阿根廷與戰敗的日本，都先後取消了檢查制度，而我國政府還對弊端百出的檢查制度多所愛惜，不肯宣佈取消。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認爲採取拒絕檢查的行動是非常必要的。毫無疑義，時至今日，只有實際行動，才能使政府當局懂得人民何等重視自己的言論自由，何等厭惡束縛言論自由的檢查制度，而對於檢查制度的延不取消，感到何等不耐……從今天起，我們同你們一樣，將是言論自由的報紙，將是言論自由的通訊社，將是言論自由的雜誌。我們將和你們以及全國要求言論自由的報紙、通訊社和雜誌團

籌思策，共同舉起言論自由的大旗，宣告檢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壓迫言論自由的制度的死亡。關於這個必須死亡的制度的任何掙扎，我們都將以聯合一致的力量，予以無情的反抗。」

大後方人民所進行的「拒檢運動」自動撤銷檢查制度，只是爭取全面的言論自由的二個步驟，關於取得全面的言論自由，華西晚報於九月三日「要求新聞自由」的社論中，提出了如下六項要求：第一、立即取消黨政機關的出版特許權（這是一種成文的排斥非黨出版物的辦法）及郵電機關的檢查權。第二、立即取消消息新聞檢查。第三、反對獨佔敵產，分配必須機會均等。第四、過去被停止發行的雜誌和通訊社，應該立即解禁。第五、立即釋放被捕的新聞記者。第六、嚴懲附敵記者，嚴防他們混入我國報界，為敵人服務。

目前還在擴大的「拒檢運動」，是大後方人民用具體行動爭取民主的運動之一翼。因為正如華西晚報所說的箝制言論，乃是：「在新聞（文化）上的一黨專政」。「自一九三〇年國民黨當局頒佈出版法以來，中國人民在這種高壓專制的制度中，長期的失去了說話的自由。抗戰後的頭一年半中，雖然一度比較開放言論，使得人民的救國力量二度蓬勃起來，但旋即在一戰時」的名義之下，回復了舊制，人民被壓得沒有聲音的中國，曾是多災多難的中國，經過了人民在過去八年中付出了重大血汗犧牲，才得到了抗戰勝利，人民決不容許仍如過去一樣，在多災多難的，不民主的制度下過下去了！」

人們認為，在人民壓力下，政府發言人於九月十二日所說的：「將自十月一日起，

撤銷新聞檢查制度，但收復區例外」一節，仍然是拖延時間的，而且收復區例外，恰恰說明了當局要在將來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沿江、沿海地區，繼續執行統制言論的檢查制度，與所謂「收復區報紙之暫行辦法」中規定一切新聞文化資產均歸政府接收及啟用，乃是想斷新聞文化事業的行爲（九月十四日新華日報專論）。實際上，在抗戰結束前後，當民主運動在全國普遍高潮的這個時期中，新聞出版界中的黨化托辣斯斷斷活動，是在猛烈進行着，特別是抗戰結束後，黨報、半黨報方面，準備一舉獨佔沿江、沿海大城市出版文化機關及企業，使人民在這些地區，沒有發表言論的可能。「首先是正義報接收上海新中國日報，繼之就有人飛上海接收新聞報，最近又有多人被分別派充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廣州、香港等重要地區的特派員，會同「地方政府」接管敵僞新聞、出版、廣播、電影及其他文化事業機構。」黨報半黨報獨佔資產的結果，「顯將形成中國新聞事業寡頭集團」的懸斷（九月三日華西晚報）。

拒檢運動繼續擴大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大後方文化新聞界，拒檢運動日益擴大。成都的二十七個文化新聞團體，於九月十七日組織了成都文化新聞界聯誼會，該會於成立之日，爲爭取「發表的自由」，提出了七大主張：（一）取消一切出版發行的特許制度，改行備案的辦法。（二）取消新聞與圖書雜誌的檢查制度。（三）取消轉遞檢查（即在郵政局裏

檢查書報郵電的辦法。(四)改變印刷出版發行的獨佔傾向。(五)由政府公平協助民營文化事業發展。(六)懲辦投敵附逆文化人。(七)保障文化人的身體自由。隨着這七項主張的提出，成都文化界準備發起反對郵電檢查制度的運動。同時，近期籌備出版的兩大報紙，爲履行第一項主張，也將不經過登記手續而自由發行。重慶已有二十多家雜誌組織了「編輯人聯誼會」，在上月二十日以前，已舉行兩次會議。在第二次會議上，討論通過決定，要求現在重慶出版的雜誌，應該可以到任何收復區出版發行，不須經過不合理的登記及檢查。大後方民營文化事業，有權接受敵僞文化事業及其資產。該會認爲：取消圖書雜誌檢查，不一定就是言論自由，必須要有言論自由的保證，那就應該廢止種種限制出版的法令，及郵政扣留等不合理的現象。重慶戲劇界，行將聯名發表的「迎接勝利獻言」，亦要求迅速取消戲劇出版公演之審查制度。

(新華社延安十月二十七日電)在渝、蓉、昆等地文化新聞界「拒檢運動」壓力下，國民黨當局宣佈從十月一日起「廢除檢查制度」。所謂「廢檢」的辦法要點，已於九月二十九日由中央社公佈，其要點：第一、二項，規定「新聞檢查，除軍事戒嚴區外，一律廢止」。就是說，在京滬、平津等擴大沿海地區，國民黨是不廢止新聞檢查的。另外又規定「電影、戲劇檢查仍繼續辦理」。由此可知，國民黨當局的所謂「廢檢」，只是在部份地區(限於大後方)某些部門(限於出版物)廢止了戰時的預先送檢辦法，同時國民黨還保有窒息着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一)申請登記制或特許制，沒有國民政府內政部和國民黨部事先的特別「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舉辦任何文化、出版

專業；（二）事後檢查，事後懲罰；（三）傳遞檢查，任何即使是合法出版的出版品及郵電，國民黨在郵電機關的特務檢查組織，有權隨意加以檢查或沒收；（四）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對於文化新聞工作者以及讀者，可以隨便加以逮捕、暗殺，對於文化新聞機關，它可以隨意搗毀。現在據蓉、昆等地文化新聞界在自動拒絕檢查之後，正繼續為打破一切對言論自由的束縛而鬥爭。

爭取出版澈底自由

（新華社延安十月三十日電）昆明訊：昆明民主週刊、人民週報、大路週刊、天野社、詩與散文社、北門出版、孩子們社、進修教育出版社等十餘個文化團體，為求出版自由得到保障，特聯合發表宣言，提出六項主張：（一）廢除新聞檢查制度，必須做到澈底，收復區不能例外。（二）取消中央社的新聞壟斷政策，民營通訊社和報館，有自由採訪收發新聞和翻印外國新聞的權利。（三）人民有經營通訊社和創辦報紙雜誌、印行書籍的絕對自由，立即撤消各地的圖書雜誌審查處。（四）取消郵電、書報檢查。（五）保障民營出版機構。其具體辦法：第一、取消以命令強迫接受印件、佔用印刷工具政策。第二、廢止紙張的壟斷和囤積獨佔政策。第三、減低郵包寄費，保證印刷品的大量流通。第四、優先協助民營文化專業復員。要尊重文化人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保證人民有批評以至反對政府的權利，無論演說、演劇、撰作、論評，政府均不得加以干

涉或阻止。宣言又主張：「立即公開宣佈附逆文化人名單，交由人民法庭懲辦，沒收散佈的通訊版、報館、雜誌社、劇院和印刷出版事業，交由後方文化出版界的代表機構公開處理之」。

反對摧殘文化

（新華社華中十月廿九日電）國民黨統治區的作家、戲劇家、教育家紛紛發出呼籲，爭取作家的寫作發表自由，反對國民黨當局對文化界的摧殘與控制。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重慶「大眾教育」上發表「人類的尊嚴與教育的自由」一文說：「爲了恢復人類的尊嚴，首先就要恢復教育的自由，爲了恢復教育自由，首先就要從文化神廟中把法西斯匪類驅逐出去，把投在監獄裏的、驅在馬路上的文化戰士請進文化的神殿。」然而要使這些文化戰士回到文化崗位，則非政治的民主不可。戲劇家歐陽予倩在「文萃」第九期（上海出版）上發表「保障劇作家創作自由的建議」一文中，列舉了幾個國民黨當局任意刪削竄改作品的例子，他說：「洪深的新作『鷄鳴早看天』和矛盾的『清明前後』，都被審查機關修改了許多，有些台詞被改得完全不是劇中人的口氣。最有趣的，是在『鷄鳴早看天』一劇中，有個父親教訓他的兒子說：『我們人就是主張不民主、沒自由、無科學，你們敢怎樣？』被改爲『要求民主及科學，此地不行，只有重慶或者可能』。曹禺的『家』，在桂林送審，整段被刪，弄得上下脫節。最妙的是，把覺新

的妻子所看的一本「安徒生童話」改為「三民主義」。且不說辛亥革命以前，舊家庭婦女不會看「三民主義」，而且實在那個時候還不會有「三民主義」出版。『作家以羣在上海「民主週刊」（第八期）上著文，大聲疾呼：「自由和平與幸福的生活，是今天中國人民的願望，也是民主國家人民應享的權利，人人有權利要求不再有戰爭，不再有屠殺，不再有無辜的犯人，不再有會說話的啞子，不再有無工可做的工人，不再有無田可種的農夫，不再有被抓的壯丁，……人民有權要求：依靠敵人的必須當做敵人來懲治，壓迫人民的必須受人民的制裁」。』

國民黨壟斷新聞事業

（新華社晉察冀十月三十一日電）國民黨壟斷北平新聞事業，管制言論自由。九月底，國民黨中宣部駐平辦事處，曾召集北平各報社負責人，舉行新聞界會議。該處特派員張明燁公開宣佈，新聞必須厲行檢查。當時即有某報社負責人起來質問：「北平國民黨是否接受重慶中央黨部之領導，國民黨中央已宣佈廢除新聞檢查，而張先生為什麼硬要檢查呢？」張明燁竟拿「華北特殊」作答，引起到會新聞界十分憤慨。某報社負責人復又起立，萬分沉痛的說：「八年來我們就受夠了『華北特殊』的痛苦，現在還有什麼特殊？」他不願意多說了，拿起帽子就離開會場。所謂新聞界會議，也就不歡而散。十月十二日，張明燁復在國民黨機關報「華北日報」上發表談話稱：「因事變停刊或遷到重

應繼續出版的報紙，可以復刊，其他一切報紙，希望自動停刊，否則就勒令停刊」。而國民黨機關報「新華日報」，及改頭換面的漢奸報，則全部例外。新聞檢查最初歸國民黨北平市黨部辦理，可是市黨部一時曾出現八個之多，現在還有四個，因此沒法統一檢查。自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到達後，即歸行營檢查。目前北平二十餘種報紙，很多等待着「勒令停刊」。報紙的社論，很難見到。如九月二十四日，正報，時代日報，平市晚報的社論，同時以「國共談判與中國」問題的社論，報上只印出了題目，全文被刪。報上天天可以看到不少天窗，或者文字被刪改得上句不連下句，北平市民對國民黨此種排除異己獨佔新聞業的舉動，非常厭惡。因此，國民黨的報紙名目雖多，但每種報紙最多不過銷行三千餘份。

國民黨絞殺言論自由

（新華社華中十月二十四日電）上海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已被國民黨當局完全剝奪。凡具有民主色彩之週報、雜誌及矛盾著的「蝕」、史諾著的「蘇聯戰時遊記」、沙汀寫的「隨軍散記」等書籍，均遭沒收。甚至民主同盟黃炎培先生寫的「延安歸來」，亦遭上海市警察局禁售。該署政治部並聲明：今後在一切報章雜誌書籍上，第一、稱內戰要稱「內亂」。第二、稱國共談判要稱「政府與共產黨談判」。第三、不准寫「聯合政府」等字樣，不准登載黃炎培的文章。第四、不准登載有關魯迅的文字。國民黨

當局，此種窒息人民言論的壓迫行爲，引起上海文化界極大憤慨。

（新華社延安十月二十九日電）國民黨正在京滬等各大城市，實行比新聞檢查更爲毒辣的絞殺言論自由之政策。該項政策，即嚴守國民黨獨佔各大都市之報紙，通訊社，禁止非國民黨控制之報紙出版。據中央社上海二十三日電：滬報紙及通訊社業經核准特准或暫准發行者，計中央日報、正言報、中美日報、民國日報、大公報、時事日報、文報、大晚報、申報、前綫日報、東南日報、掃蕩報、日文改造報、美新聞處聯合日報、蘇聯時代日報等十五家。……近奉令停刊者，有建國日報、正氣報、民族日報、前進日報等十一種。上述十五家報紙，其中大部份均屬國民黨官方半官方或與之有密切關係的報紙，而正言報則係由偽「新中國報」改名者，在其搖身一變之後，於八月十七日社論中，仍在主張「中日親善」，叫市民「善守」敵偽之血腥「秩序」（見中央社重慶八月二十日電）。所謂「奉令停刊」之報紙中，名列首位者即建國日報，建國日報是由救亡日報改名復刊，該報爲馳譽中外之新文化界領袖郭沫若先生於抗戰初在滬創辦，一九四一年因主張抗戰民主，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於桂林。敵寇投降後，該報重在上海復刊。於雙十節刊出第一期後，甚爲暢銷，正欲在和平建國中爲人民盡力，不意不出旬日，即遭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二十四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吳國楨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凡在戰前在上海出版後退入內地的各報，將首先獲得政府批准復刊，其次則考慮戰爭爆發時停刊的各報准其登記」（合衆社重慶二十四日電）。可是中央日報、掃蕩報，戰前或戰時根本未在上海出版過，却被特准其在上海發刊，而戰時曾在上海出版，以錢

遷到內地的建國日報（即救亡日報），反而被勒令停刊。這一事件證明國民黨當局羞於實言，只說明其還沒有誠意履行雙十協定中關於保證言論出版自由等各項規定。

（新華社延安十一月一日電）據合衆社重慶訊：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在標題爲「中國就要沒有聲音了，新聞報紙國民黨化的恐怖計劃」一文中，抨擊政府在恢復區嚴格地控制言論出版稱：中央政府應用三個公式，使新聞報紙國民黨化：（一）國民黨自己的官吏與機關，獨佔全部日偽所有的報館工具。（二）只有國民黨所支持的報紙，才准出現於恢復區。（三）拒絕戰前或戰時在該區域之城市所未有的報紙的出版請求。這些政策實施的結果，是上海十一家報紙的被強迫封閉，國民黨使上海報紙變成「清一色」，頗有「成績」云。

新華日報橫遭壓迫

（新華社延安十一月二十九日電）據合衆社重慶二十四日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吳國楨，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央日報是第一家得到政府登記在上海出版的報紙，但「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可能不會准其在上海出版，至少在目前所考慮的於登記法頒佈之前，不能獲准出版。」吳氏對人民譴責「政府利用登記法作爲比檢查制度更狡詐的形式，以阻撓異己報紙的出版權」而強辯道：「這一決定，純係根據各報在海岸各城市的資格，及戰爭時期對國家的服務等理由而作的」，他雖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報紙，是

在戰爭時期出版，並且新四軍在上海週圍作戰，因而其（指新華日報）地位與官方的中央日報類同，但却無理地說：新華日報「不能獲得我們」重慶中央政府「登記」。國民黨當局在雙十協定中，承認「各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而上述吳氏之談話，却正與協定的精神相悖，使人不能不懷疑當局是否有一點誠意去執行給「人民自由」的諾言。

（新華社延安十二月四日電）重慶航訊：在人民壓力下，國民黨當局在西南各省被迫廢除新聞預先送檢後，最近一個時期，國民黨當局却用更惡毒辦法來管制言論自由，特別對新華日報，國民黨當局採取了郵政檢扣，封鎖報紙發行，毒打報販，報丁，禁閱禁訂新華日報，恐嚇和搜查讀者等卑鄙辦法。近兩月來，國民黨反動派挑動了內戰，但却又懼怕人民反對內戰的輿論壓力，因而也更恐懼新聞言論自由。十一月八日，新華日報揭露了國民黨大軍七十師進攻解放區，及登載了高樹勳將軍的通電等消息，於是次日寄往外埠訂戶的報紙，便被郵檢所全部扣去了，報館要求發還，亦遭拒絕。接着，新華日報逐日均有此類消息發表，十一月九號以後半個月，外寄報紙竟全部被扣，單郵費一項損失即達十萬元之重。關於市內發行，工廠、學校大部「奉令」不准送入，並下令報販禁售新華日報，違者即遭毒打。如合川小報販李生亮，於十一月五日運新華日報由渝返合，在輪船上即遭漸成司令部稽查處羅稽查將其全部報紙二百餘份搜去燒燬，並將李押扣起來。新華日報館報童挨打的事，更層出不窮，單報丁蔣維芳一人，即先後被毒打兩次。第一次於十一月四日，在輪船上賣報，被憲兵學校教導員某，將報紙搶去，拋入河中，報丁喊了一聲「中國有民主嚀」，便挨了兩個耳光，繼用皮帶抽打，該憲兵教導

員竟說：「下次穿便衣，用槍把你打死」！第二次被打，係於十一月十九日在市郊大興場賣報時，被便衣特務份子用石頭毒打，以致遍體重傷，並昏厥倒地不省人事，後復被拋入路側土溝內，幸經過路賣樂小販救起，始慶更生。另一十四齡報童陳陸炳，在國船上叫賣新華日報，竟遭憲兵隊班長薛某用竹槓兇毆，陳被擊倒地後，又被腳踢，幸得周圍羣衆阻止，未被毆死。又十二歲的報童梁從德，於上月三十日在輪船上賣報，亦被四個武裝軍人用鐵籤毒打，梁頭部眼部受傷甚重，所攜七十份報紙，全被搶去，回到報館大哭不止。除千方百計阻攔報紙發行外，反動派對於讀者也採取了種種威脅手段，重慶某機關的督學，曾向盤溪某中學當局提出嚴禁學生訂閱新華日報，否則即行封閉學校。大渡口××廠廠警分隊長，因為訂了新華日報，被大隊長查出，被禁閉三天後，還被開除了，以致失業。該大隊部更派人在大渡口一帶挨戶搜查，沒收新華日報，恐嚇讀者。可是廣大的讀者羣衆，對於上述暴行，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對於傳遞人民自由言論的報紙因而挨打的報童報販寄與深切的同情和慰問，成都一羣職業青年何逸飛等十餘人，特匯寄五千元給予被打致傷的十二齡報童梁從德，並寄慰問信一封，謹表示同情與安慰外，對其英勇行爲，更加以鼓勵道：「在你的身旁，有着無數的戰友，有着千百萬酷愛民主自由的人民，你會勝利的」。在重慶有一叫「不名」先生的，也寄一千元慰問二次挨打的報童蔣維芳。

（新華社延安十二月三十一日電）昆明訊：新華日報昆明營業分處曾遭「奉命而來」的國民黨特務兩度搗毀，其詳情如下：十一月三十日，有一羣特務份子，在昆明街上

呼嘯吶喊，橫衝直撞，大呼反動口號，到了青雲街新華日報昆明營業分處門口，就動手將廣告板和張貼的壁報等等，全行撕毀，揚長而去。隨着，第二天（十二月一日）下午，又動員來了百多人，手持刀棍，直到本報昆明營業分處，一人當先，手持刺刀，一手把燈泡打壞，餘衆繼續湧進，把樓下所有書籍、報紙、簿據、用具、招牌等等，全部撕毀打壞，又擠到樓上面，把書報簿據等等，也照樣全部搞光。另外搶去當日門市全部收入，和樓上皮箱內現款計五萬元，鬧鐘一口，恣意妄行達半小時之久。有一部份守住街心，高呼「打倒共產黨」，臨去並聲稱是「奉命而來」的。這次單是物質的損失，已達百多萬元。也經報告憲警機關，有的置之不理，有的表示無可如何。這批傢伙，原是某軍政工作人員和特務份子所組合，自昆明學潮發生以後，專門從事破壞工作。顯係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卑鄙行動。這種摧殘言論自由，擾亂治安的行爲，新華日報提出嚴重的抗議。又在搗毀事件發生後，讀者紛紛到新華日報昆明營業分處慰問，新華日報已致謝意。

檢奸運動

〔新華社延安十月十五日電〕大後方人民的檢舉漢奸運動益趨擴大。九月二十七日，讀者白丁先生投函新華日報，揭露賣國賊德王及李逆守信，公然來渝後，住在婁子嵐壩馬鞍山平莊，被當作上賓招待，且將被派以某種官職。在此之前，新華日報於九月十

九日報端，偽臨時政府時代，曾任偽政府委員之財政總長、並兼「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總裁」及北平偽中央銀行總裁汪時璟，九月中旬，曾公然飛來重慶，向財政部及有關「機關報告」，現已「公畢」飛回北平。重慶各界人士，對此不勝憤激，紛紛要求當局，立即通緝逮捕德王、李守信，以及其他一切賣國賊，交給人民審判，處以國法。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九月二十六日開會時，黃炎培等人提出議案，主張及時宣佈嚴厲漢奸名單，並分別加以逮捕。而重慶市參議員傅况麟、周欽岳等十六人，亦有同樣提案。他們在議案中寫道：「除廣州市已將汪逆精衛之嫡系漢奸數人拘捕外，尚有重要漢奸多人仍逍遙法外，並聞尚有潛入重慶活動者。而我收復區軍政當局，亦未予以任何處罪，如果忠奸不分，正義何在？」此外重慶教育界善後復員會開會時，大家一致主張嚴懲附逆教育人員。傅斯年先生主張懲罰附逆教育人員，應絕對從嚴，所有在敵偽學校任重要職務者，一律不准在今後教育界服務。同時揭露偽組織所辦偽學校，如偽中央大學、偽北京大學、偽交大、偽廣大、偽上海醫學院，均有要求政府承認之趨勢，該會亦據此請政府立即解散各偽學校。

外報的呼籲

〔新華社晉察冀十月一日電〕北平訊：據北平美新聞處紐約九月十二日電：新近復刊之上海大美晚報，因遭受中國政府當局嚴厲苛刻的新聞檢查，特發出呼籲，在題為「

要求優秀之領導」的社論中，指出中國當局對於復刊之上海大美晚報加以嚴苛之新聞檢查管制，其目的顯然在於阻止地方情況之報導。新聞廣播亦被檢查，關於上海之報導反需自日本記者方面獲得，此種弱點似非自由。……須知「民主」的意義，即為言論與出版自由，中國本身不能認識中國的真相，似很難獲得外國同情與諒解，因之中國當局的觀點，目前必須改變。

〔新華社重慶二月十二日電〕一月十六日，上海文匯報社論，呼籲新聞界言論自由，並呼籲各報登載新華社消息。該社論稱：當前的第一要着，就是讓新聞界自由發言、自由採訪、自由刊載，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各地的報，可以派員到延安去採訪新聞，設立分館；延安的報紙，也可以照樣派員到各地自由工作。全國的報紙，除自己的專電特訊外，中央社和新華社同樣可以登載。共產黨可以在平、津、京、滬辦報，國民黨同樣可以到延安去辦報。

新聞界的責任

▲重慶新華日報二月十日社論▼

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協議後，新聞界的責任特別重大，為什麼？因為協議雖然只有五項，實現起來，就要靠全國人民努力督促。要全國人民能這樣做，就要使人人曉得這些協議的內容怎樣對人民的切身利益關係。如何要大家來使協議具體化、能實現？要人民

來監督執行。這裏，報紙就是一項重要和有效的工具。如果新聞界從積極方面去做，就能成爲人民說話的地方，又能成爲教育人民的工具。在政治協商會議得到了成果，中國新政治的新方向確定了之後，新聞界都應該從本身做到改進，使能適應新的形勢，完成新的任務。一句話，報紙本身就要有民主的作風。

我們願意提出幾點意見，以勉勵自己並供同業參考，請同業指教！

首先，政協重大成就，要使人人都能認識到。現在由於我們新聞界的解釋還不夠，所以還有些人不澈底了解，因此也還有些存心破壞和阻礙實現政協協議的人們有機可乘。這樣，大家還要更加努力。

其次，協議雖然只有五項，內容却很豐富，尤其是和平建國綱領，不僅重要，還包含了若干我們還不大熟悉的東西，都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具體步驟。只有人人懂得了，才曉得怎樣去努力爭取實現。而且綱領中的各項原則和條文，還需要大家提出實現的建議，幫助政府，這就更非對這綱領多加說明和解釋不可。一方面固然要從理論上做詳盡的研究，更重要的，却是請人民發表意見，提出辦法，使人人有擁護和努力的熱情。沒有這些，綱領還不可能從文字成爲實際。

再其次，就是報導新聞也好，要對人民更加負責。所謂負責，就是一定要真實。事實怎樣，就要怎樣報導，不容許不經過調查，捏造事實。因爲報導不真實，是欺騙人民，縱然能欺騙於一時，遲早總會拆穿西洋鏡。而且要解決問題，要提出建議，都要根據事實。報導不真實，根據這種報導做的結論，提的建議，就會不正確，這樣便無法正確

的解決問題。所以，歪曲事實和捏造事實，都是要不得的。至於關起門來造謠或輕信謠言，就更非所取了。我們很感覺遺憾的，就是中央社和中央日報昨天發表了一則新聞，對山東解放區軍民極盡污蔑，顯係捏造，作這種不真實的報導，就是對人民不負責任的態度。

最後，我們要在新聞界確立培養民主作風，和諧空氣，不要在國共兩黨、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之間已走上民主合作的時候，再用種種辦法來挑撥團結，破壞合作。意見儘管不同，只應該根據事實，用商討的精神，相互批評，再不該作毫無根據的立論，不探說理態度，進行誣賴謾罵，這才是新聞自由下應有的態度。這種改變，並不容易，但是完全必要的。

重慶文化界要求民主自由

（新華社延安一月二十一日電）重慶訊：

政治協商會議的前夕，重慶文化界文藝界人士聯誼會、出版界學術工作聯誼會、雜誌聯誼會、中國電影所、劇界等七個團體，於一月九日下午二時假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招待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到有政治協商會議代表與文化界人士七百餘人。會的主席團為陶行知、茅盾、鄧初民、侯外廬、馬寅初、曹靖華、洪深、陽翰笙、李公樸、黃洛峯、葉淺予、倪貽德等，臨時又推定陶行知先生為會的主持人。他首先說明這七個團

體合在一起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是因為這七個文化團體的生活工作困難和希望都大致相同。他用他自己所寫的四句詩來說明文化界共同遭遇到的命運，這四句詩是這樣的：「人人呼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媽子，同樣是帶小孩子，吃不飽來餓不死。」他說過去文化工作者的手是被綁起來的，眼是閉着的，口是被封着的，就是因為沒有民主，使作家不能創造出藝術品來，即使作家被左刪右改曲曲折折的湊出一些殘缺的東西來，但讀者買書看，還要受到恐嚇。最後他提出兩點對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的希望：第一、盼望代表站在人民立場為人民說話，拋開成見，找出大家可以生活的路來。第二、把人民的力量拿出來做代表的後盾，代表遍聽人民的意見。這樣，政治協商會議才能開得好。

接着沈鈞儒老先生被推為第一個發言。他說：文化界所提的基本要求和民主同盟一樣，限制自由的法令，都應一律取消。民主同盟現正在搜集這些法令，認為要廢止的已經有二十八種了，還有許多沒有搜集，希望文化界多研究，多幫助。代表邵力子先生首先盛讚文化界的團結一致和對抗戰工作的努力。他希望在和平建國時期，文化界更團結更努力。他認為要做到政治上的團結，「互讓」比「爭」要重要。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也在互讓，他建議招待的主人要監督代表到政治協商會裏去「爭」的話，不如監督他們去「讓」。這樣，政治協商會議才能開得成功。

羅隆基先生也提前講話。他說：「對邵力子先生的話有一點感想，邵先生提到文化界對抗戰的貢獻，我也認為文化界在抗戰中盡的力量最大，而生活最苦，所受壓迫也最

大，今天文化界所要爭的也更爲重要，有自由才有偉大的作品產生。邵力子先生說要監督代表去互讓，我認爲有的要監督去讓，有的要監督他去爭。假如都互讓的話，不是什麼都沒有了嗎？文化界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還讓的話，那不就成了半自由了嗎？人類的進步不是靠槍桿而是靠筆桿，從來就是筆桿戰勝，沒有槍桿戰勝的。一枝筆能抵得十萬枝毛瑟槍，儘管靠什麼原子彈、美國裝備，都是無用的。一個國家沒有唱歌的自由還成什麼國家呢？可是我們能互讓到互唱一半歌嗎？」他說完之後，大家爲羅先生這種一針見血的話，發出一陣雷雨似的大笑與熱烈的鼓掌。邵力子先生又作了一次解釋，說他說的「互讓」不是說要讓言論不自由，不是要言論自由變成半自由，而是不要「利用自由」。

青年黨的代表陳啓天先生，認爲要解除文化界的精神與物質的不自由與困難，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文化界侯外廬、曹靖華、洪深、鄧初民、倪貽德、葉淺予、林聲翕、黃洛峯繼續起立講話，講得最多的也是令人悲痛的是目前文化界所蒙受的痛苦，許多人聽了洪深先生和鄧初民先生的講話都流下眼淚來。洪深先生忍不住一腔悲憤，激動的說：「我們做戲劇工作的人沒有被當做一個人來看待，我們要爭取做一個人。以下我講的都是事實，假如不對的話，我願負法律上的責任。抗戰初期武漢失守時期，我們跟着政府跑到後方來，有的在前方服務，有的在後方努力。可是政府對我們怎樣呢？第一、捐稅奇重，就商業捐稅才有百分之四，可是戲劇、電影却是百分之十；冬令救濟捐好幾年，一年收多少，收去做什麼，電影界一點不知道。可是我們知道冬令捐只有三分之一

用於冬令救濟，其他的都是酬勞募捐的人。再有演戲時，曾有公安局負責人，親自跑到後台去要票子，而且還要前排留兩個位子，說要檢查戲票。

抗戰勝利了，上海接受了許多的戲院器材，我們不能回去，却組織了一個什麼中央電影服務處，主持人大部都是中宣部中央攝影廠裏的身份不明的幹務，這樣幾個人就可以把戲劇電影都統統握在手裏，一切非經過他們不可。有些人還是落過水給敵人做過事的，可是現在也在上海負責戲劇方面的責任來了，我們千辛萬苦熬過了抗戰八年，將來還要到漢奸下面去找一碗飯吃。」

最後洪深先生一字一淚的說：「希望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救救我們，救救戲劇電影界，救救中國。」雷鳴似的掌聲中，夾着飲泣之聲。

滿頭白髮的鄧初民老先生講話，他眼裏帶着眼淚，高聲的說：「什麼需要爭，什麼需要讓，這要弄清楚，我覺得文化界是沒有什麼可讓的了，洪深先生說的情形已經夠苦了，鄉裏的老百姓還要苦，再要叫老百姓讓的話，只有把命讓出去，老百姓不是爭別的了，而是爭生存。今天所有一切都在政府手裏，向政府爭並不等於反對政府，相反的是擁護政府；那些說不要爭了，表面上是擁護政府，其實是再不爭，老百姓的心都跑光了，政府還是要垮的。」說到這裏，鄧初民老先生聲淚俱下，不能一句跟着一句說下去，四座都為這位老者的這顆灼熱的愛國心所攝服所震動，全場似乎都沸騰起來了，掌聲中夾着呼聲，好久都不能停止。

曹靖華先生說「中國政府對文化人的種種黑暗壓迫，比俄國沙皇還要厲害，不但有

直接檢查；而且還有間接的限制扣留，有些明裏不檢查暗裏檢查；中央不檢查地方檢查。外國可以出的書中國不能出，這樣下去中國只有變成沙漠了。

吳玉章同志接着被邀講話，他略述對於文化界受着痛苦深受感動之後，就說：「目前的中國是一個不極泰來的時候，應不重複過去四十年中悲歡離合的慘痛歷史，這樣，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要靠全國人民努力和文化界人士大家負起這個責任來。」

胡政之先生對於文化界的痛苦也深受感動，他說：他自己參加報界以來，看到中國人民所受的痛苦是太多了，生存與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人民到現在還沒有得到，真是中國的恥辱。不過中國一定要進步的，不管道路怎樣艱難。工業界代表李燭塵先生在大家講話的時候哭了好幾次。他說：「基本自由一定要爭取。」郭沫若先生談諧地說，他要向邵力子先生作揖，謝謝邵先生的「指示」。他說：「老百姓實在沒有什麼可讓了，要爭的是生存。」

馮玉祥將軍講話時，雖然會已經開了五點鐘，但大家的情緒依然很高。馮先生說：「我雖然是政府的人，現在却是作爲一個文化界的小朋友來說話。現在已經是民國三十五年了，今天人民還得不到基本自由，這是啥事情？」他又說：「他有一次和于右任先生去參觀蘇聯一個作家的別墅，那裏作家的生活像天堂一樣。中國呢？死了找他們去作論文和祭文，吃飯就沒有他們的份，一個國家倒不倒楣，就看這上面。」

丁曉先生和劉清揚先生也相繼講話，丁先生希望代表不要當調解人，而要佔在人

民方面說話，否則就是幫助反人民自由的人說話，其次，他希望報紙上一片和藹之聲少要點，免得被那些人把老百姓瞞住，以謀得其私願的成功。

最後，茅盾先生等提議組織全國人民政治協進會，大家一致通過，並推定此次茶會主席團為籌備人，李公樸最後呼籲重慶新聞界不要顧前慮後，要作人民的喉舌，為人民講話，至此大會乃在熱烈的一槍口對外「歌聲中結束。

二、反對內戰

渝著名人士集會反內戰

〔新華社延安十二月二十日電〕國民黨統治區已展開廣大的反內戰運動。重慶著名人士五百餘人，於十九日舉行盛大的反對內戰大會，並成立重慶反對內戰協會，呼籲各界以行動制止內戰，號召工人、學生、商人及納稅人，舉行罷工、罷課、罷市，及拒絕納稅，號召國民黨軍隊官兵，拒絕內戰，反對美政府武裝干涉中國內政。此事路透、合衆、美聯等英美通訊社，昨日均有較詳細報導。據合衆社稱：十九日重慶舉行之反對內戰大會，係由中國民主同盟所主持，參加者有工業家、商人、銀行家、文化人、詩人、作家、教授、藝術家等五百餘人。會上，中國文化界領袖郭沫若先生，首先發言，他說：「某國的飛機陸軍海軍，正在中國的領空、陸上、海面作戰，這猶如火上加油，使中國內戰危機更加嚴重。然而該國依然嚮言希望中國和平！殺了母鷄而希望有雞蛋，這豈不是妄誕！」民主同盟宣傳委員會主席羅隆基先生發表講演說：「今天我們不能不懷疑

美國的政策，我們不了解在共同敵人——日本潰敗以後，爲什麼杜魯門決定繼續以租借物資給予中國。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幫助任何交戰黨派，反對任何黨派借外國武器軍火打內戰；我們向美國提出嚴重的抗議」。又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十年內戰，並沒有產生任何結果——誰也沒有達到消滅對方的目的，這次內戰，可能要再打十年，也許要二十年三十年，他們一定達不到任何結果，只有中國人民受災難。民主同盟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劉王立明先生說：「中國人民的輿論，是中國的原子彈」。他呼籲工人、學生、商人與納稅人，實行罷工、罷市、罷課、罷稅，爲人民反對內戰的示威」。說了這樣的話以後，就痛哭失聲，淚流滿面。民主週刊編輯鄧初民先生，接着發言，他完全贊成劉王立明先生的主張。他說：「中國人民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美國政府不要因原子彈而自傲，中國人民的公意比原子彈力量更強」。他在罷工、罷市、罷課、罷稅外，更號召國民黨士兵罷戰，拒絕殘殺同胞的內戰。他大聲疾呼說：「士兵們，堅決拒絕內戰，讓那些戰爭製造家自己去作戰吧！」會末，當即成立「重慶反對內戰協會」，並發表宣言。略謂：中國內戰可能引起遠東的國際戰爭，因而使世界和平再一次被破壞。國民黨共產黨雙方都有百萬軍隊，他們彼此力量差不多相等，誰也消滅不了誰，誰也不要試圖消滅誰，中國人民反對內戰，渴望和平。

中國人民公意的表現

◇解放日報十二月二十一日時評◇

國民黨反動派所進行的不宣而戰的內戰，已在日益擴大，重慶軍事會議，確定了更大規模內戰的軍事計劃，除原來津浦、平漢、同蒲、平綏各路大軍外，國民黨又以六個軍向我冀熱遼解放區大舉進攻，內戰繼續擴大的危機，使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也忍無可忍，一個廣大的反內戰運動，在重慶已展開了。五百位各黨派各界著名人士，於十九日開會，成立了重慶「反對內戰協會」，他們是十分義憤激昂，號召工人、學生、商人、兵士以及納稅人，實行罷工、罷課、罷市、罷戰、罷稅，作為人民反對內戰的示威。他們申明瞭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的公意，並準備為着停止內戰，領導人民進行有組織的鬥爭。

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是再明白也沒有了。中國共產黨為着實現和平，努力作了無數次奮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不僅只是代表了解放區人民的公意，也代表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公意。但是國民黨當局對於全國人民的公意，一直是採取蔑視和玩弄的態度，他們口口聲聲也談和平建國，而一行一動，却都在佈置內戰。他們一隻手簽訂雙十協定，另一隻手却頒發了「剿共密令」；他們一方面嘴裏答應「復員」，另一方面却繼續下手抓了、徵糧。抗戰結束三個多月了，雙十

協定發表一個多月了，和平民主的諾言不但半條也沒有實現，相反地却已經調兵遣將，向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近日來，更動員了許多偽造的「民意機關執行團體」，紛紛通電，肆意誣毀解放區，甚至叫囂「明令討伐」，為擴大內戰張目。但是毫無信義的行爲，終於使人民憤怒難遏了，國民黨統治區域的人民，不能只是等待和平到來，不能忍受玩弄了，他們要自己行動起來，為制止內戰而鬥爭了！

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對於重慶「反對內戰協會」的成立，表示十二分的同情和歡迎。我們號召國民黨統治區域其他地方的同胞，起來響應重慶反對內戰協會所發起的運動。同時我們還要再一次奉勸國民黨當局，最好還是立刻懸崖勒馬，取消「剿匪密令」，明令停止內戰，撤退進攻解放區的軍隊和停止運輸準備向解放區進攻的隊伍；你們的行動違反了全國人民公意，要知道人民的公意是不可違抗的。反對內戰的有解放區在抗戰中百鍊成鋼的軍民，有以高樹勳將軍為表率，在大多數國民黨軍隊的官兵，還有重慶反對內戰協會所代表的大後方廣大人民，這三種合力的前面，任何發動內戰、倒行逆施的陰謀計劃，都要被融碎的。重慶反對內戰大會上，已有人說得很好：中國人民的公意，比原子炸彈更有力。不要以為有了美國的飛機坦克助勢，就可以橫行無忌，要知道美國和世界廣大人民，都是站在中國人民方面，反對少數帝國主義份子干涉中國內戰，中國人民的團結奮鬥的偉大力量，再加上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聲援，是能夠戰勝一切困難的。

抨擊內戰文章摘錄

國民黨發動進攻解放區的內戰，已激起國民黨區民主人士極大憤慨，日來紛紛著文抨擊。

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之一及第三黨領袖章伯鈞先生，在十一月八日重慶出版的十大雜誌《中華論壇》、中學生、文匯、民主世界、民憲、再生、東方雜誌、國訊、新中華、憲政（聯合增刊）上著文，提出：「要求國民黨必須遵守政治解決不訂內戰的諾言，盟國遵守國際信約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全國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一致發動反內戰輿論，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民大會和制止內戰問題等四項主張，把內戰之火及早撲滅下去。他說：『全國人民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對內戰的』，並指出誰是內戰的發動者道：『由於有些人……把國家的政權當做黨派的政治權力，沒有看到全國人民的死活，沒有看到國家生存的前途』；又由於『中國數十年來的武力統一主義』，『濃奸。偽軍……；鼓動內戰，要求內戰和實際參加內戰』，『失敗了的日本軍閥、財閥和官僚政客浪人等等……策動中國內戰和幫助中國打內戰』。並警告世界說：『中國如若內部不和平、不統一，那時世界的和平問題，也就會受到嚴重的威脅。至若國內有冒險好戰的份子，想把國內戰爭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那更是危險可鄙的陰謀』。他斷言：『這種陰謀的結果，一定是空的』。

「再生」雜誌的主持人之一——孫寶毅先生，斥責國民黨當局以「剿共」而進行內戰的悖行說：「所謂『剿共』，亦不過是消滅異黨的代名詞而已」，認為「每一個民主國家裏都有所謂異黨」，「如果不容許異黨存在，就成爲法西斯國家了，法西斯國家則正是這次世界大戰所欲打倒的對象」。他對於某些認爲政黨擁有軍隊，乃使黨爭演爲內戰的意見批評道：「中國的情形又似有不同，因爲擁有軍隊的『異黨』可以辯護道：『中國根本不民主啊，如果我們沒有軍隊，我們早已被消滅了』。」他說：「軍隊國家化的前提是政治民主化，因爲政治民主化後，國家才是屬於全體的，不是屬於部份的」。

黃炎培先生沉痛的喊出：「千言萬語併做一句，我們必須救救苦戰八年一息僅存的老百姓，老百姓在那裏喊：……請求把地面上左一羣，右一堆，家破人亡沒有父母的孤兒，沒有丈夫的寡婦們等等，讓他們得到起碼的生存，讓他們喘過一口氣來，延續一條將死還沒有死的殘餘的生命。……爲什麼還要我們流血呢？爲了抗戰，血早流乾了，還有什麼血給人們流！天啊，可憐我們啊！我們再不能流血了！」

十大雜誌聯合增刊裏還載了俞頌華（國訊）、華肇堯（新中華）、陳伯康（東方雜誌）、葉聖陶（中學生）、陳翰伯（文匯）諸先生的要求制止內戰的文章，和重慶二十七家雜誌呼籲「不要內戰」的宣言。

民主同盟的刊物「民主」星期刊第七期（十一月十日出版）社論「如何才能全面而徹底的消弭內戰」中，揭破了國民黨的種種欺騙宣傳說：內戰「不能不用『軍事衝突』等等字樣來掩蓋其嚴重性。繼而反問道『動員軍隊至數十萬，七八個省份都聽到槍砲聲

，不是內戰是什麼？對於「剿共」的謬論說：「抗戰前的十年內戰，豈不就是在剿共名義下進行的麼？誰都知道，用了剿共這樣的話，只足以使內戰的停止更加困難」對於所謂「解決交通問題」，認為這是「捨本逐末，倒果為因，恰恰使挑撥內戰者可以借交通之名為擴大戰禍的藉口」。該社論進一步斥責了國民黨當局「更不應以「剿共」、「護路」等名義強留盟國軍隊，以自損國家主權」，認為「殘餘敵偽軍，由中國自己力量，已可解決，自無留駐中國之必要」，提出即刻停止各路進兵，趕快將敵偽軍徹底繳械、解散，明確劃定全國各軍隊受降區域，恢復交通辦法為不駐兵、不過兵，限期撤退駐華盟軍，成立包括國共兩方及第三方面人士的視察團等六項主張，並指出：「根本解決還在政治」。

在同期的「民主」上，翦伯贊先生明白的指出內戰的發動者說：「戰爭發生在解放區，一方面靠敵偽據守城市，一方面靠雜牌隊伍作開路先鋒，再一方面憑藉美軍登陸平津，控制交通；此外，並集中八十萬左右的大軍，向冀魯推進，這樣誰進攻誰的問題，不是有目共觀嗎？」作者憤慨的說：「嗚呼，白骨蔽野，餓殍載道，死者未葬，傷者未復，流離轉徙者未回，故鄉公然又發生內戰，是可忍孰不可忍！」

柳亞子先生於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之日（十一月十二日），力斥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是與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絕不相容的」。在十年的內戰和剿共、八年的抗戰以後，民生凋蔽、元氣摧殘、全國人心都渴望着和平建國，而偏有自稱總理忠實信徒的人，在那兒欺騙盟軍，勾結敵偽，對邊區和解放區作大規模屠戮，我想總理在天之靈，也應

以劇烈震怒的吧！」

成都文化界對時局呼籲

九月六日成都華西晚報載：成都文化界常燕生、葉聖陶、李劫人、沈體蘭、陳覺玄、杜重石、謝文炳、羅念生、裴惕生、許壽真、馬思聰、吳懷冰、張紹隅、李揚波、鄭思敏、余所亞、關肇真、陳白塵、張志謨、吳藻家、楊伯凱、沈志遠、馬哲民、鄒荻帆、杜谷、王肇禮、蘇枚、方然、田一平等二百餘人，以勝利業已來到，而內戰陰霾密佈，特發表對時局呼籲，反對勾結敵偽，挑起內戰。該呼籲全文如下：

隨着日寇的無條件投降，八年來我全國人民赴湯蹈火，出生入死犧牲了無量數的生命的血液所堅決爭取的勝利，終於在美蘇英等同盟國協力合作之下到來了。甲午以來的血海深仇，從此得以清償，七七以來的民族巨創，從此得以調補。全國同胞方爲自己空前的犧牲得到了應得的代價，爲國族的命運透露了萬丈的光芒而歡騰慶祝，却不料在這個時候，在敵人無條件投降的話剛吐出口的時候，內戰的陰霾刺時密佈了全中國的天空，把剛透露出來的一點幸運的光芒，又立即遮蔽起來了，這怎能不令人憂懼，怎能不令人戰慄！

據我們所知，內戰的陰霾實際上並不自今日始，而是抗戰以來，尤其是五六年來一直存在着沒有消散過的。並且不單是內戰的陰霾，且還不斷地有內戰的事實，不過最近

這種可怖的陰霾更爲濃密，這種駭人的事實更爲擴大罷了。若要問，爲什麼這種違反全國人民的意志、而爲全國人民所唾棄的內戰企圖會經常存在？大家都知道，這根源是存在於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政治制度，存在於四萬萬五千萬人沒有說話、組織、行動、身體及參與政治、指揮政權等權利的事實。換句話說，內戰的根源是存在於政治上缺乏以人民大衆作主的民主制度，存在於國家的政權一直爲一黨的少數人所把持，由於實際上專制代替了民主，製造分裂代替了和平團結，距國家統一的目標就愈來愈遠。因此，愈是高唱「建國」，愈使國家陷於支離破碎的境地。

可是，今天全國人民所抉擇和堅持的道路，正如中國民主同盟所呼籲的，是「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道路，這不只是全國人民主觀的要求，而且也是使中國成爲獨立自由富強的現代國家的唯一可能的客觀途徑。因爲只有民主才能實現全國的團結，只有實現了民主團結，才能完成真正的統一；同時也只有民主統一的和平，才能保障新中國建設的順利進行。這是唯一的客觀真理，也是全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任何人違背了這一真理和要求，他的生命就非斷送在歷史的巨輪底下不可。

我們成都文化界人士對於國事的主張，一向是如此，抗戰八年來，我們對堅持民主團結、和不進步這種主張和根據這種主張在文化崗位上所做的鬥爭，從來不敢後於國人。今當日寇投降的話才吐出口，大部份國士尚被敵僞大軍全副武裝佔領着的時候，我們耳邊所聽到的不僅有愛敵僞親敵僞的號召，而且還有愛敵僞親敵僞的事實——公然請敵寇「維持治安」，請僞軍「收復失地」。反之，在敵人接受投降四星期後的今天。我們

却沒有聽到過一字一語關於懲處戰犯、懲處漢奸、解放偽軍這一類命令或聲明，而內戰的危機却已經到處在爆發，到處在擴大着了。處於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爲國族命運，爲國民生計着想，是不能不憂心如焚，毛骨悚然！同時，當局對於全國人民一致呼籲的召集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實現一切民主措施等要求，則一再拖延，或竟置諸不理，使我們不禁大感失望！言念及此，我們感覺抗爭雖然已勝利，國家命運反而愈見其茫茫。

最近毛澤東先生等已到重慶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我們聽了十分欣慰，但是這一談判，只有在民主和平團結的基礎上進行，才能收到美滿的結果。我們成部文化界同人和全國大多數同胞所呼籲的一樣，我們堅決反對內戰，反對製造分裂，尤其反對假借敵僞之手來進行內戰。我們認爲要挽救當前危機和奠定國家百年大計，必須立即實行以下種種措施：

(一) 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召集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領袖的政治會議，由此產生舉國一致的臨時政府，並加速籌備全民普選的國民會議，以便早日產生正式的民主政府。

(二) 無條件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等人民基本權利。

(三) 立即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並保障其公開活動之自由。

(四) 廢除一切束縛和剝奪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與機構，如特務機關，勞動營制度，戰時新聞圖書檢查條例，非常時期人民集會結社法等。

(五) 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

(六) 立即頒佈命令，嚴懲一切漢奸，解散偽軍，反對以「維持治安」為名，假借敵偽武力以挑撥內戰之一切企圖。

〔新華社延安一月三十日電〕成都各大學的二十個學術團體，聯名發表「制止內戰宣言」，對反動派發動內戰萬分憤慨。宣言中沉痛的說：「和平從我們的手中飛去，而戰爭又血淋淋而來，內戰的最嚴重事實，使我們將無心讀書，一切國民將再捲入血的漩渦」。但是，誰是內戰的發動者？宣言指出「非人民的軍隊，非民主的政治，和官僚漢奸的挑撥，是內戰的直接原因」。

他們提出三點要求，作為制止內戰、實現民主的爭取的目標：「第一、我們要求將軍隊從獨夫或反人民集團的手中交還給人民，第二、我們要爭取政治會議的從速召開，使所有人民的真正代表包括國共兩黨、民主同盟、及無黨無派的民主領袖，都能公平而有力的參與……第三、我們要求從速嚴辦一切漢奸和偽軍頭子，肅清一切貪污官僥，不容許高乘坊又逍遙法外（編者按：貪官高乘坊巨案，迄今將近一載，沒有實行懲處，十二月又禁止記者列席審判的旁聽，引起人民的公憤。），不容許龐炳勳、孫殿英等偽軍，居然在「國軍」的名義下進行內戰，不容許德王、李守信這類鬻狗來沾污重慶的土地」。

宣言最後號召全國學生，共同努力，挽救時局的危機，「讓我們團結起來，粉碎一切盜竊民意和挑撥內戰的藉口，讓我們建立真正自己的輿論和力量，來制止內戰」。署

名於該宣言的有：成都基督教五大學學生、三八讀書會、朝明學術研究會、四川大學、文學筆會、文藝研究會、五日文藝社、現實社、自由評論社、時事研究會、義蜂社、燕京大學、星火社、文學研究會、海燕劇團、新生讀書會、燕京時事剪報社、齊魯大學、齊魯文摘社、金陵大學、活力叢報社、時聲社、華西協合大學、華西經濟社、大風濤社、華大時事剪報社。

老舍陳望道譚真發動內戰者

「反對內戰」，是重慶復旦大學一千多位教授同學紀念孫中山八十誕辰（十一月十二日）晚會的一致呼聲，主持晚會的是該校三十多個團體，並有教授參加，晚會討論的主題是孫中山的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

老舍先生在不息的掌聲中發言，他沉痛的說國民黨統治區文化工作者，在八年中所遭遇的苦況，「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我不屬於任何黨和派，我沒有黨派好，我八年來的言論作品，沒有一篇不是爲了抗戰，而我後面却一直跟着一個黑點」。對於內戰他說：「打仗死的不是黨委員嗎，不是大官嗎，而是我們老百姓啊，而是你和我啊！我們爲什麼不阻止呢？所以我們應當拿出力量來停止內戰」！他肯定的指出，救中國唯一的道路是和平，而大聲呼籲着要「大家聯合起來，用口、用筆、用一切可能用的方法，來制止內戰」。

陳望道先生說：他對當政者有個希望，是不要只做漂亮文章，而不去實行；「既然說政治解決，就得認真的走政治解決的路」。

生物學家張孟聞先生，劈頭就斬釘截鐵的道：「我當然反對內戰」。他說：「科學家和政治分不開的」，他要「全國科學家一致聯合起來，不為內戰者所用，用集體的力量來制止內戰」。

馬宗融教授，認為中國人只有通過為和平而奮鬥的道路，才能救中國。豐子愷、林一民（代校長）對於「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問題，也有所發言，會場情緒極為熱烈而緊張。

民主同盟諸領袖

反對美軍干涉中國內政

民主同盟執委羅隆基先生，在十月六日「民主星期刊」說：「這次美軍登陸津沽，是我們欣慰中帶着幾分憂慮的事。」「在過去八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各地領導民衆進行不斷抗敵戰爭，華北許多淪陷的區域，由於人民自衛的力量，得以驅除敵寇，保全國土。站在國家的立場說話，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上有他們的功績，假使因為政黨的成見，我們抹煞中國共產黨這些功績，這是不平等的。」他接着說：「平情論事，我們認定，凡是愛國抗日的軍隊，都可就近解除敵人的武裝，都可就近接受敵人的投降。在一個國家之內，必堅持某方的軍隊始可接受投降，這是錯誤的見解，這

補見解，是以黨的利害爲出發點，不是以國家的利害爲出發點的。」

最後，他提醒美國政府說：「國交的親善基礎，必建立在人民的感情上，國交的外交政策，若以對方國家當權在野的政黨爲目標，這是很冒險的政策，其流弊必至牽及對方國家的內政，甚至捲入友邦內爭的漩渦。這種外交是與美國外交傳統歷史相違背的。我們希望這次美軍登陸津沽，不是違反美國外交傳統的發端。」

民主同盟雲南支部負責人之一的潘光旦先生，十月十五日對華西晚報記者談：「美軍在華北登陸，多少可以助長一些反民主的力量。」

第三黨領袖章伯鈞先生認爲：美軍登陸，如「處置失宜，可能加強局勢的嚴重。」十月六日，華西晚報社評，響應羅隆基的談話，呼籲「立即停止內戰」一文說：「勝利後，我們所聞所見是無數新貴走馬上任，魚肉淪陷區同胞，是敵僞軍「維持秩序」，是漢奸走狗成了「地下工作者」，而這一切，都在向着所謂「匪徒」總攻，全國人民爲此發出宏壯的呼聲，反對這陰謀的戰爭。」「人民不允許這樣的戰爭，他們要和平，要一個民主、自由、獨立而富強的中國出現。」他們希望美國「勿因此引起中國內部問題」。

（新華社延安十一月十七日電）重慶訊：李德全、劉王立明兩位夫人，頃致電美國聯邦教會委員會主席艾波爾夫人說：「中國有大規模內戰之危險，我們請求你們，請求貴國政府實行下列各項：第一、立即撤回美國一切軍艦。第二、非至危機終止時，不要允許貸款或購買軍用品。第三、非至和平恢復時，不要派遣軍事使團。第四、與蘇聯

合作，來建立遠東的永久和平。」

成都文化、學術團體

籲請美國人民督促改變對華政策

〔新華社延安十一月二日電〕成都訊：繼「制止內戰宣言」之後，此間各大學二十個學術團體，在十月八日，又發出「致美國學生書」，呼籲美國學生，以實際行動督促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以免鼓勵中國內戰，加深中國人民的痛苦，妨礙民主獨立自由而富強的新中國的建立。

在信中，他們首先檢討了抗日戰爭勝利的真實原因：「中國的農民與工人，當中國政府軍隊自華北津浦、平漢南撤後，他們創造了輝煌的功績，自敵人手裏奪取了槍彈甚至大砲，武裝了自己，解放了自己，解放了廣大的土地；而在人民的當中，壯大了自己，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不能以武力屈服中國的原因。這支隊伍，牽制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幫兇——中華民族的敗類的偽軍三分之二以上，以致使日本在這次戰爭中潰敗了。」

中國人民在戰爭中既盡了這樣大的力量，勝利的果實當然屬於人民；「但是不幸，當你們正在享受勝利的歡欣，中國人民却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和美軍在華北登陸所造成的陰暗，而看不到勝利」。『美國政府最近對華的政策，最顯明的是表現於美軍在勝利以後，當人民隊伍正進行解除敵人的武裝時，登陸於人民隊伍根據地的華北，並進

駐各大交通重鎮，及售賣過剩的軍用品給中國，恰如你們的紐約時報所指出的，這是引起戰爭的因素，結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由他們與日本強盜八年艱苦鬥爭所獲得的勝利果實，必然因而受到損害。

他們誠懇地呼籲說：『我們深信美國對華政策，如果引起中國的不幸，絕不是美國人民的願望，絕不是美國青年朋友們的願望，顯然，如果你們瞭解了今日中國真正的景況，你們必定會以行動來制止和糾正你們政府任何足以引起中國內戰的措施』。『你們我們，最親切的朋友們，我們在同作戰中，創造的中美最高貴的友誼，立即以實際行動，來改變這危急的局面，並為世界的和平開一條新路，新中國的人民和美國人民，以一切力量，貢獻給全世界人類生活幸福的創造吧』。

十月十五日華西晚報載，當美海軍陸戰隊在華北登陸幫助國民黨發動內戰後，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華西晚報、燕京新聞、新世紀學會、大學月刊社、成都世界語協會、青年崗地、天風週刊社、現代週刊社、成都週刊、大義週刊社、自由畫報、詩樂地社、詩與音樂社、新中出版社、大地文藝社、水都詩社、平原詩社等十八個文化新聞團體，聯名致書美國人士，懇請美國人民督促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不要違背中國廣大人民的意志。茲將該函擇要介紹於後：

『在中國淪陷區內的敵偽得到允許「合法」，橫行無忌，幾毀人民的事實，我們沒有看到美國盟友有希望糾正的表示……我們讀美國二十一位知名之士上杜魯門總統書，其中有一「美國人民不會支持美國對中國類似英國在希臘的政策」一語，不能不要問

爲正義與和平而苦戰四年的美國盟友，是否將在勝利降臨以後，背棄中國人民，這是否合於在太平洋逐島前進當中倒下去的美國英雄們的意願。」繼該函列舉上述二十一位先生所主張的美國對華政策，是應該防止中國內戰，不阻止敵人向愛國的軍隊就地投降，並鼓勵中國組織民主政府，及紐約時報所主張的聯合國必需不要干涉中國的團結談判，不幫助任何一方去進行內戰等主張後表示，對美國民主人士這種態度「永遠是感謝的」。並稱「……我們希望堅持民主合作的原則的美國朋友們，能督促你們的政府，能就其對華政策上，不要違背中國廣大人民的意志，也希望賢明的美國政府，能就其對華政策，有具體而清楚的解釋，以釋中國人民之疑」。該函結語稱：「任何錯誤的措施，均將導引世界於大屠殺的災禍」。

函杜威博士

陶行知

重慶「民主星期刊」第七期（十一月十日出版），發表中國名教育家陶行知教授致美國名教育家杜威博士函，請求杜威博士聯合美國各界名流，號召全美人民起來，制止美國對華干涉政策，陶教授力稱：這是救中國人、救國美人、救全世界人的事業。陶氏說：「美國和中國，素來是好朋友，除了軍火商人、親日派、反蘇、反共派之外，美國對於中國是有豐富而不偏的同情；尤其是自從一九四一年底，我們從朋友一變而爲共患難的朋友之後，執政的如羅斯福、華萊士、史汀生，在野的如先生與整個美國人民，都

希望中國朝着民主的路線進到最後勝利，那時威爾基先生來華，發現中國對美有着，「善意的無盡寶藏」。

陶氏繼續：「可惜得很，這善意之寶藏，是受了傷害，赫爾利大使在華盛頓招見記者之偏見的談話，把這「善意之寶藏」打了一個大洞，魏特梅耶將軍說明租借軍火，可以自由使用，又把他打了一個大洞。美軍在中國海岸登陸，沿鐵路佈防，用飛機幫助二營運兵，最近不惜參加中國內戰，掃射平民，是接二連三的把這「善意之寶藏」的漏洞，越打越多，越打越大了。我担心中國人民對美國的善意快漏完了，首先要停止軍人打洞，其次要趕快修補。這是一件救命的事，救美國人、救中國人、甚至是救全世界的人，我們必得急起直追，與這個大災難賽跑。尤其希望先生，和我們中國愛好和平人民，號召領導，完成這一件大事，停止美軍參加中國內戰，並避免世界第三次大戰。」

最後，陶氏誠懇地呼籲杜威博士和美國各界名流，聯名號召全美人民起來，督促美當局：（一）停止美國過剩軍火輸入中國。（二）停止美國軍人參戰。（三）停止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四）撤退美國在華軍隊。

大後反方對內戰歌

（新華社延安十二月二十七日電）編者按：下面這個歌，是昆明同學在反對內戰的

大會上唱的羣衆歌曲，何然作曲，歌名「我們反對這個」，原詞如下：

我們反對這個。我們反對這個，這違反人民、進攻人民的事，這違反人民，進攻人民的。要告訴你的父親和母親，要告訴你的姐妹和兄弟，要告訴你的朋友和愛人，要告訴你的親戚和鄰居，要告訴種田的、做工的、當兵的和全世界的人民，我們反對這個，我們反對這個。

上海人

景 宋

據說內地有些人對上海人是這樣看法的：「他們一看到在上海的人太寫意了，一些沒有吃過苦頭」，所以各機關辦事人，頗有內地來的獲得優先權的便利。意思是在內地的人吃苦夠了，論功行賞。應該首先酬謝他們八年來的辛苦。酬謝他們八年來對抗戰的努力。而住在上海的呢，却是「一些也沒有吃苦，太舒服了，應該給些苦頭他們吃」。

第一件給上海這批吃苦人遇到的，是友軍來了，帶來大批飛機，滿天空旋轉噓噓聲，飛過的時候，自然有小孩們噢噢的歡迎聲，對我們這不直接發生什麼大關係。另外從飛機帶來的吉卜卡，却是給上海人一新耳目，起先不過少數，停在國際飯店門口比較多；滿街橫衝直撞，却是近來的事。中國人也真乏，不會準備好適合這一環境，每每吉卜卡經過的地方，都帶來了好些新印象。比方說：吉卜卡開過來了，正和電車一擦而過，就好像流星擦過地球，險極了。但是地球依然無恙，這因為地球還相當大，距離邊上的附

器物，無論如何高的摩天樓，也不會被流塵擦去，原是不必担心的。而當吉卜卡似玩星般擦向電車時，不幸得很，擦的技巧非常之高妙，剛剛恰好有個小細根的女人『伸出車外』，忘記電車公司的囑咐，你看其快如飛，吉卜卡來不及看見車窗有人伸出頭，就擦過去了。開電車的，也並不曉得乘車的人半邊面擦去了。伸出頭來的女人也來不及叫喊，就把嘴巴隨着半邊面擦去了，一片血跡模糊，結果無須問，誰叫你們不小心！吉卜卡的故事多着呢，它輕便靈巧，一句話，上海人太舒服了，應該吃些苦的。十字路口轉過來了車聲鈴聲，幾呼都沒有聽得見，車到人到，或者吉卜卡說，三輪車也到，撞個正面。吉卜卡開過去了，三輪車慢慢扶起來，沒奈何的自認晦氣。再末是電車路旁邊，緊靠着一部吉卜卡，車主不知去到那裏了，技巧非常之高妙。剛剛勉強開得過電車，不過要非常之慢，刮得電車旁木板拍拍響。總算一部一部開過去了。車在南京路靠四川路口的一段相當熱鬧的所在，沒有吃到苦或不以為吃苦的上海人，覺得有趣了，照例的圍而觀之，却並沒有看見誰敢於出來替吉卜卡稍為移動一下。吉卜卡成為奇觀，成為給上海人吃苦頭的恩物，成為國際飯店門前給上海人神秘之感，個人去親切撫摩之下的古怪的動物。吉卜卡來了，上海人的感覺來不及應付了，這物質文明過高的產品，走到人烟稠密，肩摩踵接的都市，發生吉卜卡未曾有過的難於改低的機構。可見自己原本不好，摻入些許高速度的文明，不但見不到好處，往往發生意外的影響。沒有把吉卜卡開出來的友車並不少，他們鬧酒吧間，咖啡室，和我們大多數人關係最少。最明顯的，是三輪車和黃包車夫胃口大了，見着上海人不要拉；捲心菜、羊山芋

、洋葱等大菜用的東西，都漲價到萬把塊錢一斤，這却是和我國多數人的關係並不少，於是乎頗有唉聲嘆氣的情形。該吃苦的上海人不自反省，却說來得反而不好了，苦頭吃足了，支撐不住了！

難道友軍帶來的真僅只是這些，上海人是否真正如此不知好歹？他們剛來的時候，許多人見到都懷着尊敬佩服的情緒接待着的，這些時候不知怎的，却都換了一種漠然處之，或敬而遠之的態度了，於是又有人說：「上海人舒服慣了，連快樂都不會表現」。有人說：「友軍到中國各處，見到的都是戰地，接待他的是一片荒涼或焦土，到上海來，是作戰以來的人所最滿意的事，以戰勝者的姿態來到，應該享受一下的。而中國人也真不爭氣，沒有他們，你們有今天嗎？既靠了他們，應該替他們祝福，所以連天津等地方，都要請他們去，沒有他們，你們能接受嗎？有多少力量，得多少代價，友軍今天的盡情快意，原不足怪的！」

我不曉得別人是不是作如此想，至於我，最低限度我以為友軍的任務，並不是應該僅只是在這時候開入中國各地，到處像上海人所看到的那樣，這應當是很短的時間所容許稍稍放寬，過後馬上應該轉入紀律上的；否則，被人誤解到不過是那末一回事，失望之後所播的種子，結出來的果實不會健全的！凡是中國的友人，我們希望他不是帶來吉卜卡橫衝直撞，而是多多帶來些足以幫助我們復興這被毀掉的大部份國土的什麼，——當然我們自己更應該盡力，——並且尤其希望多多帶來更客觀的內行人，多多向中國各處跑一週，好在有的是飛機，不妨大都小市，城裏和鄉下，都友善地去參觀調查一下，

「把中國全部實際情形都弄清楚了，然後再回去發動專家研究之後，再對中國有任何表示，這樣才是對中國有益處。倘使照現在那樣的作風，僅只是幫助中國『接收』，飛機與吉卜卡所到之處，就像上海人所見到的一樣，這種子播下來，不會有好結果的。幫助是要大家甘心情願，幫助得不到家，是沒有好處的。休息已經不少時候了，疲勞恢復之後，應該走入正常的念頭裏了吧！」

三、昆明慘案

昆明市學生告全國同胞書

全國同胞們！

八年抗戰剛剛結束，人民在飽受戰爭的慘痛之後，正渴望着和平，渴望着祖國河山的重光，渴望着和平民主幸福，渴望着安居樂業。然而，在華北、在華南、在長江南北、在白山黑水之間，到處是內戰的槍聲，而且在重慶、在北平，已不斷的召開過剿共軍事會議，眼見得斷瓦頽垣的收復區，又將飽經摧殘；顛沛流離的同胞，又將重受苦難，凡我炎黃子孫，誰不痛心，誰不憤恨！

我們是一羣純潔的學生，熱愛祖國，關心國事，因而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我們四大主持了一個反對內戰的時事晚會，憑着我們的赤誠，憑着我們的熱血，呼籲和平，反對內戰。想不到在國民政府當局已經明白宣佈取消一切妨礙人民自由的法令之後，昆明的黨政軍竟在十四日晚上，宣佈了禁止集會遊行，我們爲了避免誤會，乃改在聯大新

總會舉行。在沒有月亮。沒有燈光的露天下，大家在懷着悲憤，想喊出我們的心聲。正在教授講演的時候，就在這黑暗的四週，機關槍聲、衝鋒槍聲，還有迫擊砲聲，突然大作，子彈發射聲從我們頭上飛過，原來我們這一大羣教授和學生，竟被當作「土匪」在圍攻了！然而，我們這一大羣，仍舊鎮靜的結束了大會。我們準備回去了，可是聯大四週交通阻絕，通道戒嚴，任何人都回去不得。我們這一大羣教授和學生，被隔絕在黑暗的露天，而對着衝鋒槍和刺刀，徘徊了幾個鐘頭。

全國同胞們！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有集會言論自由的權利，可是昆明的黨政軍當局，竟剝奪了我們這一些人的權利，我們對這種不民主的舉動，嚴重的抗議！

爲了爭取我們人民的自由，爲了反對這種不民主的武裝威脅的舉動，爲了不忍剛剛勝利的祖國重陷於戰爭的砲火中，我們昆明市大中學學生，議決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起罷課，我們要以行動來貫徹我們的主張：

第一、立即制止內戰，要求和平；

第二、反對外國助長中國內戰，美國政府應立即撤退駐華美軍；

第三、組織民主聯合政府；

第四、確實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遊行、人身等自由；

同時，我們堅決要求雲南黨政軍當局：

(1) 追究射擊聯大事件的責任問題；

(2) 立即取消二十四日黨政軍聯席會議之禁止集會遊行之非法禁令；

(3) 保障同學之身體自由，不許任意逮捕；

(4) 要求中央社改正誣譏聯大之荒謬言論，並向當晚參加大會之人士致歉。

同胞們！爲了和平，爲了民主，爲了遵行國父的遺教，我們要求當局已經允許的和平建國、民主自由的諾言兌現。我們熱望你們同情，熱望你們援助，熱望你們呼起中國人的良心來裁判是非，不要爲內戰出錢出力。

國立西南中山中學、雲南省立昆華農校、雲南省立昆華工校、昆明俄文專科學校、雲南省立英語專科學校、聯大附中、龍淵中學、雲南附中、私立南菁中學、私立中法大學、私立五華中學、私立南英中學、省立昆華商學、金江中學、私立大同中學、私立求實中學、私立天祥中學、私立長城中學、私立粵秀中學、私立衡岳中學、私立黔靈中學、私立天南中學、昆明市立中學、昆明市立女中、國立雲南大學、省立昆華女師、私立培文中學、中國建設中學、私立中法附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省立昆華女中、全體學生敬啟，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昆明慘案真相

昆明學生的反對內戰運動，是開始於上月二十五日的反對內戰集會。由於集會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武裝包圍鎮壓，遂爆發了全昆明市的反對內戰大罷課。

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昆明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英專等四校同學及市民

六千餘人，聯合舉行反內戰的時事晚會。會議原擬在雲大的至公堂舉行，但此事預先爲國民黨特務探悉，強迫雲大校長慈迪之佈告禁止集會，四校同學乃臨時改在聯大圖書館前廣場舉行。大會於九時開始，主席報告開會意義後，即首由政治系教授錢端升演講，錢先生以國民黨員身份，在演說中極力強調在目前成立聯合政府之必要。錢先生演說未畢，校門外即聞槍聲，原來此時聯大已爲軍警所包圍，因聯大校門緊閉，不能入內，乃鳴槍示威。但這時與會同學們，仍鎮靜如常，置之不理。繼即由經濟系教授伍雲元先生演講『財政經濟與內戰關係』，在伍先生演講中，牆外的手槍、步槍聲、機槍聲、小鋼砲和手榴彈聲交響四起，子彈嘯然掠屋頂而過。同時，電燈綫也突被割斷，但大會點起汽油燈，繼續進行。費孝通教授被請講演『美國與中國內戰之關係』，費先生講話畢，牆外的機關槍和衝鋒槍聲大了，子彈從同學們頭上掠過，但參加同學仍振奮異常。在槍聲中，通過了制止內戰及籲請美國青年反對美軍參加中國內戰的通電。最後講話的是潘大遠教授，潘先生講話畢，大會主席團爲顧及同學們安全起見，就提前在雄壯的『我們反對這個』歌聲中散會。但這時各處路口，已經架起機關槍，斷絕通行了。不得已，大家向全體折回聯大，等待到夜深，才發現農場的小路可通到雲大後門，同學們始得進城。

次日爲了抗議國民黨武裝包圍鎮壓學生的暴行，昆明的學生（包括聯大、雲大等九個大中學校）遂舉行罷課，各校牆上，學生們遍貼反內戰標語，要求同學們以行動來制止國民黨繼續進行內戰，並要求當局追究晚會時開槍責任及向聯大道歉。

至二十八日，學生罷課已擴大到三十一個大中學，各校都成立了罷課委員會，全市

又成立了聯合罷課委員會，並選出了負責領導罷課的常委會。同一天內，三十一個大中學校的全體學生聯合發表了一個「爲反對內戰及抗議武裝干涉告全國同胞書」，要求：「第一、立即制止內戰，要求和平；第二、反對外國助長中國內戰，撤退駐華美軍；第三、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第四、切實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遊行、人身等自由。」宣言中還向雲南當局提出要求：「一、追究射擊聯大事件的責任問題；二、立即撤銷二十四日黔政軍聯席會之禁止集會遊行之非法禁令；三、保障同學之身體自由；四、要求中央社改正污蔑聯大之荒謬言論，並向當晚參加大會之人士道歉」。

二十九日，昆明各大中專科學校全體學生，又舉行了示威大遊行，遊行行列過處，若干市民亦參加，一時昆明市上途爲之塞。遊行隊伍在昆明美國新聞處門前大示威，並高呼口號：「請美國尊重中國主權，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美國軍隊立即撤出中國去，我們不需要戰爭！」後雲南國民黨憲兵警察擁到，竟又鳴槍鎮壓，驅散遊行隊伍，槍傷學生數人。

學生中這種代表人民意志的壯舉，得到了校內外的熱烈的支持。聯大一個工友爲了援助學生反內戰運動，捐出了他的四刀貢川紙。一個中學教員，捐出她結婚時的金戒指。尤其動人的是卅日有一隊學生在街頭宣傳，被幾個武裝的特務毒打時，旁邊圍着的市民大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要民主！」三十日下午，有一學生出外宣傳，在校門口碰見一個軍官在那裏徘徊，那學生即送他一張反內戰傳單，該軍官接了那傳單，即將一封信塞入同學手中，便匆匆走了。這信上寫着這樣的話：「抗戰八年，家鄉淪

陷，父母分離，兄弟闊別，現失土重光，又要我們持槍殘殺自己的同胞，這種行動，誰不痛心，誰不流淚！除非是鐵石人兒，誰也不願意內戰。真的，到了一定要我去作戰的那一天，我寧可自殺，絕不忍持槍屠殺自己的同胞」。末尾寫了「愛國軍人×××叩上」。

但是，對於昆明學生的正義的要求，國民黨當局不但絲毫不願考慮，反而實行了有計劃的、二十年來罕見的殘暴的屠殺。

從十一月二十七日起，雲南國民黨當局即有計劃地佈置了對於學生運動的破壞和鎮壓。在一次當局召開的中等以上學校校長的緊急會議上，關麟徵即聲言對於學生運動，要「以宣傳對宣傳，以組織對組織，以行動對行動」；並大聲宣稱：「學生們有在校內開會之自由，我也有在牆外放砲的自由」。二十八日，國民黨省黨部發下一道密令，其中聲稱：「……：各大大中學校學生全體罷課，倘再演變，難免有集合遊行暴動等情事發生，為加強防制及應付政策起見，本市黨團當局已開會決定，發動召集黨團員以實際之組織宣傳行動，相機對付，已經分別進行辦理，除分函各工廠機關查照外，茲指定該黨部應召集黨員二百五十人，以十人為一組，設組長一人，並由該黨部負責人為領隊，仰即就所有黨員中選擇優秀幹練者，編足上數，造具名冊，由領隊人於明日（二十九日）下午二時，親自呈送來會，以便編組，並參加本會召集之會議，切勿遲延為要。國民黨省黨部密令」。

十一月三十日，在昆明街上，穿着西裝之特務十數成羣地圍打學生，如「南屏街美

國新聞處門前，一西裝特務以刺刀刺一青年學生之手臂，另一特務則以手槍射擊一學生，幸槍彈射入右臂，未曾射出，即送新惠滇醫院開刀，學生們逃入美新聞處暫避，兇手即揚長而去。又武成路一聯大學生，遭數十特務包圍毆打，直打到那學生奄奄一息，方呼嘯而去。

同日，昆明大西門外的聯大新校舍的馬路上，由一新編輻重汽車第十七團，用新裝收的美國卡車，運了許多石子石塊堆在校舍外，以作打學生之用。

到十二月一日，就發生了殘酷無比的「昆明慘案」。是上午十一時，大隊的「軍官總隊」軍人和大批武裝特務，即由昆明三青團支團部秘書兼宣傳組長周冲率領，分別向各學校進攻。雲大學生首先遭受襲擊，大隊的軍人操着木棍扁担，衝進校門，撕毀壁報，搗毀桌椅。稍後，即有四百多帶「軍官總隊」符號的軍人和穿黃制服的特務，湧到聯大新校舍校門，口令一聲，暴徒們一湧而上，用預先搬好的石塊及鋤頭扁担鐵槌等，追打同學。由於一部份同學的竭力阻擋，才把已經過來的十幾個士兵推出門外。但國民黨軍隊竟一再猛擊，將大門搗毀，立即衝進一股士兵，用扁担亂衝亂打，同學們見情勢危急，又一次奮力將其推出門外，並且留下了一個士兵，該士兵名叫崔俊杰，佩有「述字一〇二五號」符號，隸屬軍政部軍官總隊，供稱受大隊長命令，分三路前來進攻。校門重新關閉後，一個軍人即拔出預先藏在懷中的手榴彈要向牆內投擲。其時，南菁中學教員于再適在牆外，見此情形，急忙上前攔腰阻止，該軍人即將于再連手榴彈摔倒路旁，于再先生即被手榴彈炸傷，旋即逝世。軍人特務攻打學生時，歷半小時以上，除于再先

生遭受屠殺外，打傷學生達三十餘人。

在同一時間內，攜帶武器的軍人及特務份子，亦襲擊聯大師範學院，該院同學事先毫無防備，被迫從窗口退至隔壁昆華工校。武裝特務追至飯店前，即行開槍，並投擲手榴彈一顆。工校同學義憤填胸，即與師院同學重新越過窗口，奮力將特務驅出學校。但師院校門隨即被惡徒搗毀，他們就從門縫處投擲兩次手榴彈，兩位男同學和一位女同學慘遭屠殺，一位工校學生被炸重傷，另有二十多位同學受輕重傷不等。馮難同學，一為工校學生荷極中，一為聯大師院學生魯連，兩人均被炸斃。另一殉難的女同學，為聯大師院學生潘璇，當時她在受傷後，曾奮力站起來，拯救她身邊的一位受傷的男同學，暴徒竟衝進門來，以巨石向她頭部猛擊，復拔出刺刀向她腹部連刺三刀。

雲大醫學院得悉師院慘案，同學們急抬担架前往救護，但當他們把傷者抬向醫院，經過聯大新校舍時，又被大批暴徒所包圍，暴徒們把傷者重新毒打，抬担架的同學和護士馬靜成小姐，也遭毒打。

聯大工學院、聯大附中、南英中學等校，亦在當天中午被武裝暴徒襲擊，並搗毀學校。其後，百餘暴徒復衝進工院教職員宿舍內，大學部鍾偉教授及教員牟先信當被他們包圍毒打，因為當時牟先生手裏拿着個電阻表，暴徒們不認識，硬說是無線電，並說牟先生是主持罷課的共產黨員，把牟先生打得特別厲害。「昆明慘案」發生後，據不完全的統計，在十二月一日那天，學生被武裝軍人特務打傷者六十人以上，被炸死者三人；教職員被打傷者四人，被炸死者一人。除死難及輕傷者外，其中僅西南聯大學生受重傷

經公佈者，即有劉杰、魏立倉、張君平、向大甘、羅紀竹、張耀元、吳遠志、陳琪、何惠榮、黃其通、繆祥烈、高金堂等十二同學。

這就是國民黨當局對昆明學生反對內戰運動的殘酷鎮壓，以及由此造成的「一二·一」慘案的經過。

（新華社）

昆明慘案

解放日報十一月七日社論

本月一日，在昆明發生了全國二十年來未有的大慘案。昆明學生，爲了表示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於上月二十五日，舉行大會，決定罷課。本月一日，國民黨派大批特務，到各校強迫復課；在師範學院、聯合大學、法學院等處投擲手榴彈，學生四人重傷逝世，十三人受傷。昆明大學教授及中學教員二百餘人，爲抗議國民黨當局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宣佈罷教，各階層人民，已經動了公憤了。

在昆明慘死和受傷的學生，他們是手無寸鐵的，他們所要求的不過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這種和平，是國民黨當局早已開過無數次支票的，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只是和平的手段。但是只要真正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國民黨當局就經過其宣傳機關中央社，把他們叫做「陰謀份子」，叫做「共產黨」，就以手榴彈做答覆，就以武裝屠殺做答覆。屠殺還不算，中央社還說這屠殺的兇手是所謂「陰謀份子」，直到西洋景拆穿，中央社才不得不承認這些兇手是：「第二軍官總隊學生」，是失業軍人。實際上誰不知道真

「正的手，真正的「陰謀份子」就是國民黨當局。

明徵成司令關麟徵，是這次慘案的主要負責人。自己？昆明大學教授指出：國民黨的昆
下人的耳目，是不可能的。人。可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掩蓋天

5月參案是當前全國政局的一

目的

偽縮影，在昆明國民黨當局，想要求和平的學生加以

無情屠殺，在全國國民黨當局發出「剿共」密令，調動二百萬大軍進攻解放區軍民，其

原因也只因為「軍民要求和平。國民黨宣傳機關污蔑昆明要求和平的學生為「陰謀

份子」，國民黨宣傳機關也同樣以「共軍」、「匪徒」、「破壞交通」、「背叛國家」

等來污蔑解放區軍民。其實正像昆明慘案中所差的一樣，國民黨宣傳機關所加諸別人的

的徽號與罪狀，用來加諸國民黨當局自己，就恰恰合適。國民黨當局在昆明屠殺了學生

，却說兇手不是他們自己，而是別的什麼「陰謀份子」，國民黨當局在全國也正在做同

樣的勾當。似乎他的所以不得不「剿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要「奪取政權。建立無產

階級專政」；因為八路軍「捉了老百姓放在軍隊前面向國軍打衝鋒」，因為「八路軍中

有日本砲手」等等。但是事實總是事實，屠殺昆明學生的「陰謀份子」，就是國民黨當

局自己；從人民手中篡奪政權，並企圖保持一黨獨裁的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捉了老頭

子，剃去鬍子充當壯丁的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勾結敵偽，屠殺中國同胞的也是國民黨

當局自己；貪污腐化，弄得天怒人怨的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依仗外力，欺壓人民的更

是國民黨當局自己……。

昆明慘案，說明了誰要和平，誰在國民黨當局眼中就是敵人；這種敵人，那怕手無

寸鐵，也要加以威嚇，最後就置之死地。

昆明慘案，說明了國民黨當局所允許給人民的「民主」，並無絲毫真正民主的成分，而是手榴彈的爆炸，國民黨統治下的自由，只是劍子手屠殺人民的自由。

昆明慘案，也說明了國民黨當局的所謂「統一」是什麼東西？昆明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依賴外力，以陰謀暴動手段，驅逐了龍雲之殺，才「統一」起來的。當龍雲在雲南執政的時候，雲南政治雖然還有缺點，但總還沒有發生過屠殺人民的慘案，而且人民還有若干民主權利。國民黨當局把雲南「統一」起來不過兩個月，人民的血肉，就在炸彈爆炸聲中飛舞起來。昆明慘案在全國說來，是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以來將近二十年中間所沒有發生過的大慘案；這種公開屠殺的手段，只有北洋軍閥一類的反動派才用，國民黨當局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屠殺了四五十萬進步青年，現在國民黨的特務，還在繼續着天天殺人，集中營的黑幕，是不能告人的，胡世合慘案一類的事情，天天發生着，對解放區軍民的屠殺，更是天天大規模實行着。但國民黨當局，一直瞞着人民，一直裝扮着，似乎自己比北洋軍閥要「文明」一些。現在請大家看看吧！請大家看看：如果國民黨當局照他自己的意志把全國「統一」起來之後，國家會弄成什麼樣子？毫無疑問，不會有其他樣子的，會有的只是比北洋軍閥更陰險，更殘暴，更惡毒，更厲害，更精緻的法西斯蒂軍閥獨裁，人民休想有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的保障。

我們對於昆明的學生與教授，表示我們極其真誠的同情；昆明學生與教授的命運，也就是全國人民的命運，我們聲援在苦難中的昆明學生與教授，因為他們的奮鬥，就是

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鬥爭，是這個鬥爭的一個部份。

為「一二·九」慘案作

茅盾

「一二·九」的劊子手，用大刀水龍頭對付青年學生，現在昆明慘案的劊子手，却用機關槍和手榴彈了。

這難道就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麼？

「一二·九」的北平學生，爲了「救國」，在大街上慘遭屠殺。現在昆明學生，爲了反對內戰，却在校內被「進攻」而「圍殲」了。

這大概也正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吧！

劊子手們，混賴罪名的方法時，常爲掩耳盜鈴的混扯。例如：「碰傷」，例如「自行失足落水」，都是有名的警句。其後則爲誣賴，爲含血噴人。例如：「受人利用」，「究有背景」。但這次的昆明慘案，除了這兩套老調以外，竟還跳出三個自承如何被「收買」的兇手來了。

這不用說，也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了。

我雖然不曾親自看見昆明街上，以及聯大校舍內血肉橫飛的慘狀，然而讀了昆明各校學聯及教職員的各項文告，我對於劊子手們的按語，是殘酷而又卑劣，這樣的殘酷和卑劣，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不但人類中絕無僅有，即在禽獸中也是少見的，更不用說「

民主」的假面具，這回是撕得粉碎了。

青年學生的血，自來是不能白流的。讓我們後死者咽住熱淚，沉着地踏着死者的鮮血前進吧！——十二月七日於重慶。

聞昆明學生因反內戰而流血有感

陶行知

(一)

流血，

流勝利血，

流內戰血，

現在是反內戰，也要流血。

(二)

戰士流血，

人民流血，

人民流血，

現在學生也輪到流血。

(三)

流吧，流成血的鴻溝，

腥穢裏沸騰了血。
內戰，應鬼渡不過去，
中國庶免於燬滅。

(四)

死吧，前仆後繼地死吧！
讓死屍像樓梯樣排列！
自由神走得下來，
千古奇冤一齊雪。

(五)

我要問一問主要的兇手？
請你憑良心講一講：
如果被殺的是你自己的辭兒子？
你該怎樣想？！
如果被殺的是你自己的弟妹？
你該怎樣想？！
「鬧民主都是異黨」，
反內戰也像異黨？
我殺的不是兒女，不是弟妹！

三、昆明慘案

我殺的是「共產黨」！

你既這樣想，

我有何可講？

我只問，

你的太太怎樣想？

你的母親怎樣想？

你在夢中怎樣想？！

你老了，孤單一個，

回過頭來又怎樣想？

(六)

是摧殘中國人，

是中國的一「好漢」，

用的是那兒來的槍？

是友邦來的槍。

射的是那兒來的子彈，

是同盟國來的子彈。

讓同胞都知道這件事，

尸齊起來，制止這悲慘的內戰。

讓朋友都知道這事，
一齊起來停止接濟這悲慘的內戰！

交通工具使用法

胡風

日本投降了已經幾個月，但做了七八年「義民」的人，還不得回鄉；被「動員」了七八年的國民們，也復不成員。這裏面，當然有許多是由於沒有盤川，「命裏無時莫強求」，不在話下；但也有不少人，還能夠借一點，賣一點，省一點，想寒寒倉倉地，先回到雖然瘡痍滿目，但却總是自己的家鄉去再說的。但也還是一個「行不得也哥哥」。

爲什麼？沒有交通工具。

於是，大家都平起來了，甚至思想不純正起來了。交通工具爲什麼不用來復員呢？爲什麼我們沒有權利出錢利用交通工具還鄉呢？

我想，這些不平份子的思想都有問題，思想沒有搞通，原因就在於他們認爲交通工具是用來復員的工具，而不知道交通工具底正常用處。爲了糾正這些老實人底錯誤，就只好舉出實例來說明：

交通工具底正常用處之一，是運石頭瓦片。昆明的學生要開座談會，來商量制止內戰，於是內戰派就派出打手們，用被強調爲應該用作復員的美國卡車，裝去石頭瓦片，大打一陣。結果是打死了幾個，打傷了幾十個。雖然後來迫不及待地用了手榴彈和小網

砲，但到底不如石頭瓦片好，符合於「民主」方式。石頭瓦片當然不會自己跑去，或飛去打人的，總得用卡車裝呀！

交通工具既正當用處之二，是把工人們運到荒野去拋掉。做了七八年苦工的工人，被軍用卡車把他們一車一車地運到荒山裏，推下去了。我以為這比關起來或槍斃掉好，不但可以省掉囚糧和埋葬費，也更合於「民主」方式。工人們當然不願意走，也不能讓稽查和衛隊們抬着他們走，當然也得用卡車裝呀！

至於速率開快的飛機，應該用來載狗，已經成了抗戰史上的有名事件。容量最大的輪船，應該裝載士兵和武器到收復區去「收復人心」，又正是勝利後的普遍情形。「衆所週知」，我不說你也應該明白的罷。

重慶各界公祭昆明被難師生

重慶訊：「一二九」十週年紀念，重慶成千上萬的學生、工人、店員、工商業家、公務員、文化工作者、新聞從業員、軍人，聲援昆明師生反內戰運動，在長安寺舉行了三天沉痛而又激昂的羣衆大會——「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難師生大會」。

第一天（九日）就有三千多人參加，很多人在早晨八點鐘以前趕到會場，整個會場擠得一點空隙都沒有，會場外也站了許多人。主祭人沈鈞儒先生，生祭團包括柳亞子、郭沫若、何公干、鄧初民、顧東蓀、羅隆基、史良、章乃器諸先生。哀悼歌呼出每個人

悲憤的心情，爲被難師生默悼三分鐘，益場鴉雀無聲，每個人的心在跳，許多人熱淚盈眶。郭沫若先生慷慨悲壯的朗誦「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難師生哀辭」，接着是復旦十餘團體六百多師生代表的祭文，主祭人沈鈞儒先生開始了壯烈演說，他說：反對內戰是全國人民的公意，昆明師生爲反對內戰而作英勇的犧牲，我們都要跟着他們走。

第二位演講者鄧初民先生問道：「抗戰是誰領導的？是中國的學生和人民，是『一二九』學生運動奠定了抗戰勝利的基礎。今天勝利了，勝利的果實應該屬於誰？應該屬於中國的學生和人民」。關於內戰，他說：「是誰先放第一槍？『一二九』的慘案等於不打自招。誰鎮壓學生反對內戰，誰就是內戰的發動者」（掌聲如雷）。鄧先生激動的說：「歷史是無私的，反動派聽着：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反抗的，誰要反抗，誰就會被人民的血汗所淹死。我們今天不哭了，我們要用血汗去奮鬥」。

柳亞子先生一上去，就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只高呼：我們要爲死者復仇，爲生者爭民主。

從昆明來的西南聯大老教授羅隆基先生，死難的于再先生和同學都是他的相識，他極其沉痛的說：「我目前就彷彿看見于再先生的受傷，潘琰（前誤爲璩）女同學刺了一刀又一刀，我也彷彿看見那四口棺材，一堆血衣」。接着大聲說：「大家要特別注意，大批軍警衝入學校去殺人，在中華民國這還是第一次；在北洋軍閥時代，還有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氣概，現在的手段，比過去更要下流和無恥，今天竟然有通訊社在企圖混淆事實」！他接着說：「我們要求懲辦兇手，不能再像過去一樣，把兇手調開做更大的官。」

我們要求人民集會、信仰、言論、出版等自由，要有確實的保障。今天做死人容易，做活人更難，我們常聽到地獄中種種悲慘故事，但是我們還沒有聽到地獄裏有思想統制，有特務份子！今天這個世界，要比地獄還黑暗！但是，羅先生又說：「我們今天與其說是給死難師生開追悼會，不如說是給法西斯開追悼會」（掌聲呼聲）！他更有力的指出：「今天假如我們沒有決心，不堅持到底，讓我們的良心死去，那麼今天也就等於給我們自己開追悼會」。他的話，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很多人流着淚，由悲悼生長出堅定。

郭沫若先生朗誦了一首「進步讚」，「水龍進步成了機關槍，板刀進步成了手榴彈；宋哲元在讚嘆，希特勒在喜歡」（一句一掌聲）！讀完，他大聲說：「人民也進步了，我們相信進步的人民，一定會戰勝『進步』的反動力量」！他領導大家高呼：「反對內戰」！「反對內戰」！！「反對內戰」！！「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

張東蓀先生第一次向重慶市民講話，他說：「仗是打勝了，可是民主呢？還遠得很呢！想到那些死在敵人牢獄中的人們，能不痛心！我們只有活一天就為民主奮鬥一天」。

大會一致通過了慰問死難師生家屬的唁電，決議要求公開審判禍首，發起公葬四烈士，建立民主戰士紀念碑，要求賠償損失，確實保障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擴大募捐等五案，並決定繼續於十、十一兩日舉行各界的公祭。

在第二、三兩天裏，往祭者有反內戰聯合會、中國婦女聯誼會、救國會、第三黨中

央幹事會、國社黨中央委員會、中華論壇社、民主同盟、生活教育社、育才學校等各個反對內戰、要求民主的政治文化出版團體，以及無數學生、工人、商人、軍人、婦女。董必武、王若飛兩同志亦親往致祭。悼念者帶着花圈，輓聯與悲憤的心情，不斷的走向長安寺，無數的哀辭、祭文、輓文，呼出悲憤與反內戰、爭民主的呼聲。

黃炎培先生的輓聯：「學生在學校裏座談，暴徒在羣衆中擲彈，是誰指使那個兇手？最高學府何等尊嚴，青年生命何等寶貴，請你捫着自己良心」。再生社：「兇手審兇手，兇手自問，自招，無恥！同胞哭同胞，同胞流血、流淚，傷心」。電力公司一百八十工友：「好傢伙，對付學生，槍彈、炸彈雙管齊下；狗特務，奉行聖旨，姜凱、田凱與曲同工」！一羣學生：「以學生作仇，以人民作匪，屠殺不遺餘力；與敵寇爲友，與饑奸爲朋，寬容唯恐不週」。何人迷夢一統千秋，歷史最無情，誰敢再學袁世凱！！此日招魂巴山蜀水，人民皆巨眼，諸君不負蔡松坡」。重慶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悲憤萬狀地致祭道：「願與諸君相約於重慶長安寺：「開槍自由」之禍首，必嚴加懲罰，自相殘殺之內戰，必力求制止，實現中國之真民主，剷除中國之法西斯」！

從九日大會起，掀開募捐的熱潮，三天募得一百五十萬元以上，其中有抗屬、有兒童，一羣職業婦女自動募集了十一萬，很多短衣缺食的窮苦者，罄其所有的掏出幾百幾十元來。重慶厭戰渴望和平的人民，已在熱烈的伸出他們粗大的手，向着反內戰、爲民主而戰鬥的兄弟。

成都追悼昆明被屠殺師生

成都訊：成都各大中學學生，於「一二九」紀念日，舉行追悼昆明被屠殺師生的大會，並遊行示威，同時成立援昆反內戰聯合會。

成都學生在國民黨封鎖下，得知昆慘案消息後，即憤怒和沸騰起來。十二月初，就先後發出各大學團體和金大等五學術團體慰問與宣誓支持昆明反內戰同學的函件。所有學生的報導、剪報、畫刊，一致發出聲援的呼聲。六日晚，燕大演出一「芳草天涯」，當晚川大、華大同學提議成立「成都各大中學學生援助昆明學生反內戰聯合會」，得到一致贊同，於七日組織成立。學生們並積極要求聲援昆明反內戰的遊行示威。

「一二九」晨九時，在遊行之前，川大、華大、華西、協中、金大、金女大、齊大等校，四千多學生和教授，在華西場教育學院廣場，舉行悲壯的追悼大會。一個女同學沉重的讀着悼詞說：「你們的死，換來了全中國鬥爭的勇氣；你們的血，替我們引了路。我們要以全生的精力，向黑暗宣戰，反對內戰，爭取民主」。聯大住成都的校友，從寫着「未死的人」的白牆下鑽出來，悲憤的報告昆明師生反內戰與被屠殺的真相，痛斥國民黨製造的「某方利用」的毀謗為「惡意的破壞」，憤慨的說：「一手遮盡天下耳目，決辦不到，我們要喊出來」，向青年們和社會人士呼籲着：「為死傷同學聲援，為反帝戰奮鬥到底」！為學生敬仰的基督教友與羅宗教授指出，昆明師生反內戰運動，是正

藉的。公正的人士，於正義之所在，不要因為「被利用」的造謠而却步。警告屠殺者說：這是完全違反人性的；但暴力決不能阻止反內戰與和平民主的時代潮流。川大某教授，同樣斥責着反動派暴行，呼籲青年繼承「一二九」精神，為反對內戰，為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激昂的口號和掌聲，從頭到尾的響徹廣場。

四千多人的大遊行，緊接着從場上展開，經過南門、東大街、鹽市口、東御街、西御街，一直到少城公園，許多教授和外籍教授如文幼章，夏仁德先生等，都參加了。學生的口號是：「反對內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嚴懲禍首李宗黃、關麟徵」，「撫卹昆明同學」，「打倒特務」，「保障人身自由」，「一二九精神萬歲」。沿途並進行宣傳和募捐，女同學們亦不辭辛苦的奔走。

無數的市民激動了，無數市民加入了示威行列。一個黃包車夫喊出：「都是同胞，打啥子！」「中國人打中國人，氣死人」。一個老太婆問：「打內戰還抽壯丁嗎？」學生回答：「當然囉」。她就囁了起來：「內戰打不得，一打大家就完了！」路上孩子們一面跟着唱「停止內戰」之歌，一面拿起寫刺的粉筆頭，也在到處寫上「反對內戰」四個大字。無數的人慷慨的拿出錢來，一次義賣，光鋼筆便募得四萬元。

在東大街過着一隊士兵，學生高呼：「愛國軍人不打內戰」。在國民黨中央社門前，羣衆又怒吼起來：「中央社拿出良心來」，門裏却沒了一絲聲息。經過美國新聞處，幾個外國人從窗口探出頭來，學生又高呼道：「請美軍退出華北」、「不干涉中國內政」。

到了少城公園，國際友人文幼章教授在掌聲中走上台，感動的說：「羅斯福總統決定租借法案，是為了實現人類四大自由，不懂得四大自由精神的人，根本就不配使用租借物資和武器」。中國應該民主，真正實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能在世界生存，才配使用租借法案。齊大一個同學響亮的說：「這次遊行，絕不是運動的結束，而是它的開始」，提議各校組織聯合機構，從團結奮鬥中爭取勝利，得到全場贊成。

這一天，成都學生援昆反內戰聯合會發出宣言，認為反內戰是人民的「聲音」和「權利」，號召全國各界「反對內戰」與「反對一切專制暴行」，要求國民黨當局懲辦禍首，撫卹死傷，確保人身、言論、集會等自由。在援昆的運動裏，基督教五大學女生、三八讀書會以及各大學的四十多個學術團體和學會，聯合當地文化界——青年園地、平原詩社等五十多個團體，慰問和聲援昆明戰友，力斥反動派暴行是其「挑動內戰」、「屠殺同胞」的「不打自招」，呼籲全國同學同胞「展開為人民、為國家的反內戰的英勇鬥爭」，沉痛的引着「一二九」運動時的「那裏能夠放下一張安靜書桌」的句子說：今天「並沒有兩樣」，「罷課遊行」正是為了「要求能有安靜讀書的環境」。

上海六千人民追悼于再

〔新華社延安一月二十九日電〕一月十三日，上海六千餘羣衆，懷着一顆悲憤而沉痛的心，召開追悼大會，追悼「一二·一」慘案中四位被難師生之一于再（昆明南菁中

學教員)。該會由于再之妹于瘦梅發起，並立刻獲得各界人士的熱烈響應。

追悼會原定於下午二時於玉佛寺舉行，但是日早晨八時，已有數校學生到達，至九時許，玉佛寺之院內已告人滿，後到者擁擠門外亦達二千餘人，乃臨時決定於上午十一時開會，由各校學生組織之糾察隊維持秩序。到會者，除各大、中、小學學生外，並有職工及其他團體與各界人士。

于再烈士之靈位，設在大殿內，兩旁排滿輓聯與花圈，內有柳亞子、孫宋慶齡、沙千里等所贈輓聯，尤為引人注意。追悼大會開始由柳亞子獻花圈，馬敘倫讀祭文，祭文列名者除柳、馬兩位外，尚有鄭振鐸、沙千里、許廣平、周建人等。靜默後，由柳亞子、馬敘倫、林漢達及到會各職業團體及學校代表講演。柳亞子先生希望「政治協商會議有良好結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建設真正由孫中山先生所創導的民主國家化」。馬敘倫先生憤慨的說：「數十年來遍嘗滋味，而民國三十多年來所嘗的滋味，比前清還要多得多」。最後，仿章太炎氏之口吻，提出：「爭取民主，爭取民主，必定要爭取民主！」林漢達先生一上來，就聲明他是傳教的「耶穌」，說：「我們要相信，不疑惑我們可以叫山離開這裏，到海裏去，山便到海裏去了。同樣的，我們可以叫反民主離開這裏到海裏去，他們便到海裏去了。我們要相信，我們有這種力量的」

最後，大會通過了兩個提案，第一個是向政治協商會建議：（一）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二）立即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三）改善職員工人及教員待遇，（四）取消對學生的高壓政策，（五）取消禁止遊行集會的法令，（六）釋放南京被捕學生，（七

（內）內地與收復區學生待遇平等，（八）嚴辦漢奸及貪官污吏，（九）廢止思想統制，（十）釋放政治犯，（十一）嚴辦昆明慘案兇手，（十二）廢除特務制度……。

第二個提案為：在會後舉行全市遊行。

追悼會講成，已近下午一時，即開始遊行。上海市國民黨當局方面，於大會開始後，即派遣武裝軍警三十多人，藉口「防備意外」，在會場周圍監視。至遊行將開始時，警備司令部隊長及警官闖入會場，仍以「恐生意外」為名，對羣衆和平遊行橫加阻止。但由於羣衆堅持，國民黨當局乃派遣軍警沿途監視。參加遊行有各大、中、小學及各職工團體共五十餘單位約四千餘人。隊伍自玉佛寺經南京路等至外灘，遊行羣衆沿途高呼口號。遊行所經，馬路地上及牆壁上以粉筆寫滿標語，爭取民主，要求自由的呼聲，感動了沿途的無數羣衆。一位國軍向隊伍揮手說：「我贊成你們的主張，中國人不能再打中國人。」學生們回答他以熱烈的歡呼：「軍民合作！」「改善士兵待遇！」隊伍走過報館門前，大家高喊着：「報紙應有忠實的報導！」「取消新聞封鎖！」，「拿出良心來說話！」一個報販應和道：「不替民衆說話的報紙沒人要看！」隊伍又喊出：「反對報紙開天窗！」及「打倒思想統制！」等口號。

遊行隊伍於下午四時餘到達外灘，在外灘公園之廣場上集合，唱「安息吧，死難的同學！」「自由公理在那兒」及「民主歌」等歌曲，即宣告散會。

昆明慘案發生以後

「我們決不退下」，這就是「一二一」慘案發生後，昆明學生中說給國民黨當局的無恥屠殺的堅決而響亮的回答。

十二月一日黃昏，被難同學的遺體在暮色蒼茫中，由同學們抬回學校，停在聯大圖書館的閱覽室中。這時已是下午六小時了，黯淡的燈光，淒清的照着躺在帆布床上的死者。他們雖然死了，却還睜大了眼睛。往日他們在這裏讀書，就是這天清早，他們還在這裏緊張的工作。但是，現在他們却靜靜地躺在這裏，永遠不會起來和大家在一起工作了！同學們圍在他們身邊，有的泣不成聲，有的沉默不語。這一晚上，哭聲傳遍在學校裏，眼淚含在每個人的眼內，憤火燃燒在每個人的心中！「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這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每個人的心裏都立下了誓言：「我們不能讓你們白死」，「我們決不退下」！

次日，在罷聯會出版的「罷聯通訊」上，便登載了一篇題名為「我們決不退下」的宣言，上面寫道：

「爲了內戰的日漸擴大，爲了人民生活的日漸困難，爲了基本自由的喪失，我們昆明三十二個大中學罷課了。我們都是學生，沒有權勢，也沒有槍桿，但我們對於國家，對於人民痛苦，却不能不問。我們的同胞，正在大批大批地倒在美國的坦克車下，倒在

美國的火箭砲下；我們的農民，正呻吟在徵實之下，徵購之下；我們的工人在挨餓，我們的工廠在關門，我們的商店在掙扎；這一切，我們能夠不問嗎？然而事實上，一些人正在禁止。我們的集會被禁止，被槍射擊；我們的罷課被破壞，被污蔑；發展到今天，甚至我們的同學，一大批一大批地被逮捕，被毆打，被槍擊，被刀刺！但是，告訴這些人：雖然我們挨了打，雖然我們受了傷，雖然我們進了監，我們却絕不會退下來的。每一時每一刻，我們都會想起苦難深重的同胞，都不會忘記因內戰而倒下去的人民。我們要呼號，我們要反對內戰，我們要爭取人民的基本自由，這是任何壓力都阻撓不了的。自然，我們不能否認，今天我們正面臨巨大的困難，以後也許還有更大的困難，但我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克服這些困難，一如前幾天我們所已經做到的。同學們，讓我們團結一致，堅持罷課；我們的團結一致，就是保障勝利的無敵的武器」。

在「我們決不退下」這個號召下，昆明同學們的意志更加堅強了。二日，惠淑醫院護士學校、昆華醫院護士學校兩校的全體同學，也在極端的義憤下，參加罷課了。聯大和雲大的同學們，爲了防備再受襲擊，連夜在校舍中放哨。至此，全昆明市學生聯合會罷課委員會，又重新通過、並發表了罷課的目的。其中除重申過去的要求外，又增加了下面三項：一、嚴懲兇手，撤辦十二月一日慘案主使人關麟徵、李宗黃；二、發給死難同學之撫卹費，及受傷同學之醫藥費；三、賠償一切公私損失。

這時，昆明的大中學的教授、教員，也開始行動起來。雲南大學陸欽燁、程力行等七十一位教授及職員，於慘案發生後，立即聯名發表了「告各界書」，對於同學們反內

戰、爭民主的運動，「表示衷心的同情與贊助」。西南聯大教授，則於二日全體通過爲軍政當局屠殺學生的抗議書，其中包括四項要求：一、向地方法院控訴謝麟徵；二、向重慶高等法院控訴李宗黃；三、向重慶高等法院控訴十一月二十四日雲南當局禁止集會遊行之決議；四、招待昆明全市記者。報告「一二一」慘案真相。在同日會議上，又通過派周炳琳、姚雪吾、馮友蘭三教授到重慶去請願（後爲國民黨所阻）。四日，聯大全體教授又一致決議罷教一星期，表示抗議，及對死難同學哀悼。昆明許多中學的教員，也熱烈響應了這一運動。×××中學校長說：「我們一定支持這個運動，罷課的責任不在同學，也不在學校，而在軍政軍當局。假如有學校因反內戰運動而開除學生，我們這個學校願意收留這些熱情愛國的學生」。

在二日這一天，聯大舉行了死難烈士的公祭大會，全體同學在靈前無不痛哭失聲。在會上，一致決議將死難者葬於校內，以資永念，當場並爲死難同學募集埋葬費。許多同學一而痛哭，一而慷慨宣誓，四小時內，即募了二百二十萬元。

接着，又舉行了昆明各界的公祭。公祭時，在靈堂的死難者遺像前，懸有四個大字「一黨國所賜」。公祭儀式簡單肅穆，首由招待同學引祭者到靈前，由代表獻祭品，讀祭文或祭詩，然後向諸死難烈士行三鞠躬禮；同時，靈堂中的「自由之鐘」三響，鐘聲終日不絕。由於與祭者絡繹不絕，公祭不得不持續了好幾天，參加的有數萬人。其中包括職業青年、軍人、工人、學生、公務員，老幼子及老太太等。有一位七十歲的老叟攜孫而至，在祭典時，竟至痛哭失聲。

從這公祭的盛況，以及另外一些事實中，都可以看出昆明市民，對於學生反內戰運動的熱烈支持。

首先是昆明的工人，當「一二一」慘案發生後，昆明的職業工人，立即組織救護和響應學生的反內戰運動。黑電機電器器材廠，從該日起，就熱烈展開募捐慰問運動，援助受傷同學。軍隊受反動派的騙惑，參加了鎮壓學生，但從若干軍人對「一二一」慘案的反映來看，他們有許多都是同情學生們的義舉的。某一軍中機關的一位科長和他的夫人，寫信給罷課委員會說：「……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實是全國的呼聲，你們的這次罷課，並非單純的學潮，而是全國人民反內戰的先聲與號角。我們決為你們後盾，用精神和物質來支持你們，現先捐奉五千元，乞收」。昆明宣傳分處有少校副官及上尉軍官二人，在對聯大同學「致士兵書」以後，提出建議說：「士兵們並不包括軍官，最好改為『武裝同志們』」。一位陸軍上校，經過許多困難，才送給了罷委會一信，他的信裏說：「親愛的反內戰的同學們，首先我對於你們反內戰的英勇行為，謹致崇高的軍禮！我是一個軍人，為了抗日，八年來都以穿上軍裝為榮；可是，誰曾想到抗戰勝利之後，還要打內戰，軍人還要被迫拿着美國的衝鋒槍、手榴彈來屠殺自己的同胞！內戰是愛國軍人絕大的恥辱，昨天野蠻的屠殺，尤其使身為軍人的我，感到無限悲痛！為了保持抗戰軍人的榮譽，現在我向諸位親愛的同學保證：我決不參加內戰，並且即日辭職回家，絕不去做屠殺同胞的劊子手。不過，我要請諸位諒解那些士兵，他們受着野蠻的教育，而被迫着盲目的行動，我謹向諸位建議：一、反內戰，要特別注意對士兵方

面的宣傳工作，要儘可能用許多方法去做。二、提出「國仗打完了，士兵回家去」的口號，使士兵要求政府發餉派車，送他們回家。末了，附上一萬七千元（連前天三千元），作爲買紅藥水及棉花或多印些傳單之用……」（一個陸軍上校十二月二日）

商人們也熱心支持學生反內戰的鬥爭，各商店捐贈了許多的實物蔬菜等。

尤爲動人的，是受重傷的同學李復業的父親，一位撲實的農民，當他聽見聯大門口有人在爲死傷同學募捐時，便趕去捐款，他含着滿眶的熱淚，在募捐冊上簽名時說：「抗戰一起，我在家鄉種着一二十畝薄田，繳糧納款，從不後人。第二個孩子送去當兵了，至今沒有消息，咱都忍盡痛苦，毫無怨言。那裏想到，送這個兒子到學校來讀書，平素在家從不多說話，從小不會打架的人，培植到大學，還會遭到毆打！你們反對內戰，爭太平日子，是爲我們後代子孫造福。現在我捐出這五十塊錢，我更願意捐出我的兒子！」——這些事實，說明了昆明學生的反對內戰運動，獲得各個階層何等熱烈的擁護與支持！有着這樣廣大的人民作後盾，他們是能夠堅持下去的。

自「昆明慘案」發生後，重慶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民，聲援昆明反對內戰的運動，即蓬勃的展開，除在「一二九」紀念日重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外，委託新華日報轉達慰問信件的，從十二月四日到十四日的十一天中間，就在一百五十批以上；委託其轉交昆明同學捐款的，達一百八十萬元。

十二月四日，重慶「一羣大學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一封題名「我們的抗議」的公開信，上面寫道：「我們重慶的大學青年，用無比的憤怒向反動派們提出抗議，揭

穿他們的陰謀，我們高舉反戰的旗幟，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取消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改革」。九日，復旦大學的「觀察報社」轉十二國六百多國師生，湊集了七萬元的捐款，慰問昆明的同學們。他們在慰問信上說：「你們不是孤獨的，最多的人陪作你們的後盾」。中央大學的一百八十名反戰同學，先將發回了三批函件和捐款，他寫道：「我們青年只有一條路，一條心」。信中並揭發了和抗議中央日報、和平日報（即掃蕩報）上偽造的「中央大學生自治會」的啟事。一羣在職、失業的青年，「籌組」重慶市募捐給昆明學生的籌備會，連續為昆明罷課同學募捐：「一次七萬，一次四萬，另一次兩萬元」。

喬周到等十九人，不顧每天兩頓稀飯，一頓乾硬的苦生活，湊滿了七千八百元，捐給昆明同學。他們說：「反動的傢伙們太卑劣了，太失去中國人爲人的起碼條件了，我們對他們恨之人骨」！「我們每個窮孩子，都願意掏出最微小的一百元、二百元，連同我們的赤心寄給你們，表示我們是你們的好友，我們一塊兒爲中國的民主和平奮鬥，拉手」。

各民主黨派及文化界的人士，也紛紛向昆明同學作同情的慰問，向反動派作正義的抗議。中國民主同盟的發言人，在十二月六日發表談話，要求國民政府證明事實，追究責任，嚴懲肇事軍政首長，撫卹賠償，撤銷特務，保障人民言論、集會、結社之民主自由，政府對以後青年愛國運動，應於民主原則下給以合理的扶導，勿再聽任軍警干涉，並斥責國民黨當局「顛倒黑白，勢在擴大政治糾紛，使問題無法解決」。重慶各界反

內職聯合會，六日會舉行常務理事會，到常務理事章乃器、羅隆基、郭沫若、沈鈞儒、彭一湖等十餘人，會上通過致電聲援昆明學生運動。電中稱：「昆明各校師友，竟以反對內戰而遭手榴彈與機關槍之突擊，傷亡之衆，犧牲之酷，視「三一八」慘案而過之，暴力專橫至於此極，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同人等唇齒相關，誓爲後盾。臨電不勝悲憤之至！」民主星期刊、民主教育社、中國婦女聯誼會、現代婦女社、職業婦女社、華北文化協會、中華論壇社、再生社、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民主實踐社、世界科學社、四川經濟季刊、中國農村、民主與科學、科學時報、中學生、國訊、憲政、中原、民憲、文匯、中國學生導報、抗戰文藝、中國文化雜誌、希望、渝南新聞、大學新聞、文藝雜誌、文學新報等四十多個政治與文化團體，紛紛聯名或單獨的發出慰問、聲援與抗爭的函電。各界人士並以個人名義起來聲援，柳亞子、朱雲彬、陳氏在慰問電沉中痛地寫道：「窮兇極惡，亙古未聞，欲哭無淚，人間何世！」電中並號召「爲死者復仇伸冤，爲生者爭民主」。郭沫若、茅盾、巴金、曹靖華、宋之的、胡風、葉聖陶、馮雲峯、馮乃超、陽翰笙、吳祖光、岑麟等十八人的電文中說：「同人等願竭誠共同努力，以期達到制止內戰，實現民主和平之願望」。黃炎培、楊銜玉等五人，認爲「反對內戰出自人民公意」，反動「屠殺」可云無法無天」。詩人藏克家等八人寫道：「手榴彈、血腥的槍口，不能壓滅你們和人民的意志；我們發誓和你們站在一起，反對屠殺，爲徹底實現民主的勝利而奮鬥」。卜青、獨逸等五個無黨無派向科學工作者，在信中呼籲「徹底肅清統治當局中的反動勢力」。重慶木刻界和漫畫界的名人，要「用畫筆和刻刀」，

與昆明同學們反對內戰、爭民主的工作「編和成一片」。

許多的印刷、機器、郵政以及失業的工人，很多商人，公務員、市民、教師、醫師、婦女、家屬、中小軍官，以至美國新聞處的華籍員工，都一批又一批的寫信捐錢，聲援昆明的學生。一個文化機關全體的員工和眷屬，捐了一萬三千多元慰問昆明的師生，並寫道：「你們有中國大多數人民做後盾」。印鈔工人吳吟等二十七人，在信上說：「在政府趕印鈔票打內戰時，我們曾經反對，但是這熱滿街特務，無孔不入，連我們的嘴都封鎖了，可是我們心裏的火，從沒有停止燃燒，今天你們做了開路先鋒，衝破了特務統治，我們的怒火更加有力的煽起來了！」四十九個失業工人在信中說：「爲了免除失業的痛苦，衷心的響應你們的號召」。公務員魏權等四人說：「因爲我們要還鄉，要安居樂業，我們就不能不反對內戰，我們一致呼籲有良心的中國人，起來響應你們」。二位有了三個孩子的母親控訴道：「我爲着我三個兒女的自由，要支持你們，要激勵自己」。一個軍人平原先生說：「誰要我打內戰，我就要打誰。……我把朋友給我吃年飯的錢送上三千元，以作追悼」。

附錄：

回憶「一二九」寄語大後方青年

楊秀峯

「一二九」運動至今整整十年了，撫今思昔，有什麼感想呢？

「一二九」運動就其對外意義來說，是中國人民反抗日寇侵略、反帝國主義奴化史國人民的鬥爭。就其對內意義來說，是反對國民黨對內屠殺對外投降政策的鬥爭，也是反對國民黨法西斯化政治的鬥爭。口號是響亮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代表全國人民的呼聲。

十年過去了，當日青年的血汗沒有白流。十年來反動份子未得逞其私圖，廣大的愛國人民發動了偉大的抗日戰爭，並且含辛茹苦堅忍不拔的堅持到最後勝利。大量青年壯烈犧牲了或鍛鍊成了優秀的民族民主鬥爭的戰士。有一萬萬以上的人民建設起來自己的民主解放區，有強大的人民自己的武裝，真正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這是中國人民的空前勝利。「一二九」青年的鮮血沒有白流！

沒有問題，人民之所得即反人民份子之所失。幾年來他們不僅心裏想着並且口裏叫着「損失，損失」。他們處心積慮坐以待時已非一日。毛主席不是早已敲過警鐘嗎？現在，他們認為時候到了！有強大的外國武裝的幫助，有殘餘的「雜牌」部隊供犧牲，有百萬武裝起來的被騙的工農供驅遣，更有大批敵寇漢奸武裝可結合，於是下山了，大舉向人民血肉建設起來的民主解放區進軍，正在重溫其民國二十六年的舊夢。以我所在的晉冀魯豫邊區而言，真是狼烟四起，到處浩劫！捕殺民主政權和民衆團體幹部，焚燬幹部廬舍，姦奪幹部妻女，擄掠解放區人民財物，民不安枕，一夕數驚！如豫北原武、武陟、修武、安陽、湯陰、輝、淇一帶男女老幼之哭聲，實無術以其悲慘之音容達之全國父老。不只豫北如此，國民黨軍隊所至，大抵皆然。八路軍節節退讓，中央軍節節進

「受降」嗎？「恢復交通」嗎？一片謊話，遮醜而已。不僅欺國人，並且騙士兵，還要騙某些將領（雜牌軍的），讀高樹勳將軍之通電，馬法五將軍之談話，三十軍四十軍士兵之發言以及「剿匪手本」「剿共密令」等可以瞭然。國民黨大規模進攻解放區發動內戰之責任，鐵證如山，誰能否認？

青年同胞們，新的「一二九」運動的時期又到來了！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爭取獨立反對奴役，保衛民主反對獨裁的沉重担子，又落在中國青年雙肩上了！

大後方青年同胞們，二年來你們中不少的爲抗戰民主的英勇鬥爭，解放區人民是十分欽敬的。當前內戰危機已極嚴重，更希望你們發揚「一二九」運動的精神，再接再勵，奮勇前進。記取去年今日劉少奇在延安的講話：要使反對內戰保衛和平運動深入鄉村，知識份子與工農兵大衆相結合，才有力量，才能持久。「一二九」運動以來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勝利是人民大衆的。

我們也歡迎你們到解放區來，這裏的民主自由生活，特別適合青年們天真活潑的要求，會多方面發展你們的天才和個性。不必愁吃穿，布衣淡飯，解放區可以保證飽暖無憂。你們來看看，比較一下解放區與大後方，是不是兩個世界？你們也可以更深切的明瞭誰是挑動內戰的責任者。

再告訴你們以一些解放區青年的英勇消息。

解放區青年過去站在抗日的最前線，今天又站在解除敵偽武裝反對內戰保衛和平民主的最前綫。他們看到國民黨大軍進攻到處破壞屠殺，已再不相信國民黨的美好誓言了

他們相信只有人民有了力量，才會有真正的國內和平出現。他們以踴躍的增加生產，參加民兵、文藝動員等來作保衛自己親手造起來的民主解放區。高樹勳將軍通電中有一句話：「青壯怒目相視」，描摹解放區青年對國民黨軍隊進攻之憤怒情狀，再逼真親切不過了。當一再退讓，被逼無己忍無可忍時，工農青年拿起刀矛，扛起担架，結合軍隊青年，如排山倒海，形成一條鐵的戰綫，高度的發揚了「一二九」青年英勇戰鬥精神，真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喚起了高樹勳將軍領導下的成萬青年的共鳴，舉義邯鄲，退出內戰，要求和平。迫使閻錫山七個師的瓦解，及馬法五魯崇義兩個軍的放下武器。昨之「怒目相視」者，一轉待人如親切之朋友，青年之天真瀾漫，追求真理的可敬可愛精神，我於此又得到一度更深刻之了解。

高樹勳將軍之起義，無疑義的會給全國青年士兵以深刻影響，特別是舊西北軍青年。高將軍通電中慨乎「雜牌」「軍隊之處境」，「一箭雙鵰」之感，當不只舊西北軍罷！

茲逢「一二九」運動十週年，拉雜書此，大後方不少當年躬與其事的朋友，作為代郵罷，很希望能得到一些回來的消息。

三十四年「一二九」十週年

延安各界青年致全國青年電

〔新華社延安十二月十日電〕延安各界青年紀念「一二九」十週年大會，發表致全國青年電如下：

「一二九」運動整十年了，從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這兩年是中國最黑暗的時期，國民黨反動派下令和日本強盜敦睦邦交，抗日有罪，親日有功，陸續訂了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東北、華北淪為敵疆。十年前的今日，北平學生挺身奮起，提出了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的口號，掀起了全國的救亡運動。這個舉國一致的公意，終為任何反動派所不能阻遏，不到兩年，就爆發了神聖的抗戰。

現在抗戰已經勝利結束，中國人民所渴望的和平民主是應該實現了，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簽定「國共會議紀要」之後，隨即發出一「剿共」密令，並聯合敵偽，倚仗美國帝國主義者赫爾利的支持，以二百萬大軍，向中國人民八年血戰所建立的解放區大舉進攻。抗戰八年，中國不知有多少健兒死於疆場，不知有多少人民被敵人屠殺，敵寇鐵蹄所至，廬舍為墟，常常幾十里內人烟斷絕，中國實在需要和平民主建國，實在不能再打內戰了。死在抗戰的疆場上，死亦光榮，為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解放區而死，這種死是可惜的！試問那一個青年願意作這樣犧牲，誰家的父兄願意自己的子弟去作這種犧牲呢？

就學校來說，抗戰以來，校舍為敵人佔領，為敵機炸燬，圖書儀器也失散了，許多

青年被迫失學，上學的也無法安心，總以為在抗戰勝利以後，在和平民主環境中，能夠安心自由研究學問，我們解放區青年，也希望和平環境能夠永久地繼續下去，得以安心學習。不料內戰砲聲一響，鐵路及各種交通工具都成了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內戰的工具，運着國民黨的大兵以進攻解放區，國幣也都充了國民黨的軍用，在這種大屠殺的面前，誰還能安心上學呢。

正在這時，遠在延安的我們，聽到昆明同學掀起反內戰運動的消息，聽到錢端升、費孝通諸教授的仗義執言，引起我們無限的欽敬。但是，接着我們又聽到國民黨特務用屠殺手段，摧殘這個運動，同學四人死難、十三人受傷，昆明各大學教授和中學教員二百多人，為抗議國民黨當局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宣佈罷教，我們延安青年對於為和平而死難的昆明同學敬致沉痛的哀悼，對於昆明的同學與教授敬表熱烈的聲援。

國民黨當局一再允許人民，說是要實行「民主」、「還政於民」，想不到這個「民主」的實行，就是手槍、機關槍、手榴彈，他們雖又愚蠢地想效法戈林國會縱火案的故技，把這個滔天罪行轉嫁在共產黨的身上，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無論反動派使用什麼兇惡卑污的手段，他們的目的還是不能達到的。反對內戰，民主建國，是全國人心之所向，世界大勢之所趨，絕不會被任何個人、任何力量所能摧毀的，甚至國民黨當局也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這一點。民意終歸是不可抗的，「一二九」運動的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反內戰運動一定會得到勝利，和平的民主的新中國終會到來。

全國同胞們，同學們！我們特向你們呼籲制止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內戰，要求全國

軍官士兵拒絕反動派內戰的命令，停止進攻解放區，要求美軍立即停止武裝干涉中國內政，要求實現「國共會議紀要」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我們要繼承「一二九」的精神，為反對內戰、實現民主建國而奮鬥！

延安各界青年紀念「一二九」十週年大會

四、要求停止經濟內戰

大後方工業界的請願運動

大後方工業界恐慌萬狀，得不到解救，現在展開了激憤烈烈的請願運動。其範圍自軍布土布織戶、工司等小工業、手工業，一直擴張到紡織、煤礦、鹽井、機器各業，使九月的重慶，掀起一種工業界要求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浪潮，而使自貢、萬縣、璧山的農戶，也都捲入進來。

第一個請願者，是重慶一百餘家軍布織戶的行動，他們反對軍需署的管制虐政。如扣紗、欠紗等等，要求清償他們的要項，但得到兇暴的壓迫，不少的織戶被扣押起來。在九月七日，軍需署第二織布廠和第三紡織廠，又派兵士多人，直入賊成、愛國兩廠，強行把全部底紗搬去，搗毀機俱，使兩戶損失一空。他們沒有屈服，九月十三日開會，向社會呼籲，並於十九日繼續向當局請願，未獲結果，不得已，於二十二日第二次開會，向各界呼籲，並決定準備萬人的大請願。他們的要求是清償欠紗，釋放被押織戶，保

障不得強收紗料，保障不失業，發給救濟費等等。目前萬縣、璧山的織戶，也派代表赴渝參加了重慶軍布織戶的行動。

土布織戶千餘，亦於十八日召開代表大會，向花紗布局請願，局方以限三日答覆，至期毫無消息。二十六日，乃決定了絕食的大請願，不達目的不止。

中國工台協會，於九日開代表大會，十五日向當局請願，要求發給工資兩萬萬元與訂貨，以救濟危急的小工業與手工業。

繼這些小工業與手工業者的請願之後，中國紡織聯合會，於九月二十五日向財政部請願。

嘉陵江區的煤礦請願行動，於九月二十六日開始，他們一面向行政院和生產局要求取消限價管制，豁免礦稅三年，取消焦煤的統購統銷，緊急貸予該礦區十八萬萬七千五百萬元，並公平合理的分配貸款於中小礦業等，一面他們並向社會呼籲。

機器業由於貸款分配的不公平，中小廠得不到救濟，乃發生重慶南岸二十八家中小廠的請願行動。二十六日，他們並在中國工業協會登記，各小廠發動聯合大請願，要求增加和公平分配貸款。

自貢的鹽場，於九月下旬，派代表至渝請願，要求實行等差的稅制等等。他如酒精業等，也向當局提出獲得貸款的要求。

工業界經濟民主的要求，從目前請願的行動裏看來，最集中於反對管制政策，且反對目前的稅制，和要求工業救濟、失業保障等等。其中關於廢除一切戰時統制法規和費

稅攤派兩項，四川復員協進會號召工商界「自動予以廢止」（該會九月十三日決定）。在運動中，工業界人士已感到解救農村的重要。中國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成都），邀請工商界、銀行界、經濟專家討論當前經濟危機的座談會（九月十六日），在其結論中，就提出了四川今年立即免糧一年等解救農村的主張（爲了使農村活躍，增加購買力，使工商業得到好處）。

如此，大後方的工業家們，已日益覺悟到經濟民主的獲得，必須政治上民主的實現。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的「對時局獻言」，主張和平團結民主統一。實業家吳漢梅氏，主張政府「交與人民各項權利，並召集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會議，共謀國是」（吳氏在八月十七日星期五聚餐會上，對工業界的提議）。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聚餐會這個工業界人士的組織，召開緊急會議，其通告中說：「當此民主熱潮澎湃之日……我實業界同人……決不能再事緘默，務必造成強有力之輿論，以挽救一髮千鈞之局面。固不僅爲本身事業打算而已也。」這些正是工業家們的政治、經濟民主要求高漲反映。（新華社十月二十日電）

要求停止經濟內戰

（新華社延安一月二十日電）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已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假西南聯大正式開會成立。四日並舉行對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之招待會，馬寅初先生第一

僑發言，指出官僚買辦資本正以空前的規模，壟斷國民經濟，棉織業、毛織業、蠶絲業及燕絨業四種最基本輕工業，也劃歸「國」管了，實際是被幾家大官僚資本和他的後台老板——外國資本所控制的。現在上海紗廠正在向後台老板買一百萬包棉。中國工業可自造紗錠，但也向後台老板訂購百萬紗錠。上海電力也在後台老板控制下。這國下去，將來中國只有官僚資本與外人合資的資本，什麼國營、民營都談不到，結果成爲國大家庭發財。馬寅初先生認爲這是經濟內戰，幾次大官僚資本結合外資對中國民族工業兩刀。他呼籲這種內戰也必須制止。茶會上，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周恩來、葉劍英、陸定一、李燭塵、張東蓀、羅隆基、鄧穎超等紛紛發言，中共代表指出，目前官僚資本的進攻，乃是中國民族工業的浩劫。中國共產黨主張民族資本的發展，使中國得有獨立的經濟基礎，對該會的主張，中共代表團將反映到政治協商會議上去。

（新華社延安一月十八日電）重慶訊：重慶著名實業家遷用工廠聯合會八屆理事長胡厥文，久大鹽業公司負責人李燭塵，上川實業公司總經理章乃器，四川西亞電器廠經理胡西園及黃炎培、黃墨涵等。發起的民主建國會，已於十二月十六日假西南實業協會大廈宣告成立。是在，參加成立會者有百二十餘人，發表成立宣言，對國是列舉五項主張：（一）對美蘇採取平衡政策。（二）停止以武力干涉人民的政治活動，尊重人民自由權利，通過政治的民主化，以達軍隊的國家化。（三）主張要有民主的經濟設計劃，企業充分自由，不應以節制資本名義消滅資本。同時用和平合理的手段，解決土地問題，以解除農民痛苦，掃除國家商業化的障礙。（四）政府須有全部就業計劃，解決失

業員額，一切社會救濟，應以貧苦人民為對象。（五）文化自由發展，獎勵科學文藝發明等。

（新華社重慶一月三日電）重慶中小工廠聯合會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晚招待各界，中共代表團顧問李澄之在會上稱：今後必須在現有民族工業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章乃器指出：中小工業家應該組織起來，爭取經濟上的民主自由。張西曼說：中國經濟要得到正常的發展，必須在政治上肅清買辦。張友漁、許滌新亦相繼發言，說明官僚資本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

（新華社延安一月四日電）重慶三日電：中小工業聯合會於一日推派代表晉謁蔣主席，懇請由國府撥款二百億元以濟燃眉，並請政府收買中小工廠成品，將沒收敵偽工業燃料平價供應後方工廠，以及解決各業若干實際困難，如製革業要求售銷古巴皮鞋百萬雙訂貨合同，改由後方製革廠承製，並懇請政府立即召開全國經濟會議，中小工廠應按比例推選代表參加制定民主的經濟政策，及扶助工業發展辦法，反對輕工業國營，撤消獨佔性的中紡收盤公司等。

（新華社重慶二月九日電）中小工廠聯合會，於八日中午，舉行春季聯誼會，到會百餘人。董必武同志講演，指出：中小工業應盡可能採取合作生產，最好勞力也能成為股金，使工人也是工廠主人之一。董老提出：以往一黨專政的庇護下，養肥了官僚資本；實行統制政策，摧殘了民族工業，尤以中小工業受傷最大。他希望今後工業界要關心政治，從事民主運動。並述及解放區的經濟政策是發展工商業的政策，政治上是民主的

，又沒有統制政策來統制中小工業。而且在原料的供應上和交通上，都是給予便利，工業生產品不納稅，商業稅也只是二次，這是保護政策。董老並同意中小工業應有代表參加全國經濟會議。李燭塵先生講演，希望中小工廠聯合會應該擴大組織，有力的推動政治走向民主，並稱：技術上要合作求精。章伯鈞先生講演，力稱：只有政治民主，才沒有不合理的經濟政策，沒有貪官污吏，中小工業才有前途。他說：現在政府已經允許救濟中小工業，希望得到救濟貸款後，組織工業銀行，以作中小工業的金融機關。各業代表相繼陳述歷年在不合理政策下所受到的痛苦，說明他們的前途就是民族工業的前途，希望各界加以援助。中小工廠聯合會現有會員二十八業，散在四川及上海各地。

五、反對消滅雜牌

新編第十一旅全體官長通電

（新華社延安十二月八日電）駐甘肅安邊陸軍新編第十一旅旅長曹又參暨全體官兵於十一月五日發表通電於後：重慶蔣主席延安毛主席榆林鄧總司令左軍長寧夏馬主席馬軍長固原高軍長全國各黨派各報館暨全國軍民公鑒：

本旅數年以來，奉命駐守陝北，維持地方治安，賴鄧總司令、左軍長之領導，與地方父老之協助，幸得克盡職守，融治輿情。雖以淵源不屬所謂嫡系，待遇備受歧視，惟全旅上下，亦以此種現象全國皆然，但能無忝軍人本分，亦足以自解矣。乃至三十一軍復興社特務份子吳棻被派為本旅政治部主任以後，情勢驟變。彼輩外則逞兇勒索，雞犬不寧，內則挑撥分化，陰謀篡奪，不獨對於本旅首長，即對鄧總司令、左軍長亦復肆意誣毀，妄圖不軌。其最顯著之事實，則為吳棻到任之後，先以利誘威脅之手段，勾結本旅第二團團長史鈞城、副團長張鼎丞為其爪牙，使第二團特務化，並企圖以此為基礎，進

行其篡奪全旅之陰謀。其鬼蜮伎倆，全旅官兵無不痛心疾首。抗戰結束之後，本旅處境更險，吳棻、史鈞城竟派遣瓜牙張鼎丞等至安邊，脅誘本旅第一團之趙連，陰謀於上月二十五日，實行暴動，裏應外合，以達成其消滅所謂雜牌軍之計劃。至是本旅上下，忍無可忍，爲維持軍紀之尊嚴與地方之秩序，不得不與地方人士通力合作，忍淚揮戈，殺本叛變。事平之後，此等叛亂之發縱指使者，乃到處造作謠言，以冀顛倒黑白，混瞞國人耳目，亦適見其作賊心虛，心勞日拙而已！夫整編全國軍隊，實現軍隊國家化，此全國人民之要求，亦全國軍人之要求；然整編軍隊，非消滅異己之謂也，國家化非特務化、私人化之謂也。今所喜者，雖有大罪亦予大賞，所不喜者，雖有大功亦予大罰，是則賞罰不明，何以爲國？軍隊特務化、私人化，又何以建軍？職等追隨鄧總司令、左軍長有年，略聞軍人愛國之道，對於此種消滅異己與軍隊特務化、私人化之作法，實不敢苟同，爰特瀝陳真相，公之於世。今後仍當一本初衷，擁護鄧總司令、左軍長之領導，爲和平建國而奮鬥到底。謹掬愚誠，佇候明教！

陸軍新編第十一旅旅長曹又參及牛化東、柴明棠、王子莊、李友竹、趙級三、馮世光等全體官兵敬叩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五日。

曹又參將軍談話

〔新華社延安十二月十三日電〕陸軍新編第十一旅旅長曹又參將軍，於本月十一日對記者發表談話，痛陳國民黨當局如何陰謀消滅「雜牌」十一旅的罪行。曹旅長在民國十四年，就是國民黨員。十九年即聯合三邊、橫山、保安、安塞等地愛國青年組織部隊。至民國二十一年，即編為十一旅。「十一旅幹部大部份係國民黨員，大家都誠心誠意地為實現孫總理的三民主義而努力」。曹旅長聲稱：「但盤踞在國民黨領導機關的當權者，却背叛了三民主義，為爭權奪利組織特務發展小組組織，更提出「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口號，實行專制獨裁。這些國民黨當權者，最初對十一旅的種種進步措施，動輒以共產黨活動為藉口相譏諷，橫加壓迫。抗戰開始，國民黨當權者藉「抗戰」美名，把甘肅省地方武裝部隊所謂「雜牌」新十旅、十一旅暨新十四師調赴北線，名為「增援綏包」，而中央軍即乘機進佔甘肅防地。新十旅暨十四師，更在胡宗南以「調整」為「正牌」軍即可受「實費待遇」的誘騙下，於二十七年開到鳳翔，受胡宗南整編。原新十旅旅長李貴清暨十四師師長魯夕文及其所部官佐，均被撤職，完成此一幕「調整」的把戲。我十一旅過去一直駐防在蘭州西南一帶，保護地方人民。但至是則調至安邊，受命封鎖邊區，嚴防共產。當局蓄意挑起十一旅與中共部隊衝突，用此「一箭雙鵰」辦法。削弱八路軍，並借此消滅十一旅」。曹旅長憤慨地稱：「在邊區部隊團結為國、多方忍讓

之下，我十一旅官兵亦盡力避免發生內爭，因此國民黨當權者未得逞其奸計，遂轉而進行特務分化，謀篡奪我旅。國民黨當權者，有計劃打入我旅的特務，有復興軍統局中統局等系統特務，傅作義亦暗派有特情人員。其陰謀案件之最著者，有一九四〇年復興特務賴佛庭圖篡奪第一團軍權事件。賴係國民黨當權者所委派來的政治主任兼參謀長，在下令撤換一團團營幹部時，爲我旅官兵察覺其詭計，遂將其驅逐出旅。一九四一年安邊事變，係軍統局特務馬華彥煽動土匪張廷芝、張廷祥誘騙十一旅幹部赴宴，當場槍殺劉玉亭旅長並禁扣尉級以上官佐圖兼併我旅。經我部官兵奮勇作戰，殲滅張廷祥，部隊才得保全。至於上月事變，實由於復興特務吳棻（國民黨當權者委派的政治部主任兼副旅長），勾結一團團長史鈞城、副團長張鼎丞爲其爪牙，謀趁我赴榆林期中，篡奪全旅。張鼎丞赴一團運動連長趙武臣，訂於十月二十五日舉行兵變，裏應外合，圖槍殺我旅一團副團長牛化東，參謀主任王子莊，營長李友竹、趙級三，連長馮世光等忠實幹部。這就是國民黨天天在叫喊「軍隊國家化」的作法。國民黨當權者一貫進行的消滅「異己」兼併「雜牌」的伎倆，難道還不明白嗎？

曹旅長是橫山縣人，北平平民大學畢業生，曾在榆林中學及綏遠師範任教，又曾任靖邊等縣縣長。他在對記者敘述往日遭遇時，撫着發光的前額痛心地说：「我八年來在國民黨特務中，目睹國民黨統治區的黑暗腐敗情形，看不見民族的前途，我是完全悲觀的。我相信在國民黨部隊政府與機關的公務員中，和我同樣抱悲觀的還很多。」但是曹旅長臉上呈現着愉快地顏色爽明地说：「在我來邊區遊歷，看到邊區各種建設之

獲，我才覺得中國前途是光明的。於是曹旅長敘述在來延途中，親見邊區人民在普選中認真運用民主、慎重投票選舉代表的事實。他讚美說：「多少年來，志士仁人，不惜流血犧牲去爭取實現中山先生主張的民主政治，今天在邊區及解放區徹底實現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希望的標誌」。他稱頌邊區「上下一致，每個人均毫無拘束，毫無顧慮，都具有成功的堅強意志與高度的自發的工作熱忱。」他說：「中國共產黨沒有借外債，沒有任何外國援助，沒有濫發鈔票，但人民的負擔很輕，黨政軍民都同享豐衣足食，這就是因為徹底實行了民主。凡事大家商量，共同努力，有錯就立刻糾正。這是光明燦爛的新中國的榜樣」。曹旅長在回答記者詢及對時局的主張時，懇切地稱：「今後本旅仍將在鄧總司令暨左軍長領導下，堅決與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及各界人士協同一致，力爭實行民主。國民黨當權者應當立即改變背叛總理遺教的荒謬行為，停止以武力消滅「異己」及「雜牌」，停止進攻解放區」。

六、爭取民主

昆明慘案後的流血悲劇

馬歇爾特使抵滬前，上海十五大學及數十中學學生，爲了希望美國以公正的態度，調停中國內戰，促進中國民主政權的迅速建立，並於最短期內撤退在華美軍，特發起組織歡迎大會。不意竟屢遭特務阻撓破壞，歡迎之日，又遭當局遣派之暴徒數十名，持棍棒大棍向數千學生任意毒打，並以大石頭亂擲，致使學生被擊昏倒，血染街頭，造成繼昆明慘案後的又一流血悲劇。事後，中央社並發佈與事實完全不符之報導。上海學生爲使社會人士明瞭真相，特發表「上海市大中學學生爲歡迎馬歇爾特使而被阻被冒與被打事告師長同學與社會人士書」，茲將原件轉載如下。——編者

師長們，同學們，正義的人士們：

上海學生，爲了歡迎和平使者馬歇爾將軍到中國來調停內戰，並促進我國民民主政府的迅速建立，特發起組織「全市大中學學生歡迎馬歇爾特使大會」，進行全部歡迎事宜

，參加者有十五大學及數十中學。

本月十四日，大會正式成立，到各校代表八十餘人，到會代表均係各校學生團體公選者。但在第一次成立大會中，竟有某些來歷不明的份子，肆意搗亂會場，並派所謂「武裝同志」包圍會場（因地點弄錯而未進場）。大會在這意外的阻難下，仍一致通過成立「歡迎大會」之組織，並決定請各校代表同學徵求同學們一致馬歇爾特使之期望與要求。

第二次大會於十六日召開，由各校代表報告本校同學對馬歇爾特使的期望與要求，綜合各校同學建議，共計下列六項：（一）希望馬歇爾將軍促進中國民主政權之建立；（二）要求美國協助中國農工商醫學文化教育事業之建設；（三）尊重中國民族利益，貫徹羅斯福總統的對華政策；（四）要求馬歇爾將軍考察中國真實民意，加強中美友誼；（五）希望美國以民主國家之精神及公正的態度，調停中國內戰；（六）希望美國於最短期內，撤退在華美軍，並在內戰未停止之前，不以軍火供給任何一方。

第三次代表大會於十八日在慕爾堂召開，各校代表入席後，忽湧進數十個來歷不明、自稱「學生」的份子，捲起袖子，擺出準備打人的姿勢，高聲叫囂，阻住他人發言。其中有一自稱黃再生者，跳上講台，將大會公選之主席推下台去，自己宣佈為大會「新主席」，宣稱來辦接收，勒令移交，並廢止以前大會之一切決議。會場大門則被一批「打手」把守住，有某中學代表、一位年約十五六歲的小弟弟，見狀不平，起立質問，竟遭圍毆，各校代表莫不氣憤萬分。但拳頭阻止不住同學的正義，大家紛紛起來質問，責

某狡稱是交大代表，但交大同學立即聲明交大無此同學，黃某乃改稱是重慶交大的。同學們問他是那一系，黃某答稱化工系，同學立即拆穿重慶交大並無化工系。黃某冒充代表，至此完全揭露，於是嘩聲四起，黃某無顏見人，只得率領他帶來的人馬，在一片笑聲中抱頭鼠竄而去。

可是，十九日在正言、中央等四版上，竟登載了中央社關於第三次大會的歪曲報導，謂大會業已移交給黃某。本會除專函致上列各報要求更正外，並於二十日，在大公報登載重要啟事，堅決否認大會「移交」，公開說明事實真相，及駁斥黃某等偽造民意的無恥勾當，重申上海學生對此不幸事件的嚴正立場。本會自問動機純正，可公告天下，乃一致決定照常進行歡迎工作，各校同學聽到竟有人敢偽造民意，冒用本會名義，魚目混珠，無不切齒痛恨，誓不予以承認。

二十日，馬特使抵滬，在大會代表會號召下，本市同學於下午三時齊集江西路華僑大樓前廣場上。此日多數學校當局惡意阻止，不准學生參加歡迎，然而同學畢竟克服種種困難，參加者仍達四千餘人，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專制壓力並不能消滅我們青年的朝氣與意志。

三時四十分，大旗前導，樂隊鳴奏，大隊起步出發，前往華僑飯店歡迎。剛一跨步，突然迎面跳出數十暴徒，手持粗桿大棍，見人便打，許多同學被擊昏倒，眼鏡被擊碎，玻璃刺入眼旁，流血者累累。青年會某教授出來勸阻，也遭暴徒痛毆；十三四歲之初甲同學和女同學均遭毒打。初冬的大地，繼昆明慘案後，又染上了上海青年的血跡！同

學們目擊這種暴行，憤恨萬分。代表團為顧全大局，仍極度忍耐，勸同學鎮靜，然而兇手們仍不滿足。居然把我們的國旗搶過去，撕裂為二，並擲地踐踏！同學們見國旗被踏，更加憤恨了。暴徒還不滿這一舉，並將預先帶來的大批傳單及大小石頭，肆意的向數千同學頭上身上擲去，然後揚長而去。在同學奮勇努力下，七八個兇犯被逮住。

廣大同學終於怒吼起來了：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呵！！為什麼不准我們去見馬特使呢？為什麼要用這種野蠻流氓手段來對付我們學生呢？難道勝利後人民連「歡迎」的自由也沒有了麼？難道用了暴徒與棍棒就可使青年戰慄而不發出呼喊了嗎？

「堅持到底」！「一定要見馬歇爾將軍」！「嚴懲兇手」！……呼聲如雷般的發出來。

當第二次舉步待發時，警察局王副局長親自到場來說：不准去見馬特使。同學紛紛起立發言，責問為什麼「不准去」？一時「非去不可」的呼聲與悲壯的歌聲大作，數千聲音高唱着「義勇軍進行曲」、「熱血」、「開路先鋒」等，路人也為之感動。然而，局長還是堅持不答應，但拍拍胸口，保證給同學必將嚴辦兇手。大會代表因為顧全大局，避免衝突起見，決定派遣代表去向馬特使致歡迎詞及呈獻禮物，並把同學的六項反對內戰，實行民主的意見送給馬特使。這時，基督教學生聯合會總幹事利奧特先生恰好趕到，目睹當時情形，對同學深表同情，願代同學將意見面呈馬特使，並允而陳今天所見一切。同時有外籍記者數人，將當時情形記下並攝影。大會至此，就宣告散會，然後列

隊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民主遊行，隊伍首尾長達一里許。

從南京路折馬震路到霞飛路，數千同學整齊的壓着堅決的步伐。從今天鐵的事實中，同學們都深深地體驗到中國離真正的民主還很遠，人民沒有說話開會的自由，暴徒可以在大庭廣眾前橫行不法，憂國的心情，隨着這次挨打而昇漲起來，沿途不斷地喊口號和唱歌，情緒空前激昂。大隊到社會局的廣場上停下，高呼：「反對內戰」！「要求不是口頭上而是真正的民主」！「要求言論集會出版自由」！「打倒貪官污吏」！「嚴懲兇手」！「擁護蔣主席建立民主的新中國」！「民主新中國萬歲」！夾道民衆，多向學生歡呼致敬，盟邦人士也舉手致謝。爆竹聲響激雲霄，民主聲浪震動了宇宙。上海學生不僅在信件上要求馬特使調停內戰，促進中國實現真民主，而且同學們還用行動來表現了人民的要求。

昆明同學爲反對內戰，爭取民主而流了光榮的鮮血，手榴彈、機關槍、不能壓服青年的意見，他們「反對內戰、爭民主」的呼聲響徹全中國，同樣，棍棒石頭也不能壓掉上海青年正義的呼聲，上海學生的力量與作用，決不小於昆明學生。

二十一日，若干報紙刊載了中央社發出的完全與事實不符的報導，大會鄭重聲明：我們沒有在二十日上午開過代表大會，也沒有一個學校正式代表會參加過甚麼所謂第四次代表大會，報載學生致馬特使的信及三項要求，完全是偽造民意，不符事實，這種強姦民意，假借名義的下流行爲，竟表現在外國特使面前，實在是丟盡了中國人面子，爲學界奇恥大辱！這種行爲，實足以暴露該少數份子的面目。凡參加此次大會及稍知經過

情形的同學及社會人士，是決不會受欺騙的。

願正義常存，民主萬歲！

上海市大中學生歡迎馬歇爾特使大會啟

重慶萬餘學生大遊行

(新華社重慶一月二十五日電)(選到)本社駐渝特派記者楊述報導：重慶沙磁區中央大學、重慶大學、重慶中學、中央工校、四川教育學院、藝專、育才館等大中學生一萬餘人，於二十五日舉行大遊行，要求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晨七時出發遊行，後逕往國民政府，向政協會議提出嚴格執行停戰命令，永遠停止內戰；實現蔣主席四項諾言；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國大代表必須合理產生；黨派一律退出學校，實行講學自由；政協沒有成功前不許開會；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放棄黨派私見等七項主張。並對於飛機搗毀白丁事件表示抗議。政協代表孫科、周恩來、陳啟天、張君勱、邵力子、莫德惠相繼講話，國民黨代表孫科認為政協一定會成功。中共代表周恩來同志表示同意七項要求，主張大家努力監督，使內戰永絕。接着他說：還必須做到中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合法化，最後並高呼：「你們的要求一定要做到的，我們永遠和你們在一起，為獨立自由民主的中國而共同努力。」民主同盟代表張君勱說：要真民主，不要假民主。無黨派人士代表莫德惠，希望停戰命令澈底實行，他說起無數人犧牲於內戰時，痛哭

大後方民的主運動

失聲，並說：「政協要是不能成功，他將和同學在一起拚命。演講時，同學秩序井然，演講後高唱『民主進行曲』、『槍桿放下』等歌，高呼『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等口號，並激發遊行宣言和報導遊行情形的油印快報。馬寅初等教授也參加遊行行列，沿途民衆鼓舞歡躍，隨着學生高呼口號，咸稱遊行係七八年來重慶未有的景象，直至下午六時始散。

（新華社重慶二十六日電）重慶萬餘學生大遊行，新華日報特發表時評，認為：係繼承學生運動的光榮傳統，表明學生對民主建國的熱忱，反映了全國人民的願望。並指出：此次行動是聯合的，學生們已經懂得如何團結。繼稱：此次行動又證明了某些人反對遊行的意見是錯誤的，人民是應該有遊行示威的自由，而遊行並不可怕。最後，該時評稱：此次行動對政協的進行協商與解決問題，是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各黨派主張必須成立聯合政府

（新華社延安一月十八日電）重慶訊：重慶各黨派各界人士，在政治協商會議前，曾紛紛提出政治主張，認為必須成立中央的和地方的聯合政府。民主同盟方案是「改組國民政府，國府委員會要能使各黨派人士參加，成爲最高權力機關。最高國防委員會應予取消，五院應改組，容納各黨派人士參加」。改組的方法「應由協商會議公開商定」。

○這個聯合政府應直接間接對人民負責，就是說應該向政治協商會議負責。

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主張：「政治協商會議應即……組織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底聯合政府……這臨時性的聯合政府底一切措施，須絕對遵守施政綱領底規定，並且對政治協商會議負責，待全國直接普選的民選代表產生，再召集國民大會，成立正式聯合政府」。

民主建國會指出：「為促進統一，國民黨必須開放政權，其方式或為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或為組織最高政治委員會，或者就利用政治協商會議而充實其職權……此改組或新組織機構，必須為最高政權行使機構，符合開放政權的本意」。

東北政治建設協會主張：「在根據新憲法組織之國民政府未成立以前，應由政治協商會議決定一臨時聯合政府組織法，及製定一保障民主自由、發展國民經濟之施政綱領。根據此組織法成立以蔣主席為領導，包括各黨派代表參加之臨時聯合政府，依照施政綱領推行政務，且對政治協商會議負責。」

中國農業經濟研究會負責人之一施復亮先生指出：「第一步擴大政治協商會議的職權，在真正的國民大會未召開以前，令其代行國會職權。第二步由這個會議決定改組行政院，國民黨員最多只應佔五分之一，其他黨派（包括共產黨）及無黨派人士，至少也應佔五分之三」。婦女界代表劉清揚先生亦指出：「現今的政府，不是根據憲法產生的，所以根本無「法統」可言。現在希望能由各黨派自推代表組成聯合政府，成立一個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權」。

職教社領袖黃炎培先生稱：「古人說：『振衣者』提出領」，這個樞紐開放問題，就

是全部問題的領」。

各黨派各界人士認為：改組各省政府，使之成爲民主聯合的省政府，各縣則實行民主普選，這些乃是建立全國民主聯合政府的必要的組成部份。

民主同盟主張：「省級機構，也要容納各黨派人士參加，應與中央政府一樣是聯合的，縣級則主張普選，解放區也再來普選一次」。

中國經濟事業協商會主張：「政治協商會議，在議定中央政府的改組辦法時，同時必須議定改組省、縣、鄉各級地方政府的具體辦法，應立即廢除保甲制和新縣制，省、縣、鄉各級政府，限期改由人民直接普選產生。」

民主建國會也提出了大體一致的主張：「自治必須切實推行，除建立各級地方議會外，地方官吏也須實行民選。目前中共管轄區內的民選官吏，我們贊成在各方監視之下重行選舉」。

施復亮先生主張：「普遍改組各省政府，在國民黨佔優勢的省份，應容許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參加，在共產黨佔優勢省份，也應容許國民黨及其他黨派參加，以保證各地民主改革的徹底實行」。

馬敘倫要求全面停止內戰

〔華中一月十六日電〕著名學者、老國民黨員、前北平大學及暨南大學歷史教授馬

彼倫氏，頃在上海鄭振鐸主編之「民主」第九期發表「再說些老百姓的話」一文，向政治協商會議提出四項要求，其要點為：第一件必須辦到開會第一日宣告任何地方的內戰立刻停止，如有繼續挑動的，我們便認為他們是戎首，他們的黨魁無誠意協商。第二件必須在開會時辦到的，國民黨向會議宣告撤消黨治，所有在政治方面黨的工作立刻停止，表示還政誠意。第三、十年前的國民大會代表應行重選，實現自由普遍選舉。第四、日軍必須在一個月內繳械完畢。

要求釋放政治犯

（新華社重慶一月二十九日電）釋放政治犯問題，曾於十四日政治協商會議中引起激烈的爭論，中共代表周恩來同志要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及一切政治犯的主張，獲得大多數代表的贊同。政府代表雖一再聲辯，如謂張學良與蔣主席是父子關係，可看作家庭管束等等，終不能平抑衆憤。在此會上，邵力子乃宣佈「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政治犯在七日內調查明白，除漢奸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爲者外，分別予以釋放」。會後，重慶各界乃紛紛要求政府實行諾言。新華日報發表社論，主張首先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將軍與費業教授，因為這些人是不需任何調查的。同時主張：「一切有子弟親友，被作爲政治犯而拘禁的人，在這時候都應公開提出申訴，要求立即釋放」。馮玉祥將軍於十五日上書蔣主席，要求頒發大赦令。他主張：「除甘心賣國之漢奸貪污禍民之官吏罪不容

誅而外，政治犯予開釋，普通犯予大赦」。渝市各種羣衆集會，亦均提出這一要求。二十日陪都各界二千人，舉行慶祝國內和平大會，郭沫若在會上講葉挺將軍被捕經過謂：「葉隨孫中山先生有年，在北伐中很有功勞，抗戰中陳辭修再四請出擔任新四軍軍長，後葉四次辭職未准，當了三年軍長，就成政治犯，拿葉自己的話說：『四次辭職，一朝革職；三年軍長，無期徒刑！』郭沫若先生爲之呼冤不止。劉清揚先生亦提出要求釋放廖承志，會上當場通過：『要求政府立即釋放政治犯』的議案。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十八日發表告社會人士書，要求釋放名教授費羣，並主張『立即取消中統局、軍統局等一切特務機關』，書中說：『特務組織一日不散，全國人民之身體自由一日不得保障，而真正無拘束的自由選舉，也一日不得實現』。許多讀者，紛紛致函新華日報，提出正義的控訴，二十三日的報上，同時有四羣讀者上書。成都三百零七家抗屬，要求釋放成都中蘇文協理事車耀先先生，他們感謝車先生在抗戰初期發起『殺敵光榮』運動，給予抗屬許多物質上、精神上的安慰。新華日報記者劉治民同時提出要求釋放羅世文，許多讀者更控訴各地集中營的罪惡。在這廣大的社會運動中，中共候補中委廖承志同志，在幾經交涉下，於二十二日出獄了，他被歡迎的同志和親友熱烈擁抱，他的第一句話是：希望繼他之後，其他政治犯都能陸續獲得自由。

（新華社延安一月二十日電）渝訊：釋放政治犯，立即實現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上所允予人民之四項諾言，已成爲全國人民之一致呼聲。據合衆社重慶訊：昨日馮玉祥將軍要求蔣介石宣佈大赦，除漢奸與貪官污吏外，一切政治犯與民事犯，均應予以釋放。

聞日浙江大學學生會，要求釋放費業教授，並有效實施雙十協定中所規定之保障人民自由。西南出版協會重慶分會，則要求釋放該會董事陶衡誠（譯音）與經理李大芬（譯音）。

（新華社重慶一月三十一日電）本社特派記者楊述報導：二十二日上午九時，中共代表團接到廖承志同志獲釋的通訊，大家興奮起來了，準備歡迎承志同志的出獄。周恩來同志比誰都迅速，已經親自去參政會迎接去了。九時半，承志同志乘車抵代表團住宅門前，代表團全體工作人員出來迎接，大家高興地閉不上嘴來。但當承志同志同我們一塊握手擁抱時，他那四年以來的辛酸，使每個人情緒頓然改變，熱淚盈眶，代替了剎那前的歡笑。穎超同志用手巾擦着她底眼睛，默默不語。吳老同志不知從那裏聽到了這個消息，也徒步趕來，緊握着承志同志的手，問長問短。承志同志經過殘忍的磨折，比四年前老多了，但還是那樣談諧活潑，當着衆人取出他自己的烟桿，作着各種姿勢，大家又禁不住哄笑起來。

（新華社延安一月三十日電）滬訊：據此間報載：名記者楊潮、筆名羊裘，於去年七月失踪後，據悉係被福建當局拘捕，勝利後移囚杭州，已於日前病死獄中。按楊潮是進步的國際問題專家，曾任香港星島日報記者，大剛報總編輯，被捕前任職於福建省立研究院社會科學院，同時兼任美國新聞處東南分處一部份工作，其夫人現已趕赴杭州料理後事。

政協協進會成立

〔新華社延安一月二十一日電〕由民主建國會、陪都文化界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籌備會及中國人民建國會（前救國會）三團體於十一日籌備組織的「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已於十二日在重慶成立，選出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施復亮、李德全、茅盾、曹孟君、羅淑章、孫起孟等三十五人爲理事會理事。該會宗旨在於用人民的力量，協助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十二日，該會在臨江路合作大會堂舉行大會時，到會者紛紛發言，提出要求政府取消進一步統制國民經濟的經濟自給政策，明白公佈取消特務組織及公佈特務名單，要求停止特務非法捕人，提議成立人權保障委員會，要求在和平建國綱領中規定取消黨化、特務化教育。該會設有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和綜合五個專門委員會，審查、討論政治協商會議所提出或通過的問題。

（新華社重慶一月三十一日電）本社特派記者楊述報導：二十七日，重慶舉行政協會促進會，於下午二時在滄白堂舉行，到會者三千人。首由王若飛同志報告政協會各組協議進展情形，他說：政府方面已表示同意成立舉國一致的政府。關於整軍問題國民黨軍隊縮編爲九十個師，中共領導的軍隊縮編爲二十個師。憲草在基本上亦獲得協議，但國大舊代表問題尙待協商。若飛同志指出：雖仍有困難，但相信可以達到一致協議，並着重指出必須迅速兌現，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繼中共代表顧問李澄之先生報告山東解放區民主

建設情形，供全國各地參考。共同綱領組政協代表郭沫若先生說：共同綱領現已決定，但基本上尚須大家努力，使其不致成爲紙上空文。民主建國會主辦的第三次講演會，於上午十時舉行，到會者二千人，由張君勱報告憲草協議原則，該原則包括：（一）選舉、創制、複決、罷免四權，由人民行使，即爲國民大會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在未實行普選前，由各級議會選舉之。（二）議會採兩院制，監察院爲上院，立法院爲下院，議員直接由人民選舉。（三）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四）司法院採大法官制，大法官應超黨派，執法公正，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於下午五時起，請政協代表講演，董必武同志指出：今後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二者必須並行，才能解決問題。羅隆基先生指出：目前只有文字上的結果，人民必須督促其真正實現。李燭塵希望政府解決農民問題，章伯鈞指責政府非法搜查黃炎培住宅。在政協促進會大會及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大會上，均一致通過抗議非法的搜查，慰問被搜代表黃炎培、張申府等。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並推代表到醫院慰問被特務毆傷之李學民。渝各界人士對國民黨特務肆意搗亂，莫不憤慨，連大公報亦以「滄白堂會場又被搗亂，郭沫若等遭擲石包圍，警察在場亦未干涉」爲標題，表示抗議。

〔又電〕重慶訊：二十四日下午二時，政治協商會議陪都文化界協進會開成立大會，到有學術界、教育界、文化界、戲劇界、電影界、漫畫界、木刻界、美術界、音樂界、出版界、雜誌界代表人士茅盾、陶行知、鄧初民、曹孟君、侯外廬、洪深、張西曼、馮雪峯、陽翰笙、陳白塵、胡風、鄭君里、辛漢文、黃洛峯、李公樸、章錫琛、秦柳方

汪刃峰、丁正獻等七十餘人，由陶行知主席，通過簡章，並選出侯外廬、鄧初民、剪伯贊、陶行知、茅盾、李公樸、馮乃超、陳白塵、陽翰笙、鄭君里、司徒慧敏、葉淺予、黃洛峯、曹孟君、倪貽德、王琦、夏白等十七位為理事，胡風、巴金、王寅生、張西曼、章錫琛為候補理事，會中並請羅隆基報告政治協商會議最近幾天的小組會議商討的情形。

籌組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

〔新華社延安二月十日電〕據中央社重慶訊：根據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之和平建國綱領附記第二項決定組設之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頃已着手籌備，九日下午二時，假青年大廳舉行籌備，該會由發起人——出席政協會議之政府、共產黨、青年黨、民主同盟、無黨派代表，並依照規定邀請地方參議會、律師公會及人民團體代表參加，與會者六十餘人，由馮玉祥、李燭塵、沈鈞儒三氏任主席，報告籌備情形。邵力子等發言後，即由梁漱溟宣讀會章草案，徵求各方意見。最後，推出邵力子、董必武、沈鈞儒、陳啟天、王雲五、梁漱溟、章伯鈞、張瀾、李麗川、張玲宜、黃次咸、董時進、史良、褚匯宗、閻寶航、章乃器、易禮容、陶行知、黃洛峯、張珍寶、仇秀文、劉清揚、張雲廣、馮玉祥、馬文車、李德全、黃炎培等二十七人為該會籌委，梁漱溟、章乃器、黃次咸為召集人。

重慶文化界座談和平民主

〔新華社重慶二月九日電〕此間文化界，於五日下午二時，召開座談會，與會者八十餘人，首由周恩來同志報告政治協商會議的經過及其重大成就，指出這一成就，是中國人民百年奮鬥的成果。人民所要求的無條件停止內戰，已經實現，人民所要求的民主，會議上已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與民主的憲法原則，蔣主席宣佈了四項諾言，政府廢止並修改了四十八種命令，今後要徹底實現民主，要把紙上的決議成爲行動，須以和平的方法來爭取。接着，恩來同志說明整軍的步驟和編制，指出：改組政府，是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樞紐，國府委員國民黨雖佔一半，但重要問題須經三分之二通過，國民大會如否決政協會議所通過之憲法原則，須經四分之三代表通過，中共保留否決權，以保障憲法能依協商原則通過，以及綱領的不致變更。恩來同志着重指出：前途是困難崎嶇的，反對改革的勢力依然存在，編餘軍官的處理問題需要我們及早注意及早預防。恩來同志說明目前文化界人士中，有些人對於目前的形勢有兩種想法：一是清高派，對政治改革居於旁觀地位；一是懷疑派，缺少信心，這都是錯誤的。我們以後更應加強團結，對政治改革的工作要積極負責，認真謹慎。最後，恩來同志談及文化界的問題，說明在憲章原則上，已規定文化的性質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人民的文化，要求文化界把文化普及於人民，提高科學知識，提倡文化自由，把全國的民主運動政治意見廣爲

傳播，作為人民服務的先鋒。鄧初民先生發言，他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和平民主。並指出恩來同志奔走和平，力爭民主的功績。郭沫若先生指出：今天和平民主的形勢，對國民黨和蔣主席是有利的，國民黨為中國第一大黨，蔣主席領導全國，其收穫是很大的。他並勉勵文化界今後要加重自己的責任，勿稍懈怠。張西曼先生勉勵大家有勇氣的爭取民主完全實現。胡風先生指出：文化要在人民中生根、發展與充實自己的工作。陶行知提議開全國文化教育會議，以清掃反民主的思想。

重慶中央學生愛國運動會

邀請周恩來講話

〔重慶二月十一日電〕重慶中央學生愛國運動會，於七日下午二時，邀請周恩來同志講演。時間未到，大飯廳已被三千多人擠滿，後來的同學，只能站在窗台上或外面操場。附近學校的同學，也要求校方停了課趕來聽講。一位同學對記者說：「我們盼望周先生來演講，已盼了幾年了。」時間還祇下午一點半，恩來同志的演講即行開始。恩來同志首先發問道：政協會為什麼能召開成功和發展？他說：世界各國依靠團結贏得戰爭，今後要依靠各國的團結，贏得和平、民主、繁榮。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需要戰爭，中國也應該走這個方向。全中國的人民是要和平民主建設的，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誰也不能違背。在這個基礎上，有了國共會談紀要的發表，會談紀要中就確定了政協的

召開；政協的成功打開了民主的道路，使中國革命的百年之花，開始結果（鼓掌）。這是一個大的勝利。是一次和平革命勝利，雖是用和平方法取得，但這是百年來中國人民和無數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恩來同志即提出這次政協會主要的兩個問題，即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過去國民黨要軍隊國家化，政治才能民主化，共產黨當然強調先政治民主化，而後軍隊國家化，這樣就不能解決問題。現在一切要平行解決，兩件事情猶如人之兩腿，互相配合，不能說那個在前，只能是忽然在前，忽然在後，這樣問題才能解決（大鼓掌）。政治民主化有兩個步驟：第一步確定過渡時期的共同綱領，第二步實行憲政，軍隊國家化也有兩步：第一步分別整編，第二步是統一整編，要做到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乃至以政治軍（大鼓掌）。軍隊中進行愛國愛民的教育，軍人要學習文化，掌握技術，建立現代化的軍隊；以後應是以政治軍，不應以軍干政（大鼓掌）。改組政府乃是連接兩腿的身體和神經中樞，中國今天萬分需要安定。像英美式的由一個多數黨組織政府，在選舉中勢必引起激烈而尖銳的鬥爭，這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此，應該是各黨合作、舉國一致的政府，才能本着政協精神，使中國走向民主的康莊大道。恩來同志在結束他的講演時，感謝沙磁區同學對政協的督促與鼓勵（掌聲四起）。恩來同志離開會場時，無數學生又向他歡呼鼓掌，像對自己最敬重的戰友一樣，一直送他出了大門。

七、校場口血案

郭沫若等六十人受傷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綜合路透社、合衆社重慶訊：重慶文化界、工業界、農業界廿餘團體主持之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遭受手持鐵棍之國民黨特務搗亂，致郭沫若、李公樸、施復亮等六十人受傷，多人失蹤，許多勞工遭憲兵逮捕。該會係二月十日晨九時在校場口廣場舉行，到會者七千餘人，會議推李德全、李公樸、章乃器、施復亮、郭沫若等爲主席團，並推章乃器爲主席。不料會議開始後，有一自稱爲市農會代表之劉野樵在佈置好的特務怪聲叫喊下，爬上主席台，強行充當主席，李公樸等當予阻止。其時，台下之特務們，即蜂湧上台，揮動棍棒，投擲石子，一時秩序大亂。結果，台榭桌椅被毀爲碎片，六十餘人受傷，其中有李公樸、郭沫若、施復亮。李、郭頭部受傷，施之腿部受傷，旋輾抬赴市民醫院治療。周恩來同志、羅隆基先生等聞訊，立即馳赴醫院慰問。民主同盟並於當晚召集政治協商會議代表舉行特別會議。據大會組織者聲稱

已捉到一個特務，帶有一官方信封，裏面裝有允許賞洋五千元之信件。

重慶各界要求嚴懲主犯

〔新華社重慶十一日電〕（遲到）重慶各界慶祝政協會成功大會遭受特務搗亂後，引起各界人士極度憤慨，一致要求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嚴懲此案主犯。政協會代表特於當晚（十日）舉行緊急會議。到孫科、邵力子、周恩來、鄧穎超、沈鈞儒、張君勱、梁漱溟、張申府、羅隆基、陳啟天、李燭塵等十餘人。一致決議：推周恩來、張君勱、陳啟天、李燭塵四代表晉謁蔣主席，而陳慘案經過。會中，沈鈞儒、梁漱溟、羅隆基等，均表示對發生此案責任應予追究，並提出，在堂堂陪都發生此種慘案，政府有無責任，憲警為何不加制止，是否政府在政治上失了控制力量等問題。周恩來很痛心的說：特務份子這樣繼續鬧下去，如何得了！！人民自由何能保證！！在政協代表緊急會議舉行前，慶祝大會主席團李德全、章乃器等，曾於十日下午三時，招待新聞界，報告慘案經過情形。到會記者及各團體代表共百餘人，郭沫若等也帶着重傷出席。郭氏認為：此次事件。係破壞和平建國，破壞人民政治權利，破壞蔣主席的尊嚴。他指出：政協會的憲章草案等五項決議，係全場起立通過，並為蔣主席所贊同。他希望政府迅速實行這些決議。李公樸、施復亮兩氏，因傷重不能到會，請人代為發表意見，李氏表示：「爲了民主，死而無怨，希望大家更加努力，力爭保障人權自由民主。」王葆真先生說：堂堂陪

都，滄白堂打了一次，軍警隨便搜查黃炎培先生住宅，這次又發生這樣嚴重的事件，實在有什麼法治和自由！如此不守法紀，人權自由無保障，身體集會無自由，對國家民族成何體統！我認爲：按歐美各國慣例，發生這類事件，地方當局應引咎辭職。他並舉出重慶衛戍司令部發動搗亂會場之證件。勞動協會從捉到的一個特務身上搜出的信件，知道該特務名陳雲鵬，在水陸統一檢查哨工作，衛戍司令部發給了五千元的收據。一位勞動協會代表，知道了工人遭到特務毒打重傷的，有清源記工廠梁永恩和再瑞武，新中公司顧佐衡，還有勞動協會職員陳培志。陳的眼睛現被眼鏡碎片傷害，右眼有失明可能。新民報記者鄧蜀生、姚江扉敘述被打經過，並述及大公報記者高學遠亦被毆傷。會上，並有人說明馬寅初先生被打情形，馬氏所穿的中國國服，竟被劫去。最後，李德全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繼續努力，克服困難，不屈不撓，爲自由民主而奮鬥。又：慶祝大會籌備會，復於十一日下午三時，舉行會議。決議：（一）向全國人民提出書面控訴。（二）推定李德全、王葆真、章乃器、閻寶航、朱學範爲代表，向蔣主席請願。（三）駁斥其中央社歪曲事實的報導。（四）向政協會各代表團報告事實經過。

人權保障委員會要求懲兇

綜合美聯、合衆、路透社重慶電訊稱：周恩來同志，於十二月二日曾接獲附有「顛手槍子彈的恐嚇信」一件，內簡稱：「如果你向蔣主席報告星期日晨羣衆大會被搗毀會

場的事件時，請你先看看這顆子彈！」措辭異常狂妄，下署名為關英。此信顯係破壞慶祝政協成功大會的同一方面人所為，聞中共已將該信及子彈拍成照片，送交警察局或某些其他當局查究。恩來同志不願此等無恥恐嚇，仍準備與政協會其他三代表訪問蔣主席。

人民權利保障委員會於二月十一日上午十時，在青年會開會，決議推李德全、閻寶航、史良、張雪廣四人晉見蔣主席，要求嚴懲搗亂慶祝政協商會議成功大會之罪犯。

（重慶二月廿日電）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籌備會，於十七日二時下午招待記者，由李德全女士任主席，章乃器、王葆真兩先生報告，發言者甚多，至五時餘始散。章乃器先生說明校場口血案，有人想把嚴重的問題，變成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緩和事態，有人說這是地方性的問題，也有說只是法律問題，還有說是習慣問題的，他指出：在陪都產生這樣血案，決不能看作只是地方性事件，而且這一破壞行動的企圖，很明顯是一種有組織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行動，所以決不能單純說只是法律問題，而是一種政治問題，是民主與反民主問題。至於說習慣，恐怕這是法西斯的習慣。他認為要把事態緩和，只有政府認真懲兇，懲辦指使者，今後再不出現此種暴行。中國自己不民主，國際上要更丟臉。章先生又指出：光明終要戰勝黑暗，正義在我們人民方面，同情是在我們方面，希望大家努力來爭取民主，為民主而奮鬥。最後他特對各民間報紙，同樣在這次事件中，為正義而報導，表示敬意。王葆真先生指出：特務政治如不除掉，中國民

主絕不能實現，三民主義也不會實行，望大家努力爭取、爭取。

各方抗議、慰問

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政協代表周恩來、張君勱、梁漱溟、陳啓天、李燭塵，爲校場口事件，往訪吳鐵城，當場向吳說明事件經過真相，並請吳轉達蔣主席。各代表希望由政府與國民黨黨部推出代表，或由蔣主席指定幾人，共同調查，並協商解決辦法。渝市人民對各受傷人士，均非常關懷，紛紛捐款慰問，兩日中，即達十五萬元。大批中大、重大同學，也攜帶鮮花水菓等物，前往勞協福利社慰問受傷工人顧佐衡、冉瑞武、梁永恩及勞協職員陳培志等。各校民主牆報（常貼牆報的地方）上，對特務的暴行，表示一片憤慨聲。冉瑞武對記者稱：「中國要民主，一定要肅清特務。」他希望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改期再來舉行，不要因被特務的搗亂而就流產。他說：「我在工廠做工，經常被特務監視着，出了廠即被特務叮哨，去年一年我曾被捕七次，此次參加大會，又被特務毆打成傷，國家難道就是這樣對待工人嗎！」言下不勝悲憤。梁永恩說：「特務嚇不怕我們，也打不倒我們，壓迫力愈強，我們反抗力也愈強。」他敘述當抓住特務陳雲鵬時，陳竟說：「老子的槍忘了拿來，要是拿來了，還不把你們全斃了。」後來被送往法院後，他又說：「老子就叫陳雲鵬，看你們把老子怎樣？」狂妄猖獗，由此可見！一個來慰問的小販說：「當發生事件時，校場口所擺的水菓等物，均被特務們混水摸魚，一搶

而光。」畫家柳中鋒特為受傷之李公樸畫了一張包着頭的肖像，一個牙科醫生在大公報受傷記者處留下一張條子說：「聽說你被打破了牙齒，請到敝處免費醫治。」聞勞協等團體對此案已向法院正式提起控訴，但法院方面，竟將已經就逮之兇手陳雲鵬以五萬元交保釋放。

（新華社延安二月十九日電）重慶各界慶祝和平勝利大會被特務搗亂打傷六十餘人的消息傳來後，延安諸老及文化界名流，咸表憤慨，林伯渠、徐特立、謝覺齋、張曙時、劉少白、錢來蘇、陳紹禹、劉道衡、李木菴、柯仲平、閻力宜、宋子純、張善臣、畢光斗、吳漢章、張宗麟、艾恩奇、姚爾覺、劉仁等於十二日特致電慰問被毆諸先生，並推黃齊生先生代表慰問。

（重慶二月十二日電）政協會中共代表團周恩來、陸定一、鄧穎超，中共中央候補執委廖承志，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席鄧發，新華日報潘梓年、章漢夫，新華社重慶分社宋思平、楊述等同志，於校場口事件發生後，即攜帶政協會中共代表團和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的慰問信及鮮花等物，親赴市民醫院、中國勞動協會及工人福利社等處，向受傷之郭沫若、李公樸、施復亮、章乃器、馬寅初、工人梁永恩、冉瑞武、顧佐衡、勞協職員陳培志、新聞界同仁姚江屏、鄧蜀生、高學逢、梁柯平等先生致以慰問。中國解放區工聯籌備會慰問信如下：

中國勞動協會轉陪都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受傷諸職工朋友們公鑒：

陪都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為特務搗亂毒打，你們因此受傷。這一不幸事件，說明

了現在少數反動份子不顧一切，妄想政治協商會議獲得偉大成就之後，用種種手段加以破壞，以阻礙和平建設與民主事業的完成。各種陰謀，早為全國人民看到，並且一定要遭到人民的力量所粉碎。對於各位光榮的負傷，謹具法幣五百萬元，以表我們慰問之意，希望你們身體早日復原，繼續奮鬥，達到民主事業的澈底的成功。

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

（新華社晉察冀二月十六日電）邊區總工會、農會、青聯會、婦聯會、回民建會、文聯會等團體聯合擴大執委會，代表邊區四千萬人民，發出通電，抗議特務份子搗亂重慶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會的反民主份子，殷切慰問郭沫若、李公樸、施復亮等暴徒毆傷人士。該通電稱：正當邊區各教會召開擴大執委會，共商邊區和平民主建設大計之際，驚聞重慶特務暴徒掀起破壞和平民主的驚濤駭浪。此次事件，顯係中國反動集團向和平民主的進步趨勢衝擊的第一聲，引起全國人民與民主人士的巨大警惕。我們擁護國民政府蔣主席認真的切實懲辦兇手，立即取消特務組織，切實保障全國人民民主自由，執行政協會決議，保證此後不再發生同類事件。

（新華社山東二月十七日電）山東省文化協會，頃電慰被特務擊傷之郭沫若、李公樸、章乃器、施復亮諸先生，原電如下：

延安新華社轉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中華文藝界協會轉郭沫若、李公樸、章乃器、施復亮諸先生鈞鑒：

獲諸先生等遭受特務襲擊，身負重傷，羣情震憤，莫可抑止。蔣主席莊重宣告實行

保證人民自由權利，而此輩暴徒依然無法無天，搗亂會場，聚衆行兇，意圖阻撓民主，破壞和平。此種行爲，不但背叛蔣主席宣告、違反政府對人民諾言，且與全國人民爲敵，如不嚴懲，和平民主有何保障？我們要求蔣主席立即下令解散一切特務組織，嚴禁一切特務活動，務使此等醜惡現象不復再見於民主之中國。諸先生爲全國和平民主奮鬥努力，至感敬佩，今竟不幸負傷，山東文化界暨全國人民將爲諸先生移援，萬衆一心，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建設。謹祝諸先生早日恢復健康。

山東省文化協會 二月十六日

中外各報評論

路透社重慶訊：各報關於慶祝政協會成功的羣衆大會上所發生的事件，以社論地位，批評政府。民主同盟稱：「使用棍棒的秘密警察與特務」，引起了騷亂，並使若干人受傷。時事新報警告：「政府必須處罰這些爲非作惡的人，並不再重演這類事件。無論其動機如何，此事件有傷政府的體面。」新民報稱：「在政協會後不久，就發生這種事件，大大傷害政府的威信。」新華日報認爲：該事件是「政協會協議之嚴重考驗」。並稱：「我們不能心灰氣餒。因爲民主的道路並不是康莊大道。」代表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抗議書，已呈交蔣委員長。

據莫斯科二月十五日廣播報導，蘇聯各報，昨日一致刊載塔斯社重慶電訊，報導重

慶特務搗亂羣衆大會的消息內稱：「重慶各社會團體及民主同盟，在城中央廣場召集羣衆大會，以慶祝政協會勝利結束，但這次羣衆的慶祝大會，却變成了毒打流血的慘案。這次搗亂大會的事件，是暗探特務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特務暗探企圖奪取大會領導權而沒有成功，開始毒打大會主席團，以及大會的組織者與參加者。而重慶當局，則沒有採取任何辦法阻止這種暴行。」

校場口暴行

▲重慶新華日報二月十一日社論▼

昨（十）日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被有指揮的有組織的搗亂，這樣的串情，出在陪都所在，出在政協會圓滿成功之後，令人悲憤無已。雙十會議紀要公佈後，我國國際地位一度提高，隨後內戰擴大，我國的國際地位立刻降低了，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各國一致好評，會幾何時，又演出昨天這樣破壞民主的暴行！只要是中國人，除開喪心病狂，誰不爲之痛心！我們共產黨人是痛心得很，推己及人，我們想國民黨人會比我們更加痛心。昨天所發生的事情是一個考驗，他考驗了人民，他考驗了政府，他考驗了保護人民自由權利的價值。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之日，作了四項諾言，其中一項是保障人民自由。政治協商會議在綱領中，在憲法修正原則中，都把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規定進去了；然而從昨天發生的事情看來，這些有指揮有組織的暴徒，竟敢

利用特殊勢力，在萬目睽睽之下，公開破壞一般民主國家人民應享受之自由權利，大打出手，這置政府之諾言於何地？！置政治協商會議之協議於何地？！我們於此不能不加以分析。

政治協商會議之成功，會有一部份人感覺不快意而且反對的，但反對者要講道理。凡講道理的反對意見，應該傾聽，不應拒絕，這是民主的真諦之一。不快意的事，只能用民主來衡量，才能找到出路，否則因為不快意，因為反對，就利用特殊權威，大打出手，暴凌其所反對者，這還不是專橫獨裁，有何民主可言？！且就這件事本身來說，搗亂暴行，究竟是為自己的團體增光還是丟醜，是增高政府的威信還是破壞政府的威信，是擁護蔣主席還是反對蔣主席？這不待智者自明的。為什麼這一部份人的組織者竟敢如此這般做了，其根源在於這一部份人不是蓄意破壞和平團結民主統一，便是求快意於一時，屬於後者尙易促其覺醒，屬於前者則非單單解釋和教育所能濟事的了。因此，我們首先希望政府當局，對於這件事，為了自己的威信，也就是國家的威信。要認真查辦主兇，這樣才能把整個政府、整個黨與少數破壞份子分別開來，把附從者與主使者分別開來，把可以挽救的人挽救過來。這樣來解決問題，才是認真，才足以昭大信於天下，使天下的人相信政府諾言的價值，相信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協議的價值，相信國民黨實行民主建國的能力。這件事情，關係中外的視聽，關係民主政治的前途，萬萬不應等閒視之，我們堅決要求當局注意此點。

另一方面，我們要向各界同胞說幾句話：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是一定會實現的，但越

條路是曲折的。雙十會談以後，內戰擴大，這是一個曲折；政治協商會議以後，發生此次暴行，又是一個曲折。不能因為有這種曲折，就懷疑光明的前途，這樣將就會失掉信心，就會消極起來。如果懷疑，如果消極，如果因此人民的民主力量不能增長起來，那是極少數破壞份子所喜歡的。現在除了極少數人以外，不論那一個階層，實在痛苦極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我們的出路既然如此明白，除了團結更多更多的人，喚起更多更多的人，盡心盡力為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奮鬥，為實現政治協商會議的各種決議而奮鬥以外，有什麼別的想法呢？李公樸先生說得好，為了民主死而無怨，他的這種精神，從昨天的情況看來，要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一一實現，如果沒有堅決的不懈的奮鬥，人民所受的痛苦就要延長下去。提高信心，準備曲折，聯合起來，努力奮鬥，敬以此十六字作為一切為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奮鬥的人們的座右銘，讓我們從苦鬥中把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建設起來吧！

各地新聞界

呼籲保障人權忠實報導

〔新華社重慶十二日電〕（遲到）重慶各界紛紛抗議中央社對校場口事件的歪曲報導，渝市九報記者四十餘人簽名，發表致中央社的公開信，提出質問和抗議。時事新報記者因編輯部未登載他們的真實報導，而採用了中央社稿，為維護報人人格，曾不惜以

辭職向編輯部表示嚴正抗議。郭沫若、施復亮、章乃器等，均對中央社報導失實加以駁斥，施復亮說：「中央社先生們總讀過點書，這樣萬人目睹的事情，豈能隨便混淆？！昨天中央日報的社論，說是中央社的報導是真實的，而同日所發表的關於校傷口事件，又確是不真實的。中央社報導居然寫得出「民衆紛紛擁至主席台上，秩序大亂，互相毆打」萬目睽睽之下發生的事情，中央社尚且如此報導，簡直不堪設想！」施氏希望：中央社真正實行國民黨的國家至上的口號，注重法治精神，報導求其真實，以盡報人道德。雷寶航說：「十一日，有些報紙登載中央社消息，竟說「市農會」的劉野樵受傷，他把人家打傷了，自己作假傷，行爲實在卑劣！史良說：「當場從其身上搜密件的特務陳雲鵬送到法院後，法院已將陳雲鵬的名字寫好了，但後來來了一個人，硬叫法院將名字改成「謝海南」。此外，陳雲鵬並未受傷，但中央社說他受傷很重，有性命之憂」。中國勞動協會勞工福利社書記易禧堂說：「當時工人始終守着秩序，沒有打人。沒想到他們就拿了武器來把我們工人打了，反而說我們打他們」。重慶市律師公會常務幹事張玲宣稱，有些報紙所登「警告民主建國會、中國勞協及育才學校等的啟事」署名中，竟有律師公會的名字，他代表律師公會聲明：對這個啟事，毫不知情。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黃次威表示：校場口暴行，實在是不能忍受，真是恥辱，我們基督教青年會，雖無拳無勇，但是我仍舊表示對這件事的抗議。民主同盟鮮特生老先生說：「要是再不嚴懲此案主犯，以後暴徒搗亂永無寧日！」張申明十二日即往北平，他說，他要把這件令人痛心的事情真相，告訴給北方人民。育才學校一個學生說：育才同學年紀都小，個子也不高，且

在會場上嚴守秩序，但特務們造謠說：「育才出了彪形大漢，擾亂會場」。他並指出：台上的桌凳紅帳等物，全被搶光。

〔重慶二月二十日電〕重慶新聞從業員王少彥、洪沛然、浦熙修、邵嘉陵、潘世徽、高汾、陳軼凡、潘梓年等二百二十一人，十七日就校場口事件，聯名發表「保障人權忠實報導」一文，略稱：此次協商會議圓滿成功，蔣主席四項諾言宣佈，國家和平民主團結已奠立始基，憲政民主之實現即在眼前，國內國際同聲贊揚；詎料在此團結和諧之空氣中，竟在陪都層出反民主反和平之怪現象！滄白堂破搗於前，校場口慘劇踵起於後，人民身體集會自由頓失依據，尤以暴徒有計劃破壞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之校場口事件最為嚴重。重慶大公、新民、世界、民主、新華、商務、國民、南市諸報，均有忠實報導，無庸贅述。我們本諸愛國忠誠，向政府呼籲，從速查明真相，究辦主犯，確實保障人權，務使蔣主席四項諾言不蒙塵污，以昭大信於國人，中國和平民主之前途實所依賴。校場口慘劇受傷受辱者的為中國民主憲政而奮鬥之人士，新聞記者中亦有大公報高學遠，新民報鄧蜀生、姚江屏，商務日報梁柯平無辜被毆，我等敬表懇摯之慰問與敬意。溯自潮野倡導民主運動以來，各地不幸事件接踵而起，先有昆明、成都學生運動之慘劇，後有重慶滄白堂、校場口事件，同遭特務摧殘。事件發生之後，最令人痛心疾首者，莫過於少數新聞機關與人士，無中生有，創造事實。即以校場口事件而論，雖萬目睽睽，而指暴為善、黑白顛倒之報導，仍公然出現，我等誠不明用心何在！夫新聞紀事，不問個人立場觀點如何，惟報導真實，乃新聞記者應有之天職，亦為新聞記者應有之

道德，妄自執言，是非顛倒，於記者爲失去記者身份，於個人亦失個人之人格，誠爲智者所不取！我等願本一貫之精神，以忠實報導新聞自勉，對報導失真的同業，除表惋惜之外，亦期善納忠諫，甚希重視個人之言對國家、對人民所負責任之重大，勿限於個人局部眼前之利益爲幸。此外，政府既宣佈新聞自由，應確實尊重宣傳指導機關，直接間接對新聞自由之干涉，亦望立即停止。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爲政府與人民所期，國際潮流所趨，無可阻止，暴徒反民主之行爲，決無前途。人人皆知，爲暴徒張目之報導，除鼓勵暴徒製造慘案，直接增加人民之憤懣，間接減損政府威信之外，有何結果可言！爲人民自由權利與夫政治威信計，對此種作風，我等誠不能不加以譴責也。

〔新華社延安二月二十日電〕成都訊：蓉市各報及各通訊社關白暉等二十二二人，爲陪都校場口「二一〇血案」，頃致函中央社，駁斥該社之報導失實，請加更正，原函稱：「重慶中央社助鑿：關於「二一〇血案」，貴社報導，諸多失實，我們站在同業的立場上，爲了保衛新聞事業的清白與神聖，請貴社對上項消息予以勇敢的更正，並希今後發佈新聞，務必尊重事實，勿再顛倒是非，因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八、要求和平解決東北問題

民主日報建議

和平解決東北問題

據美聯社等重慶訊：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日報』，頃就東北問題，提出下列建議：（一）應鼓勵與蘇、美的國際和諧與合作，（二）成立由各黨派人士組成的東北政治委員會，（三）將國共兩黨軍隊及民兵改編為保安軍團。

重慶訊：東北文化協會，十一月二十四日假中蘇文化協會，舉行第二次籌備會。到周鯨文、楊晦、徐仲航、劉寅、沈揚、姚奔、駱賓基等數十人，除擬定會章，討論會務，並決議：（一）呼籲立即停止向東北人民進攻。（二）主張東北地方自治。（三）請求政府釋放張漢卿（學良）先生暨全國政治犯。（四）要求增加人民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名額。

（新華社重慶二月十九日電）繼校場口事件後，重慶反動派親日份子，又舉行反蘇

的集會遊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王寒亭、齊世英等主持下，召開所謂「東北旅渝同鄉大會」，通過「要求蘇聯立即撤兵」、「政府應以武力接收東北」、「撤換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等議案。會上有人主張將張嘉璈、蔣經國一併撤換，當場主持人認為：「應集中一個人打擊」，始取消此議。同時又有不少的人反對遊行，但主持人堅稱遊行已早有準備，必須舉行。十二時遊行開始，原先到會者共七八百人，但參加遊行連臨時參加的一些非東北人及吸鴉片、料麵的癮君子在內，不足三百人。遊行隊伍參差不齊，沿途高呼反蘇口號，散發反蘇傳單，並張貼反蘇標語，最後至國府「請願」，並大聲叫囂「吳鼎昌出來！」當由林參軍答應將他們的各種反蘇要求轉達吳氏後始散。當此中蘇邦交友好之際，國府所在地的重慶，發生此不正常現象，此間中外人士均深為驚異。

解決東北問題的途徑

◇重慶新華日報二月十六日社論◇

全國人民一直關心着東北，莫德惠先生視察回來，曾對關內人民報告過一些情況。現在中共中央發言人，根據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實地視察的報告，發表談話，並提出中共中央對處理東北問題的意見。「東北人民最大的要求，就是徹底肅清敵偽殘餘勢力，在廣泛民主方式的基礎上，建立和平安定的生活，恢復與發展經濟建設。」根據東北人民的這個要求，中共提出了解決東北問題的八個字的原則，就是：和平、民主、團結、建

八、要求和平解決東北問題

設。

在敵偽十四年奴隸統治下的東北人民，沒有別的希望，只盼望東北解放回到祖國懷抱後，不再在戰爭、專制、貧困下過日子，而能開始在和平、民主、繁榮的環境中謀生活。由於蘇軍的協助，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部隊的努力，已經在東北肅清了敵偽，逐漸在許多地方建立起民主政府，開始建設的工作。嗣後政府派了軍隊進入東北，於是戰爭與混亂的消息又不斷從那邊傳來。

東北是中國，屬於中國，這是不成問題的。中國共產黨從來不反對政府軍隊開入東北，現在的問題所在，是「軍事解決」，還是「政治解決」的問題。「軍事解決」，就是說，根本不承認東北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地位，結果必致發生混亂，發生戰爭，使東北人民在十四年亡國慘痛後，又遇到內戰的災難，一切建設就當然無從談起。張學良先生的困難，大家都認為非常可惜與非常悲痛。但是，如果「軍事解決」的方針繼續下去，如果混亂與無秩序在東北繼續下去，不能在安定環境下肅清土匪，就沒有保證不再發生同類事件。所以，我們共產黨人與東北人民，都認為東北問題只應「政治解決」，就是按照政治協商會議的路線來解決，這就是承認東北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地位，以和平協商來解決一切問題。如此，則東北的和平、民主、團結、建設的局面，可以立至，民主秩序建立起來，土匪可以迅速肅清，生命不再喪失，安居樂業可期。

由此可見，東北問題看來似甚嚴重，解決却並不困難，只要政府能夠堅持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協商原則，抱着推進民主政治的決心，依照東北人民的願望去解決問題，再

困難的局勢，也沒有不可以順利解決的。

中國共產黨和他所領導的軍隊和東北人民，有十四年並肩作戰、血肉相聯的關係，所以我們最堅決的主張東北問題和平解決的方針。我們主張：關於停戰問題，應將現在的三人小組到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擴展到東北去，我們希望政府方面同意這個意見。因為內戰對於東北人民是太痛苦的事情，內戰不停，一切無從談起。關於政治問題，我們籲請政府當局尊重東北人民的意志，接受東北人民的要求，考慮中共的主張，迅速和中共及地方的民主力量，進行和平協商，達到公平合理的解決。關於張萃夫案的真相，我們主張由政治協商會議派出調查團，會同蘇方進行實地調查，認真處理。現在一定要趕快進行協商解決東北的全盤問題，不應遷延時日，以致節外生枝。東北問題一日不解決，東北人民一日不能安心，不能免除憂慮。反之，東北問題能夠及早求得合理解決，對於全國和平、民主、團結與統一有重大的幫助，而解決東北問題的最好途徑，也只有八個字。就是：和平、民主、團結、建設。

旅港各黨派領袖

呼籲停止廣東軍事衝突

〔北平二月十九日電〕華南訊：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以及旅港各黨派領袖何香凝、徐德霖先生，為呼籲立即停止廣東軍事衝突，調查事實真相、協助調處工作，先後致電廣州執行小組，茲錄誌原電如下：

大後方的民主運動

(一)廣州伍觀琪先生轉軍事調處執行部廣州執行小組公鑒：國共全面停戰，既經雙方議定，廣東一地自亦不能例外。近月以來，國軍假「清鄉」、「剿匪」之名，對廣東各地之中共區域實行進攻，其殘酷情形，一如過去之內戰。人民逃散，闕閭湯然，似此殘酷，有違和平民主團結之道，欣聞貴組抵粵，切盼立即停止雙方衝突，着令進攻部隊撤退原防，先行恢復國共雙十協定前之原有狀態，然後再定雙方復員善後辦法。本部為明瞭事實真相起見，願派員隨同貴組出發，視察調處，如何之處，尚希見覆是幸！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主席李章達叩。鮑（一月二十九日）。通訊處：香港堅尼地道二五號。

(二)廣州伍觀琪先生轉軍事調處執行部廣州調查組諸先生鈞鑒：頃聞貴組蒞粵，港粵人民無任慶幸。溯自去年國共締結雙十協定以來，國軍對東江中共之進攻反變本加厲，借「剿匪」、「清鄉」為名，以消滅異己為實。近月東江難民逃來港九者絡繹於途，述其家鄉情況，聲淚俱下，飢寒交迫，令人惻然。而旅港之東江華僑，更為其家屬故鄉之安全焦急萬狀，故咸望貴組立即行使職權，速令國軍撤出中共區域，停止衝突，俾人民得返其家居，恢復秩序，然後再查明是非，商訂調處辦法，息爭安民，是所盼切！何香凝、張澤民、徐傳霖、×哲同叩。世（一月三十一日）。通訊處：香港羅便臣道四二號。

菲南訊：香港基督教會會督英人何明華氏，於二月十一日致電蔣主席與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氏，要求立即制止對菲南抗日縱隊之進攻。茲將何氏致張發奎氏電錄後：

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將軍：我以耶穌基督的名義，請求你訓令你部下的將領們，立即制止進攻東江區的愛國的中共軍隊。

香港會督何明華 二月十一日

渝昆桂柳各地人民

反對親日派陳儀主台

合衆社重慶訊：新任台灣省長陳儀，雖然依然是試探地定於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二）自重慶飛赴台灣，但反陳儀的普遍攻擊已爆發了。

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週刊」說：「最近政府所任命的收復區的大多數官吏，都是人民不喜歡的，可疑內人物，陳儀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作為公民的我們，有權向政府提出一問題：是缺乏行政官吏嗎，還是另有其他動機？」昆明福建同鄉會散發傳單，駁述陳儀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一年間任閩省主席的七年「罪惡」。該傳單說：陳儀非法壟斷福建對外貿易，致引起數千較小商人的破產。並說：陳儀逮捕屠殺無數抗日愛國青年，並逮捕福建省參議會參議員三人。「盡人皆知，陳儀不知世間尚有法律也」。陳儀爲一切人等所鄙視，他過去一向認賊作父，對日寇俯首稱媚，他邀請南滿鐵路株式會社開發福建礦產，經營福州海港，他邀請日本三井財團在閩投資，他曾親自參加日本佔領台灣四十週年紀念慶祝大會。

大後方的民主運動

自一九三七年的戰爭爆發以來，他公開認爲抗戰不能獲勝。他勉強起而應戰，招致日大佔領福州時去發一槍一彈，而寧漢及其日本姨太太，却安然逍遙，遷離福州。現在我們不要陳儀去台灣，因爲陳儀是臭名昭著的親日份子，缺乏民族意識。任命陳儀任台灣省長，使一切福建人與台灣人大爲失望，而使盟邦驚訝不置。該會並發表致陳儀的公開信，內說：「我們深恐歡迎你的唯一的份子，不是剛從日本壓迫下獲得解放的台灣人與福建人，而僅僅是僞善爲和平人民的特別的日本力量，而在我們一切政治家中間，你是最擔任保護日寇在台灣利益的唯一的人，——這便是我們爲什麼不能緘默。台灣人口的大部份爲福建人，一提到福建人即欲唾你的面，我們相信一切台灣人亦急欲唾你的面！你是那癡心癡狂，現在繼續勝利之後，我們不要像你這樣的賣國賊，希望你忘懷赴台灣的專情吧！」

七個台灣與福建人組織，包括「台灣革命同盟」、「福建台灣復興會」，重慶、昆明、桂林、柳州的福建人與台灣人同鄉會，向政府提出反對陳儀的請求書，內稱：「第一個錯誤是，政府企圖奉行日本殖民地化」台灣的政策；第二個錯誤是，由較日本總督更爲暴虐的陳儀任台灣省長；第三個錯誤是，任命陳儀會即刻激起反陳儀運動」。請求書說：陳儀是去創造未來世界大戰的法西斯主義根源。

附錄

中國民主同盟簡述

二、成立及其名稱的演變經過

民主同盟的名稱，會經過三次變更，初爲「抗戰建國同志會」，成立於一九四〇年。宗旨是「集合各方熱心國是之上層人士，共就事實探討國事國策，以求意見之統一，促成行動之團結」。當時人數不多，但各有所代表，曾在交換意見，溝通各方，以座談方式來進行，尚無具體組織，並訂有綱領草案十二條。（見「民盟通訊」）一九四二年一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國內反民主的倒退危機相繼發展，當時爭取民主團結，爲國民黨當權者以外各方一致之意見。一九四一年三月，各中間黨派人士即將「抗戰建國同志會」改組成爲「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該同盟係以政黨社團爲單位，以六個以上的政黨社團首腦代表加入之，但國共兩黨並不在內，純爲中間黨派的民主運動的結合組織。是時，該同盟曾於香港辦有「光明」報，並於四一年秋二屆末次參政會作首次公開活動。再後，抗戰更進入艱苦階段，中原戰爭失利，黔桂淪陷，但國民黨仍繼續其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被剝奪殆盡，民族危機益趨深重，在

此危迫時機下，國內民主運動浪潮，更加擴大發展，該同盟遂於去年九月在渝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商決改民主救國同盟為「中國民主同盟」，其組織遂不限於政黨社團，凡有民主要求之個人，不分黨派、階級、職業、性別亦可加入了。

二、組織狀況及盟員成份

該同盟現有一個由九十九人組成之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並推出十五人組成常務委員會，下設組織、宣傳、文化、財務、國內關係、國際關係六個委員會及一個秘書處。其領導人學上的分工為：中常會主席張瀾先生，總秘書左舜生先生——青年黨領導人之一，組織委員會主委章伯鈞先生——第三黨的領袖，宣傳委員會主委羅隆基先生——過去北方的名學者，文化委員會主委張申府先生——北方救國會的領導人之一，國內關係委員會主委梁漱溟先生——鄉村建設協會領袖，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委張君勱先生——中國國家社會主義黨領袖，還有黃炎培先生——中華職教社領袖，沈鈞儒先生——救國會領導人之一，也是同盟的常委及發起人。

除上述總部外，尚有其他地方支部，已成立者，有東南總支部，負責人為梁漱溟先生等；四川總支部，負責人是張瀾先生、李璜先生等；昆明支部，負責人為羅隆基先生等。其他華北總支部，上海支部等，亦已成立。

該同盟的上層領導者，大半是各黨派的領袖，其中下層幹部，據「中華論壇」雜誌「四期曾守約先生之」介紹中國民主同盟「一文中稱：「今天中國民主同盟的幹部，大半

是無黨無派的，他們大半是著作家、編輯、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和工商界的從業員，他們都是新近加入同盟而被委派參加委員會工作或區分部的領導工作的。」同文中調查：「近就重慶市盟員作了一次統計，無黨派關係之盟員已佔百分之七十左右，有黨派關係者（包括各黨派份子介紹入盟的）僅佔百分之三十」。

又據「民盟通訊」一期載稱：四川支部於去年十月成立後，開展非常迅速，參加人士有士紳、自由職業者、文化界和工商界。該支部又領導青年學生成立了一個「民主青年社」。今年元旦，該支部曾對時局發表過宣言。同刊又載稱：東南總支部除努力團結東南各地民主運動力量外，還在桂東敵後發動人民的自衛組織，展開過對敵偽的武裝鬥爭。

三、民主同盟歷次主張及其活動

「抗戰建國同志會」時期，很少看見有若何顯著的活動，迨至四一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除在香港辦有「光明報」外，復於同年十月二屆末次參政會上，積極活動，以茶會招待參政員，到會者達三十餘人，並有促進民主政治詳細提案提交參政會，與當權的國民黨論爭頗烈，該同盟提案未得通過。去年九月十九日，該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加以改組擴大後，旋於雙十節發表「對抗戰最後階段政治主張」，作為同盟基本政治綱領，內容大要為：在軍事上，貫徹抗戰國策，整理軍隊，加強反攻，爭取最後勝利，改革兵役法，以及全國各派系不同軍隊之待遇平等主張；在政治上，主

張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承認各黨派之合法地位，廢除特務組織，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職業、身體之自由等；在外交上，主張促進中蘇邦交，以實現中、英、美、蘇四國之團結；在經濟政策上，主張財政公開，調整稅法，國家之預決算案須交民意機關核審等；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張停止黨化教育，保障講學自由，反對學校內之特務活動等。

今年一月十五日，同盟又於新華日報上發表對時局主張，提出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廢除特務機關，立即停止黨化教育等。三月一日以後，國民黨當局重申決議今年十一月召開其包辦偽造之「國民大會」，民主同盟各負責人，不斷在蓉、渝報端上發表言論及談話，抨擊與反對甚力。三月二十日，同盟領導人之一左舜生氏，曾公開聲明民主同盟決不參加不民主之「國民大會」。三月十日，當國民黨企圖經過參政會（國民黨員佔絕大多數）召開偽造的「國民大會」之際，該同盟主席張瀾先生，又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談話說：「我希望國民黨十一月不召開國民大會，而贊同經過黨派會議解決一切國民問題」。同時，在此次參政會中，民主同盟亦進行反抗，張瀾先生、章伯鈞先生，均未出席，而民主同盟另一部份領導人左舜生、黃炎培先生等雖出席，但於參政會中，提出書面聲明，反對所謂：「國民大會」之定期召開。

日本投降後，該同盟於八月十八日發表「抗戰勝利中的緊急呼籲」，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中心口號，及十項具體主張，內有反對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重申保障人民的各項基本民主自由，釋放政治犯，但貪污及漢奸不在釋放之列，召開各黨派及

無黨派人士之政治會議，成立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加強地方自治，停徵壯丁，廢止戰時負擔，以及關於戰後復員諸問題之意見等。

八月底毛主席赴渝與國民黨當局共商和平團結大計，在談判過程中，民盟主席張瀾先生，曾致書蔣介石氏及毛主席，對國共談判表示關切，主張談判內容公諸國人，並提出關於軍事、政治各方面的意見。中國民主同盟現在召開特別代表大會，它對我國和平民主、團結大業，及進一步發展我國民主運動事業上，是會起其重要作用的。

（新華社）

中國第三黨對時局宣言

八年的浴血抗戰剛剛結束，而禍國殃民的內戰竟又開端，這是何等令人心痛的事！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本來是一部抗戰建國的歷史，自前清末年，國人即倡圖強禦侮運動，圖強的用意，在建立富強康樂的中國，禦侮的用意，在獲得國際上的平等自由。這次八年抗戰，獲得最後的勝利，全國人民滿以為建國運動亦可以從此邁進，不意抗戰終止之日，竟是內戰開始之時，這叫全國人民如何受得住？本黨十餘年來奮鬥的目標，在求中國民族解放、國家統一、政治民主，與黨派團結，今當此嚴重關頭，義難緘默，爰舉所見以告國人：

一、國共兩黨在中國近代革命建國過程中，自各有其貢獻，今天如果不顧及人民對

民主和平的要求，而進行大規模內戰，將抗戰勝利的成果摧毀無餘，使全國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國家地位由此低落，這是全國人民斷然反對的。我們願以在野黨的立場，要求當政的國民黨，秉「天下為公」的原則，把民主權利交還人民，用民主方式解決任何有關軍事政治糾紛。尤其殷望國共兩黨恢復中山先生所首倡之民主合作的偉大精神，實行澈底合作，懸崖勒馬，使內戰消滅於無形。蓋全國人民所期望於國共兩黨者，不是殘酷的戰爭，而是和平建國的幸福，不是誰勝誰敗的決鬥，而是民主自由的權利；今日國共兩大政黨，最易取得全國人民的信仰與崇拜的，就是確立民主和平，而民主和平的實現，就必須以國共兩黨澈底合作和永久合作為主要的基礎。

二、我們在內戰日益擴大之際，願對各偉大的盟邦把中國人民的心情略為敘述。今日中國人民最懷疑懼的是內戰的痛苦，是盟邦的牽入漩渦。因為盟邦一旦牽入漩渦，則世界和平將無由實現，而中國民族的命運更不可以言語形容。反之，中國在抗戰結束之後，俾得從事於民主建設，日進富強，必能充分發揮其建設世界永久和平的力量。尤其在美蘇盟邦之間，能發揮和平橋樑的作用，一如法國在英蘇間所可保證之地位。在抗戰期間，曾經盡力助我之盟邦，在抗戰終了之日，本應繼續發揮此種橋樑作用，何知竟以大量的武裝租借，以至採取直接行動，以助長我國內戰，則已往友情勢將一變而為中國人民的仇恨了。我們本着企求國內民主和平之真誠，企求世界民主和平秩序之確立，切望偉大而有民主傳統之美國當局與人民，能傾聽我國人民呼聲，能遵守大西洋憲章與各次國際會議所確定之原則，廢止軍事援助，變為民主建國之援助。即使糾紛廣大，牽連

過廣，有賴國際協調，亦應由各有關遠東和平之大國，進行共同的協商，以獲得和平解決的途徑。

三、人民的世紀，一切都決定人民的意志，各政黨及盟邦的態度，不能不決定於人民的要求。中國的人民，是有其潛在的偉大力量的，悠久的歷史，是人民的力量綿延下來的，民族的生活，是人民的力量集中起來的。抗戰八年，為的是爭取民族生存與民主自由，為的是求歷史命運的綿延。今天抗戰告終，內戰隨即開始，這是完全違反了人民的願望。因此，我們呼籲全國人民，不要讓悠久的歷史終於聽任民族毀滅，以至犧牲民主自由的權利。對於當前危害國家的內戰，須以一切有組織的民主力量予以制止，事急勢迫，望我人民急起自救。

最後，關於解決國內糾紛的具體辦法，我們願提出四項主張，以備參考：

(一) 在原則上絕對尊重政治解決內戰，要求國共兩黨實現民主和平的諾言，立即停止全國各地的軍事行動，不進兵、不進攻、不增兵。

(二) 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加強其權力，由全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根據兩黨會議紀要，切實解決有關投降、駐軍及地方自治等問題。凡可成立協議，政府當局應立即執行。

(三) 立即阻止國共兩黨在東北各省區發生軍事行動，由政治協商會議協商。改組東北接收委員會，首先成立地方聯合政權，實行地方自治、人民普選，使東北全境成為和平安全區域。

(四) 政治解決方式之根本關鍵，在於立即執行各種必要之民主措施，尤須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成立統一的民主聯合政府。

中國第三黨中央幹部會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